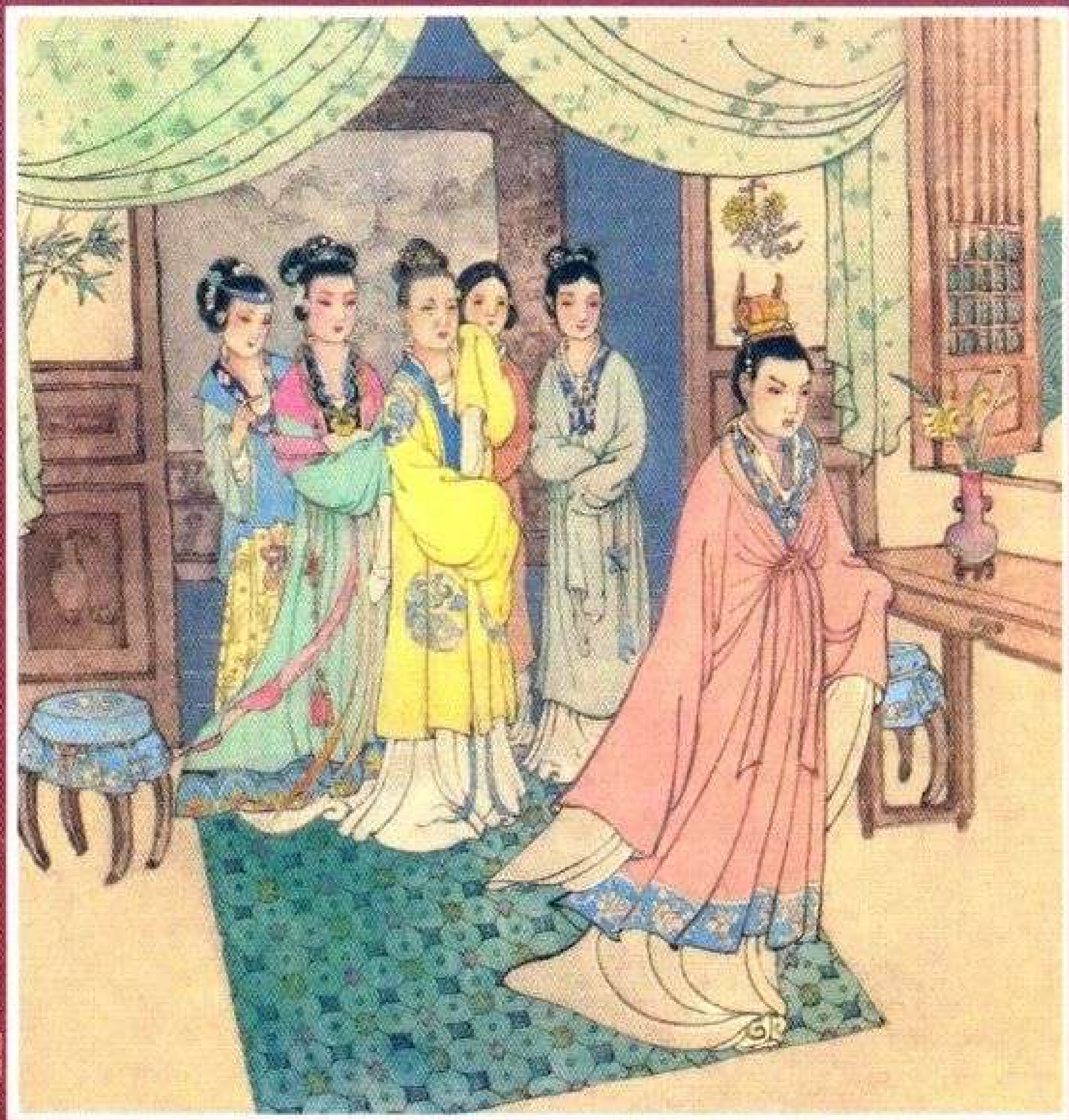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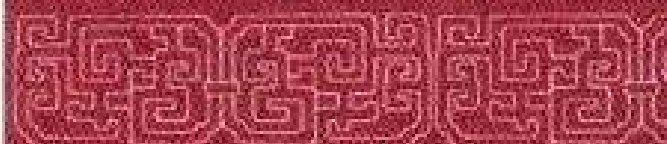


寶玉出城



紅樓夢  
之  
連環套  
第十



红楼梦之十八

# 寶玉出賣

原著：曹雪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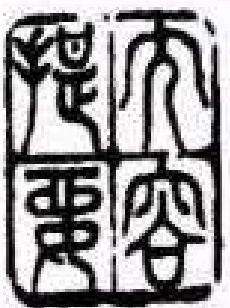
改編：潘勤孟

繪畫：王靖州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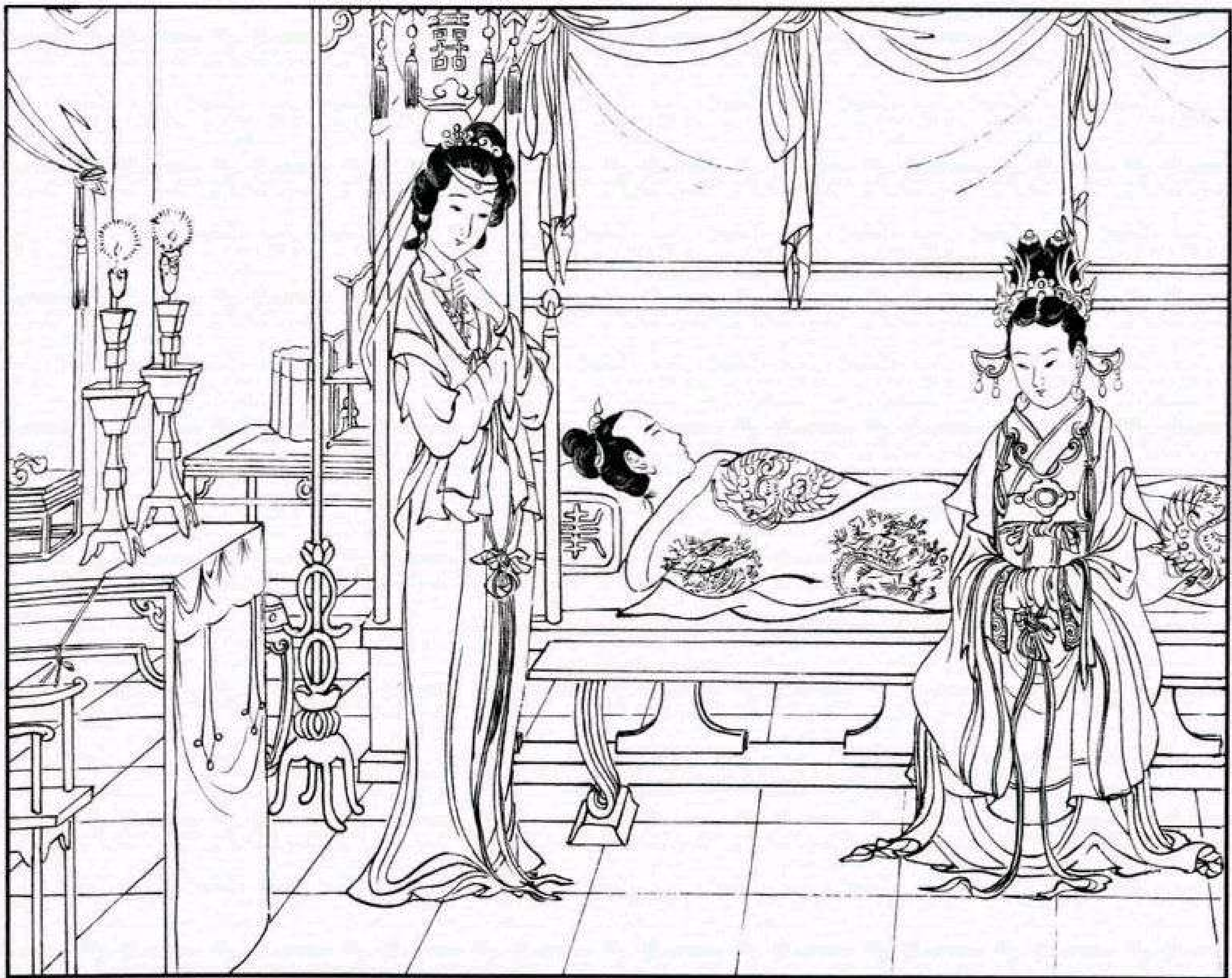


宝玉成婚之夜，发觉娶来的不是黛玉而是宝钗，他对封建家庭逼死黛玉、拆散他们的婚姻，无比愤恨和悲痛。每当想起黛玉，就伤心落泪。他希望能与黛玉梦中一会，以倾吐内心的痛苦和不幸。

后来，宝玉终于看透了这个家庭的虚伪、丑恶、残酷、腐朽的本质，借赴考的机会，毅然出走，离开了他所憎恨的封建大家庭。



宝玉成婚之夜，发觉娶来的不是黛玉，而是宝钗，当下昏厥过去。潇湘馆那边，黛玉也恰在此时抱恨而死。这一夜，宝钗、袭人都通夜未睡，守着宝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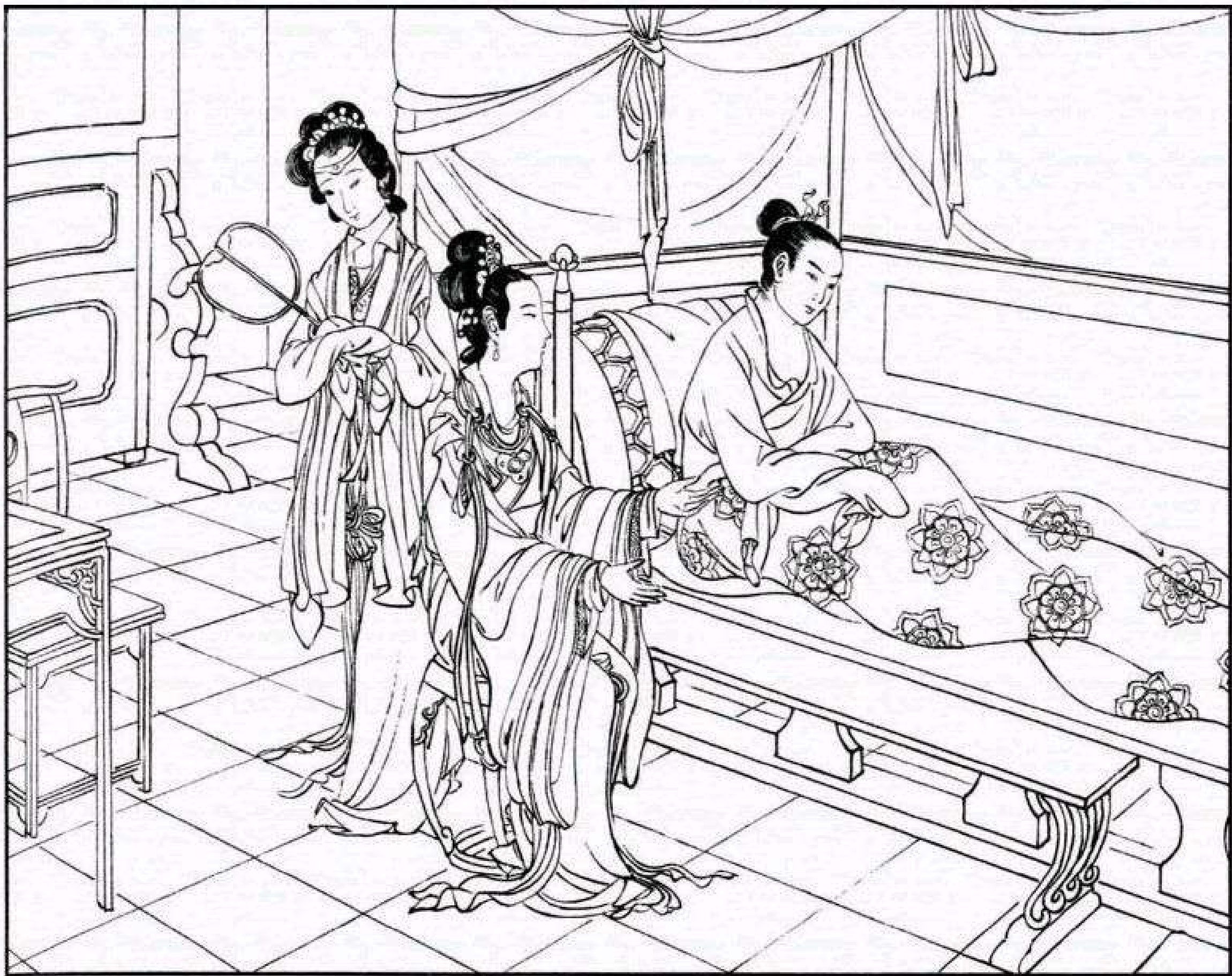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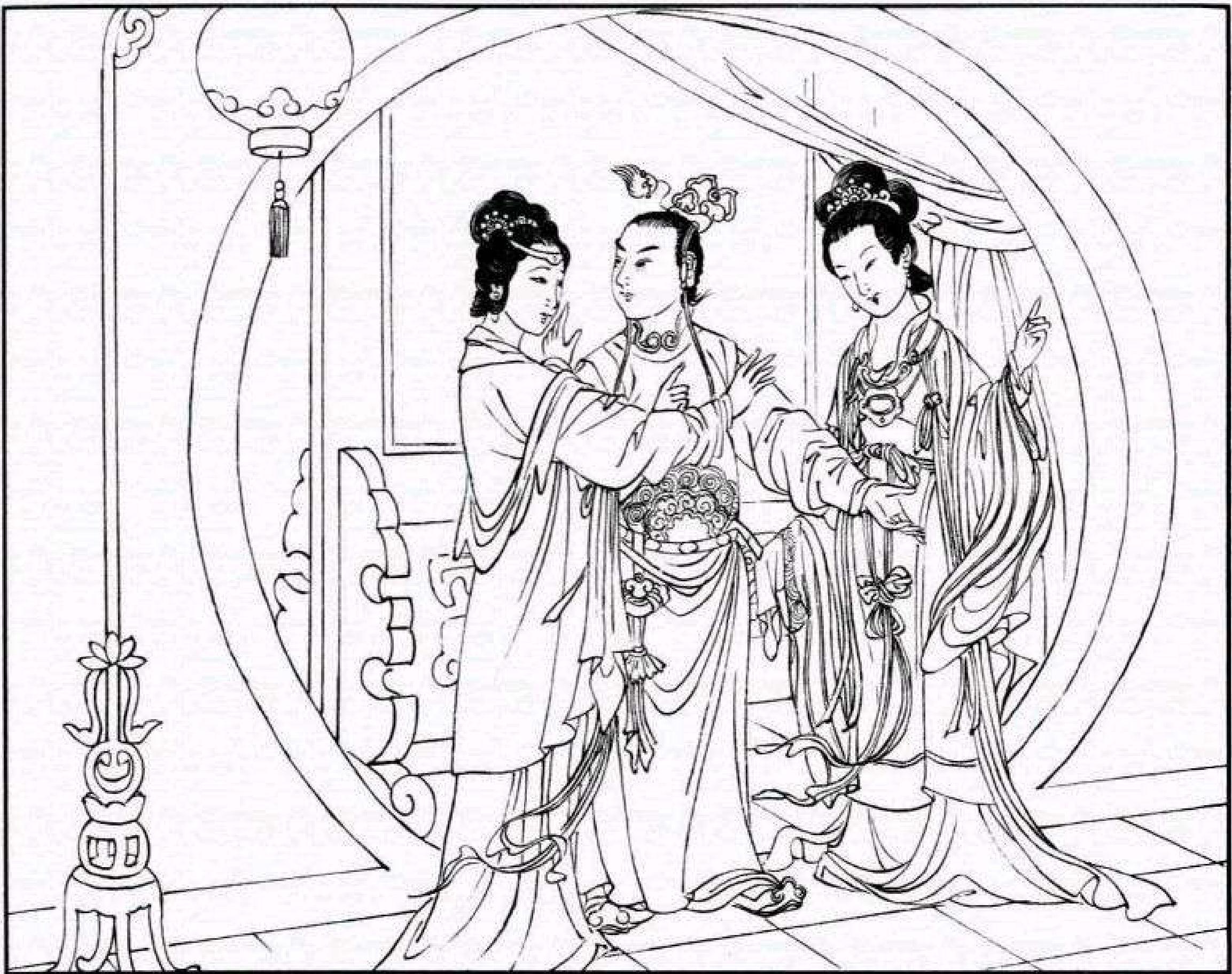
好容易挨到天亮，宝玉醒来，吵嚷着要找林妹妹去。这时黛玉死耗已经传开，只瞒着宝玉一人。贾母等见他这会子糊涂得更厉害，明知其故，却不好明说。



还是宝钗有主意，一面给宝玉延医服药，安定他心神；一面讲些孝亲养身的道理开导他。宝玉心里纵然不愿意听，却也碍着众人，不好驳她。



过了几天，宝玉精神略好些，便要过去探望黛玉。吓得袭人百般阻拦，宝玉如何肯依。正僵持间，宝钗上来说道：『实告诉你吧，林妹妹已经死了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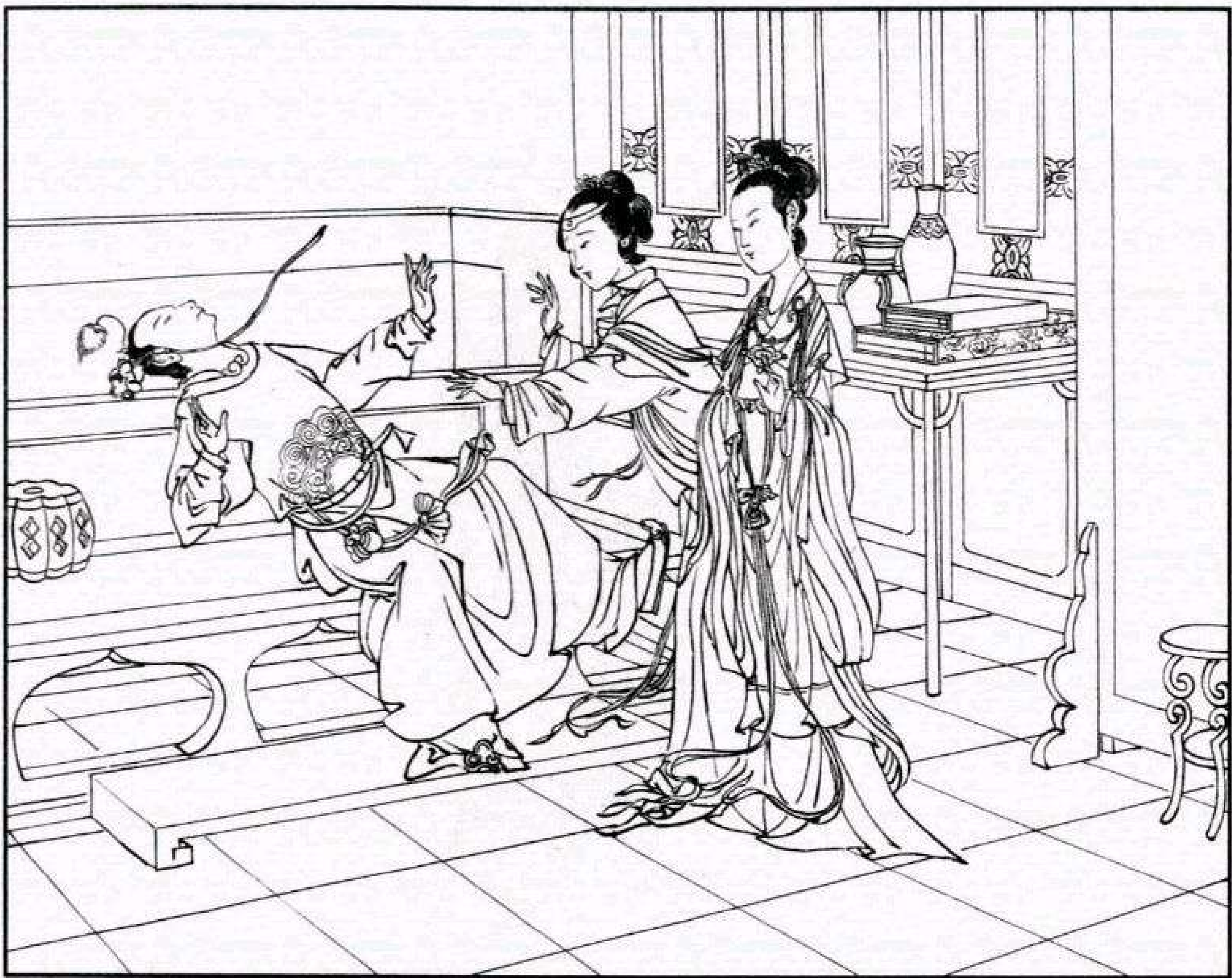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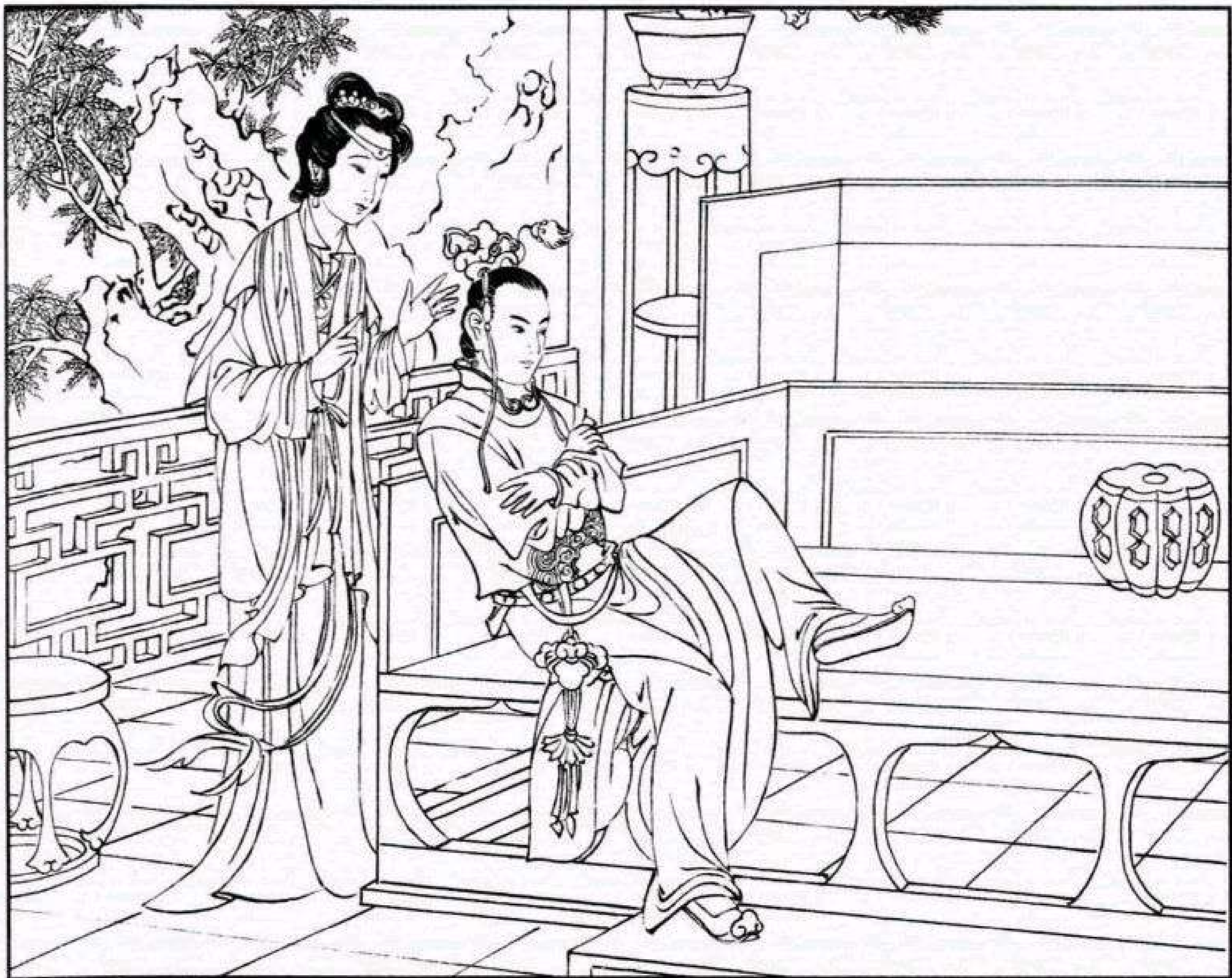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一听，大声诧异道：『果真死了么？』宝钗道：『谁骗你来！就在那夜你神志不清时死的。老太太、太太知道你们平素亲近，怕你难受，所以不肯告诉你。』



一。宝玉不禁放声大哭，顿时眼前漆黑，倒在床上。原来宝钗知道宝玉的病全为黛玉而起，只管瞒着，也不是事，不如趁早说明，使他一痛决绝，反可神魂归



果然，等了一会，宝玉悠悠醒转，自觉心里清爽许多。袭人在旁，便缓缓将贾母、贾政等喜欢宝钗，怕黛玉短寿，以及叫雪雁过来哄他的话，一一说了。





宝玉又是气，又是悲伤，他无暇恨别人，只是想去潇湘馆哭一场。这时贾母、王夫人等都过来了，听说如此，只好陪着他一同过去。



到了潇湘馆，宝玉一见黛玉灵台，想起未病之前常到这里，如今屋在人亡，不禁嚎啕大哭。众人怕宝玉过于哀痛，伤了身子，都来劝解，却怎么也劝不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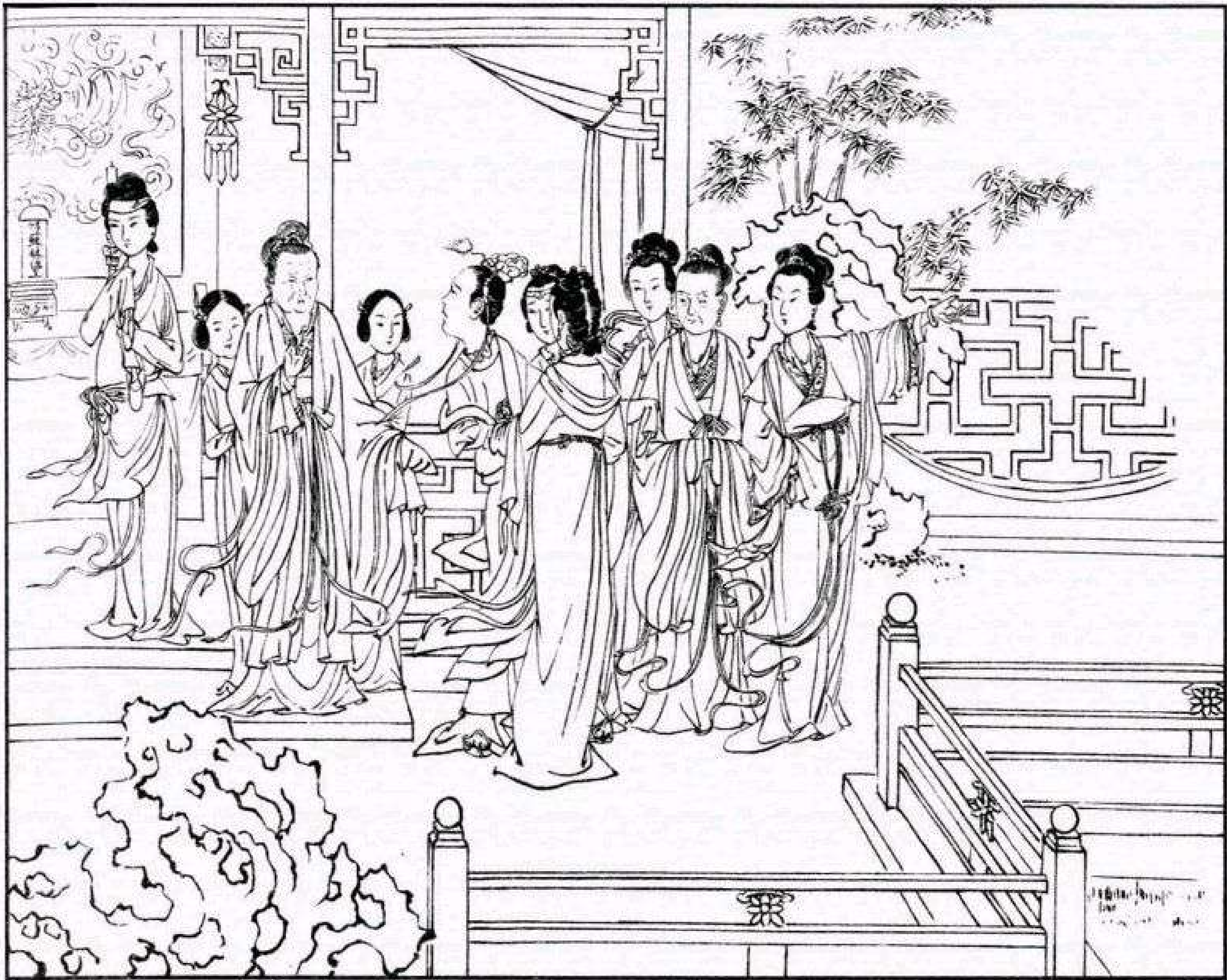


紫鹃本来误会宝玉对黛玉负心，如今见他哭得死去活来，心里倒也有些感动。便将黛玉怎样得病，怎样烧掉手绢，又怎样焚稿，以及临死时说的话，一一都告诉了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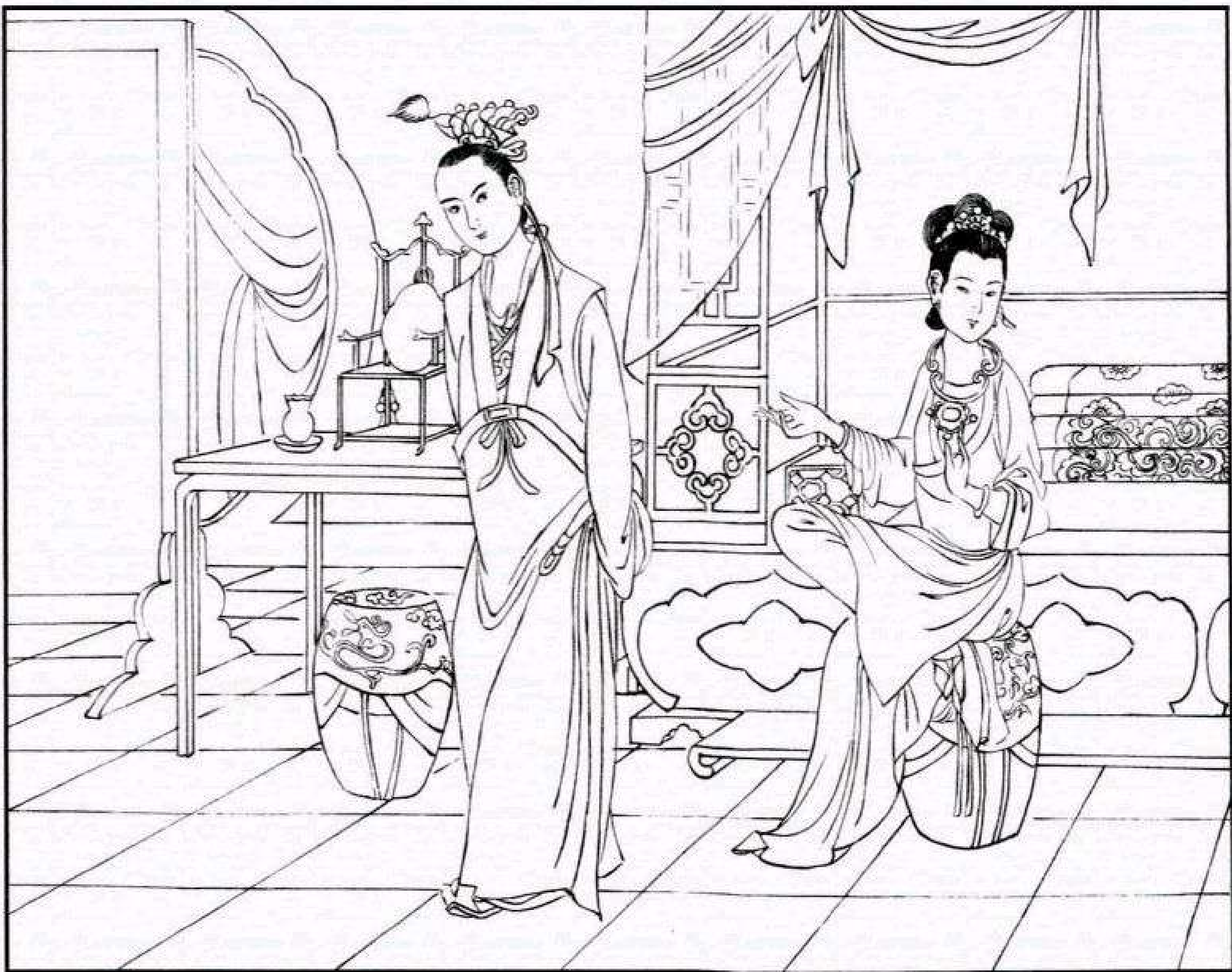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宝玉早已哭得气噎喉干，连贾母、王夫人、宝钗等，也觉悲伤，哭了起来。横劝竖劝，宝玉总不肯走，无奈贾母逼着，才勉强回房。



宝钗知道宝玉对黛玉的心一时万难撻开，也不相劝，只用话讥刺，再以伦常的大道理压他。宝玉不去理睬，依旧背人落泪，终日长吁短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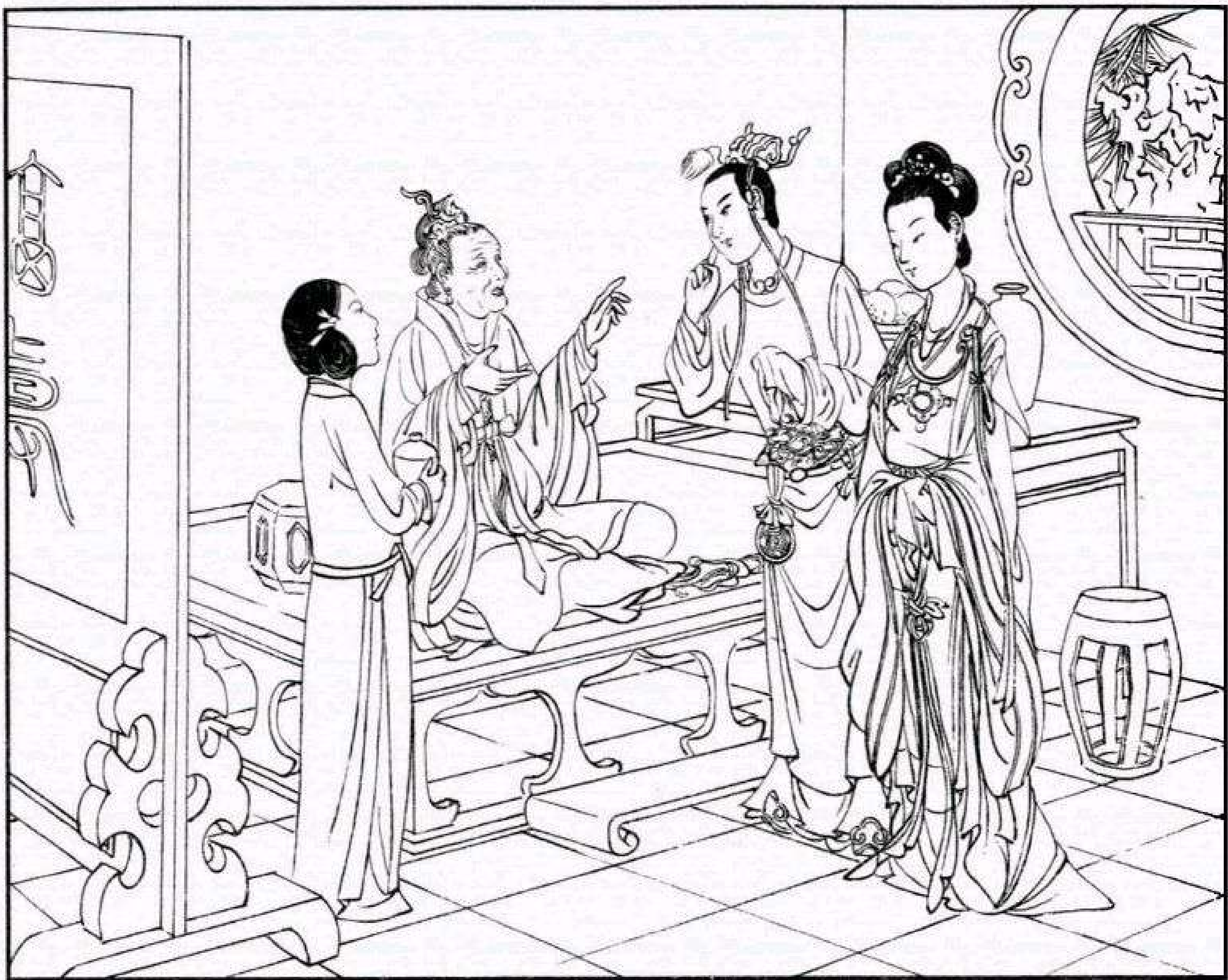


贾政替宝玉办了喜事，以为心愿已了，其余也就不再过问，于是择日上任。临走又吩咐宝玉：『从此用功读书，明年乡试，务要参加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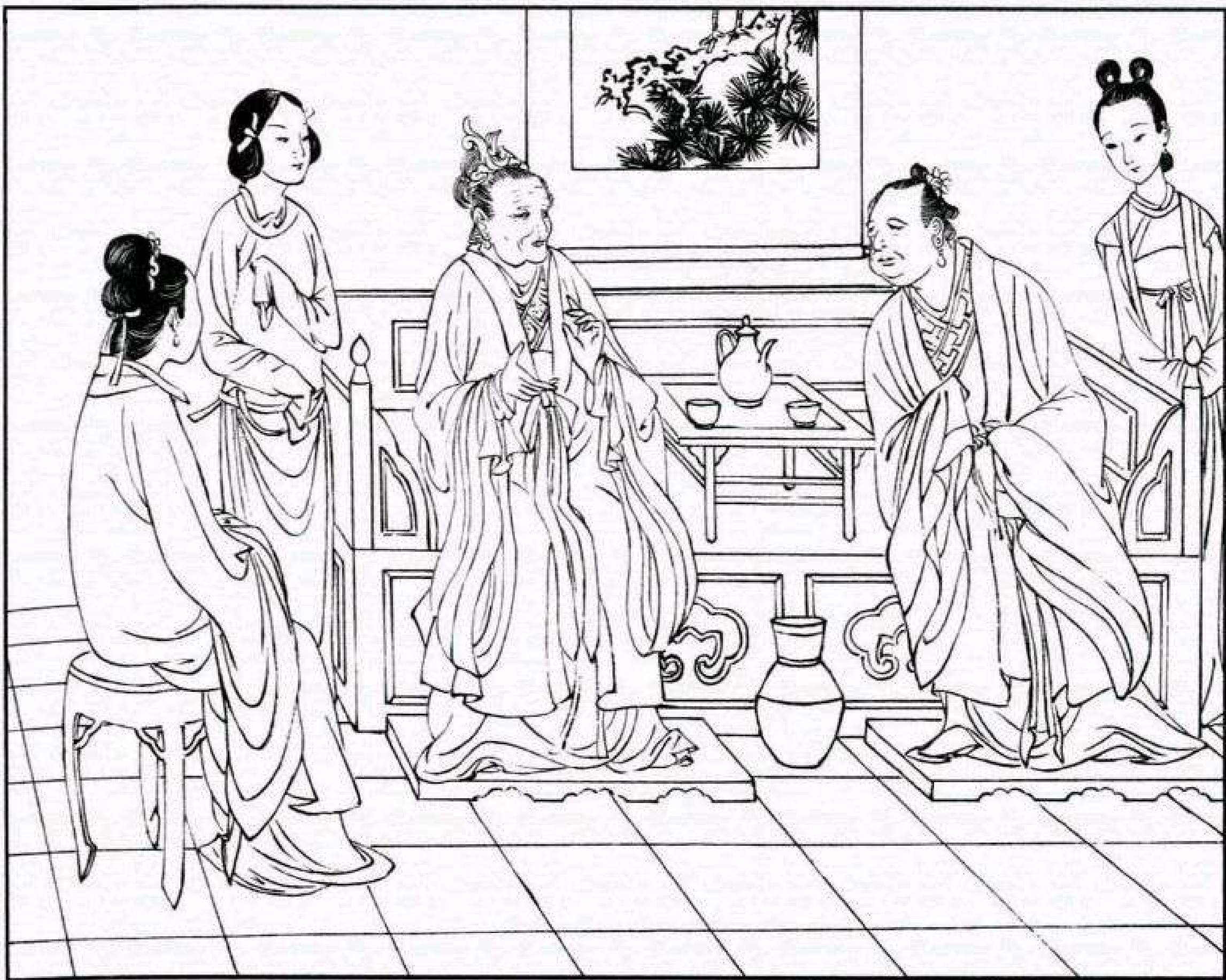




约摸过了三个多月，宝玉的心病算是放开一些，身体也渐渐好起来。贾母心想冲喜之说果然有些道理，便要拣个吉日，重新热闹一下，给宝玉、宝钗圆房。



贾母特地请薛姨妈过来商量，说：『宝玉的命，可说是宝丫头救的，真正委屈了她。如今宝玉调养百日，身体复原，正好圆房，请姨太太作主，拣个上好吉日。』



薛姨妈道：『老太太主意好，何必问我？宝丫头的性情，老太太是知道的。但愿他们圆房之后，言和意顺，从此老太太也省得操心，我也放了心了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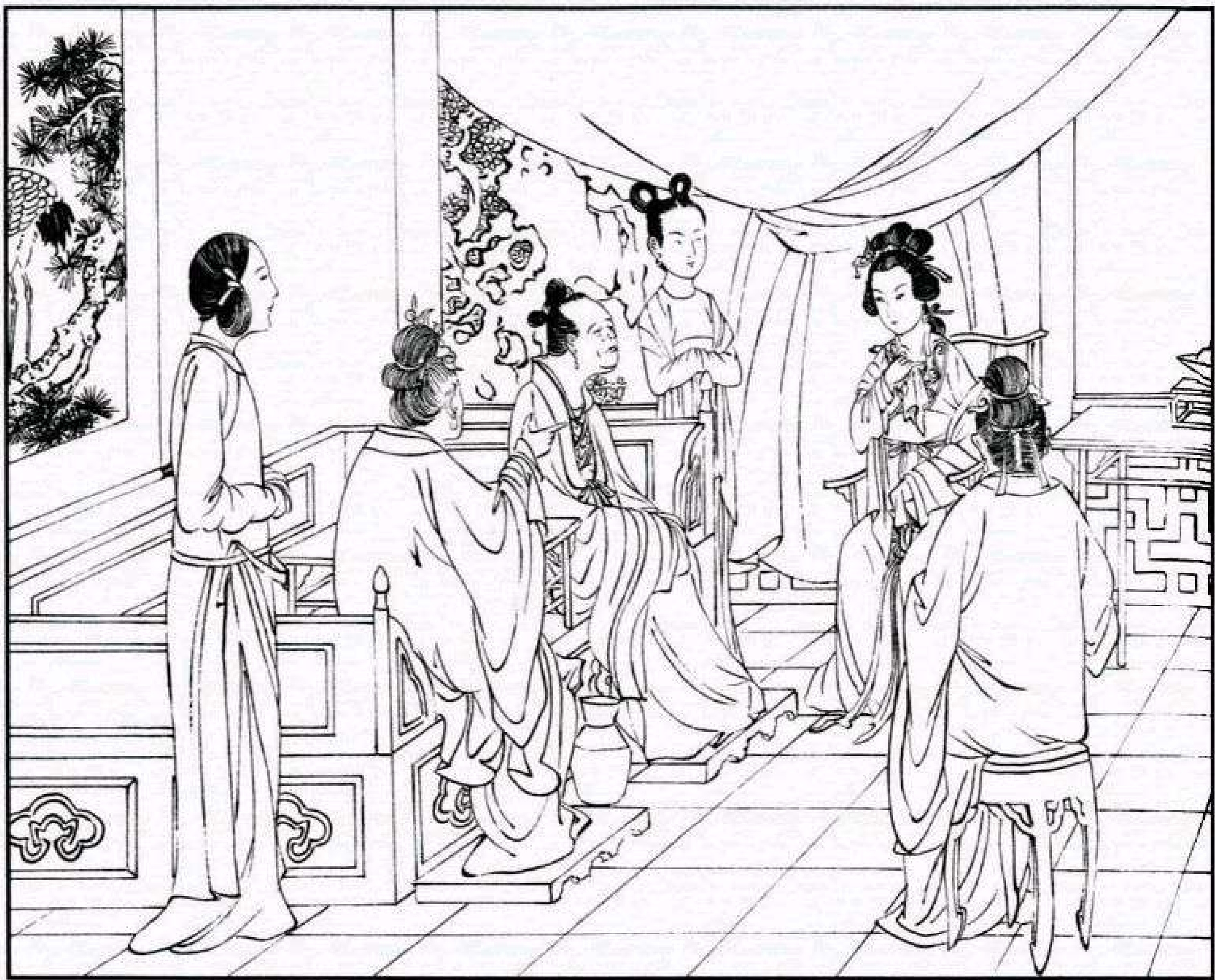




贾母道：『说起宝丫头，不是我在姨太太面前当面夸她，真是一个知甘识苦的好孩子。林丫头就是脾气不好，所以不得长寿。』说着，又伤感起来。



当下，贾母命人去叫了凤姐来，嘱她料理一切。还说：『宝玉的婚事，费了许多周折，如今才得安逸，趁他们圆房，大家热闹几天，所有亲戚都要请到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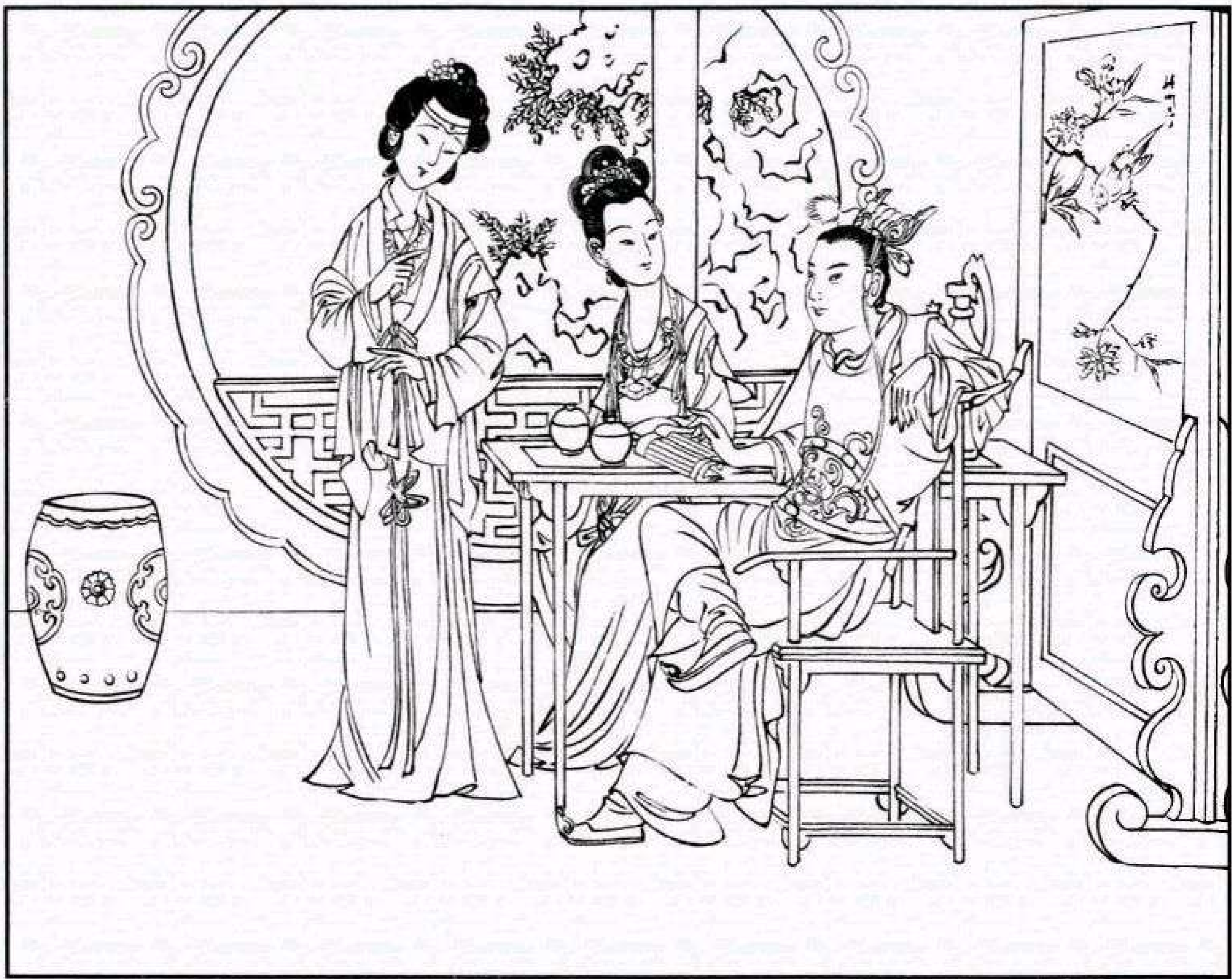


圆房之后，宝玉倒也安静，可是对宝钗却反比从前冷淡了些。他不得得罪宝钗，但也无从对她喜欢。





袭人还当宝玉任性胡闹的脾气，亏了宝钗劝导，所以比先前收敛些。她取笑宝玉：『要是早就改了，岂不免却许多是非？』宝玉听了并不生气，反是嘻嘻地笑。



宝玉是爱动不爱静的，时常嚷着要到园里去逛。宝钗、袭人明知黛玉的柩已寄放城外庵中，却怕他触景生情，所以不让他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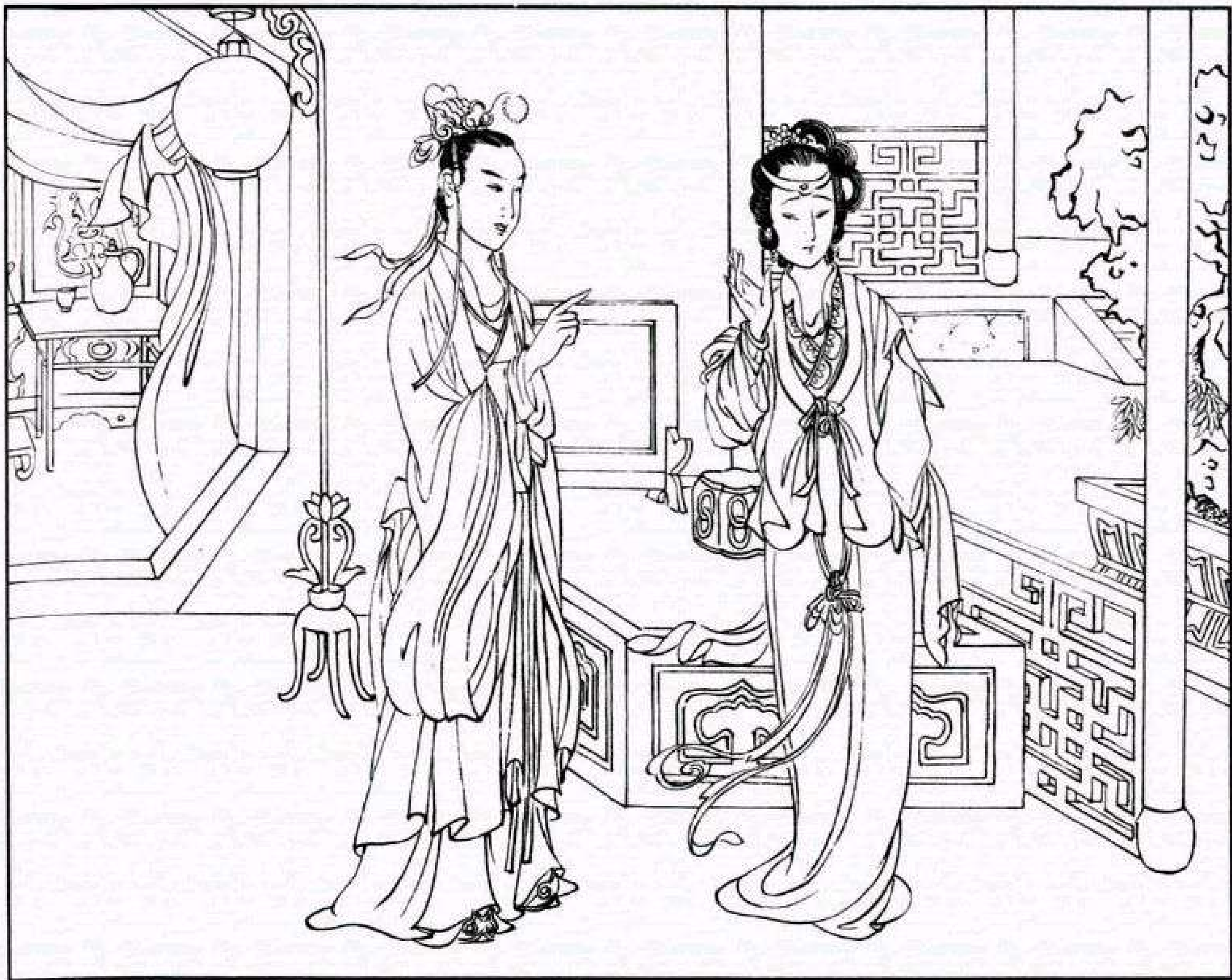


宝玉无法，便央求袭人说：『不叫我去也使得，你把紫鹃叫来，我有话问她。』袭人道：『这一时你才安静些，怎么又想到这上头去了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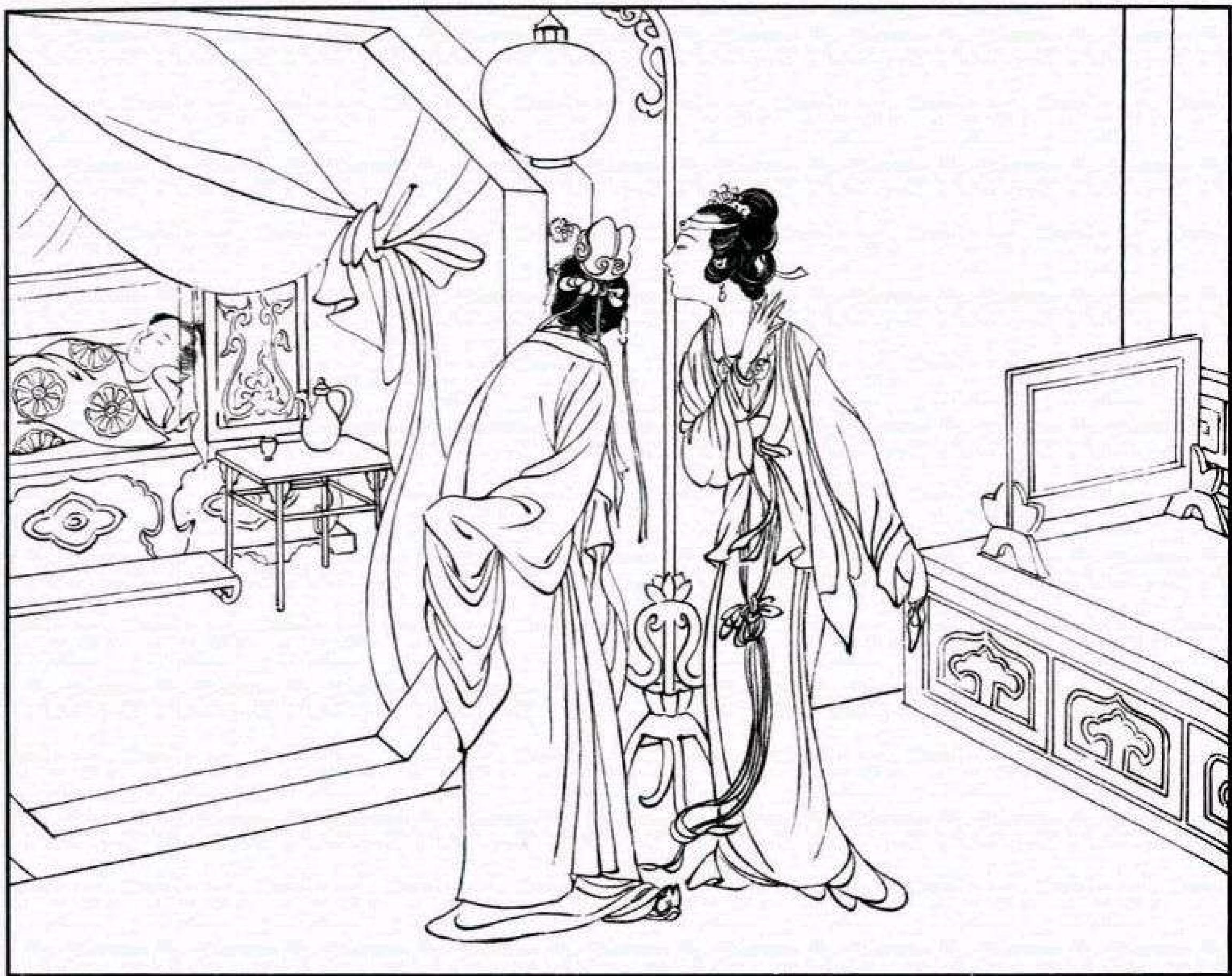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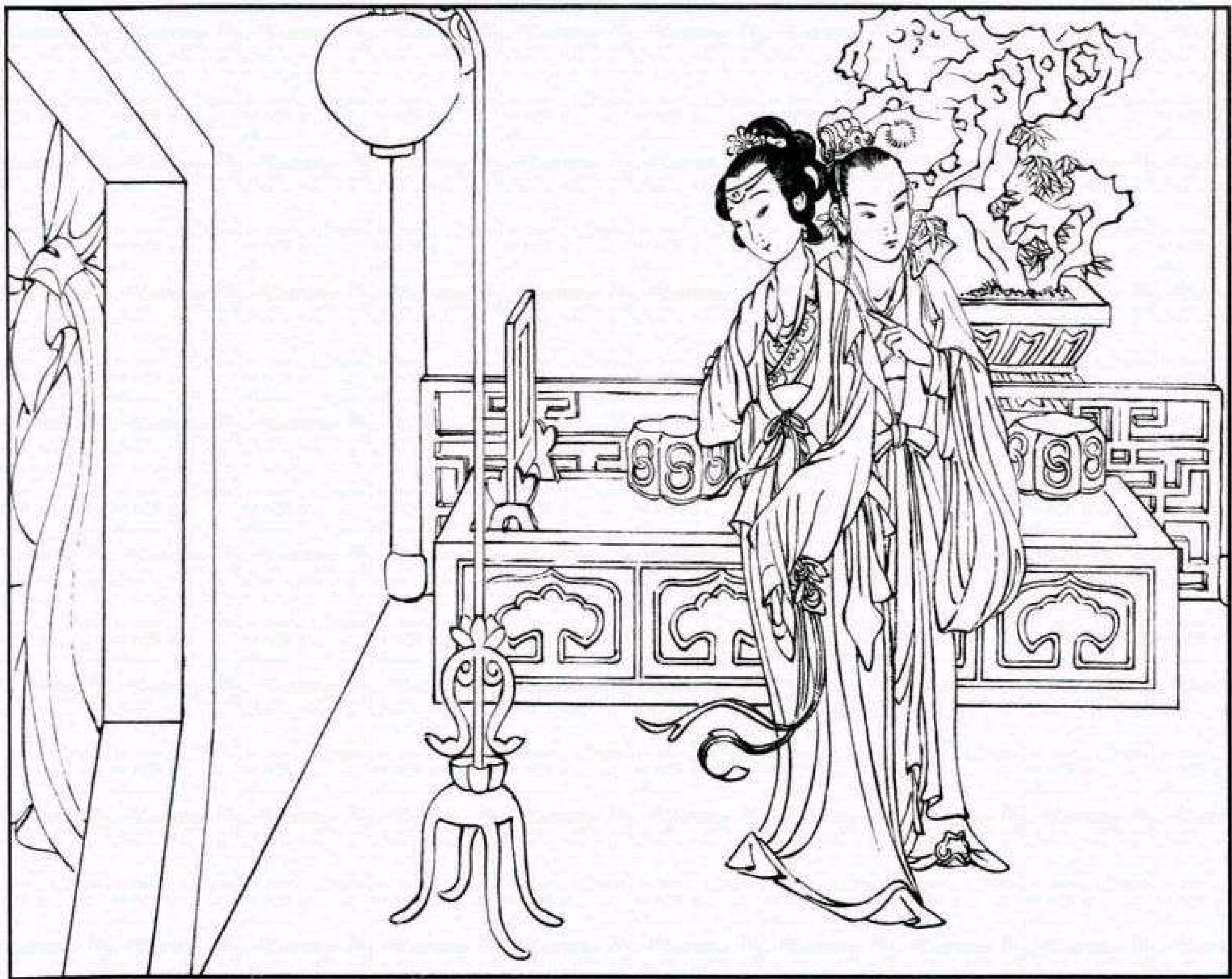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道：『紫鹃见了我总是有气似的，须得我解释解释才好。』袭人道：『她不是二奶奶叫是不来的。』宝玉道：『所以么，得你去说明了，她才肯来啊。』



袭人道：『叫我去说什么？』宝玉道：『你还不知道，她这样对待我，都为的是林姑娘。我自问并不负心，如今给你们弄成了一个负心人了！』说着，往里房瞧了瞧。



宝钗正在里间午睡，宝玉指着轻轻地对袭人说：『她是我本不愿意的，都是老太太她们捉弄的，好端端把个林妹妹弄死了。就是她死，也该让我见见，说个明白。』





宝玉又道：『听说林妹妹临死怨我恨我，紫鹃也是恨得厉害。你想，我是个无情人么？因此我要叫紫鹃来，问问她，林姑娘到底打从哪里恨我。』



袭人想拦着不让他说下去，不料宝玉越说越起劲，又道：『林妹妹死后，我要把她遗下的东西搬几件过来藏着，可你二奶奶总不叫动。你倒说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』



袭人道：『二奶奶惟恐你伤心罢了，还有什么意思。』宝玉低头想了一想，自言自语说：『林妹妹当真念我，为什么临死把诗稿、手绢都烧了，不留给我作个纪念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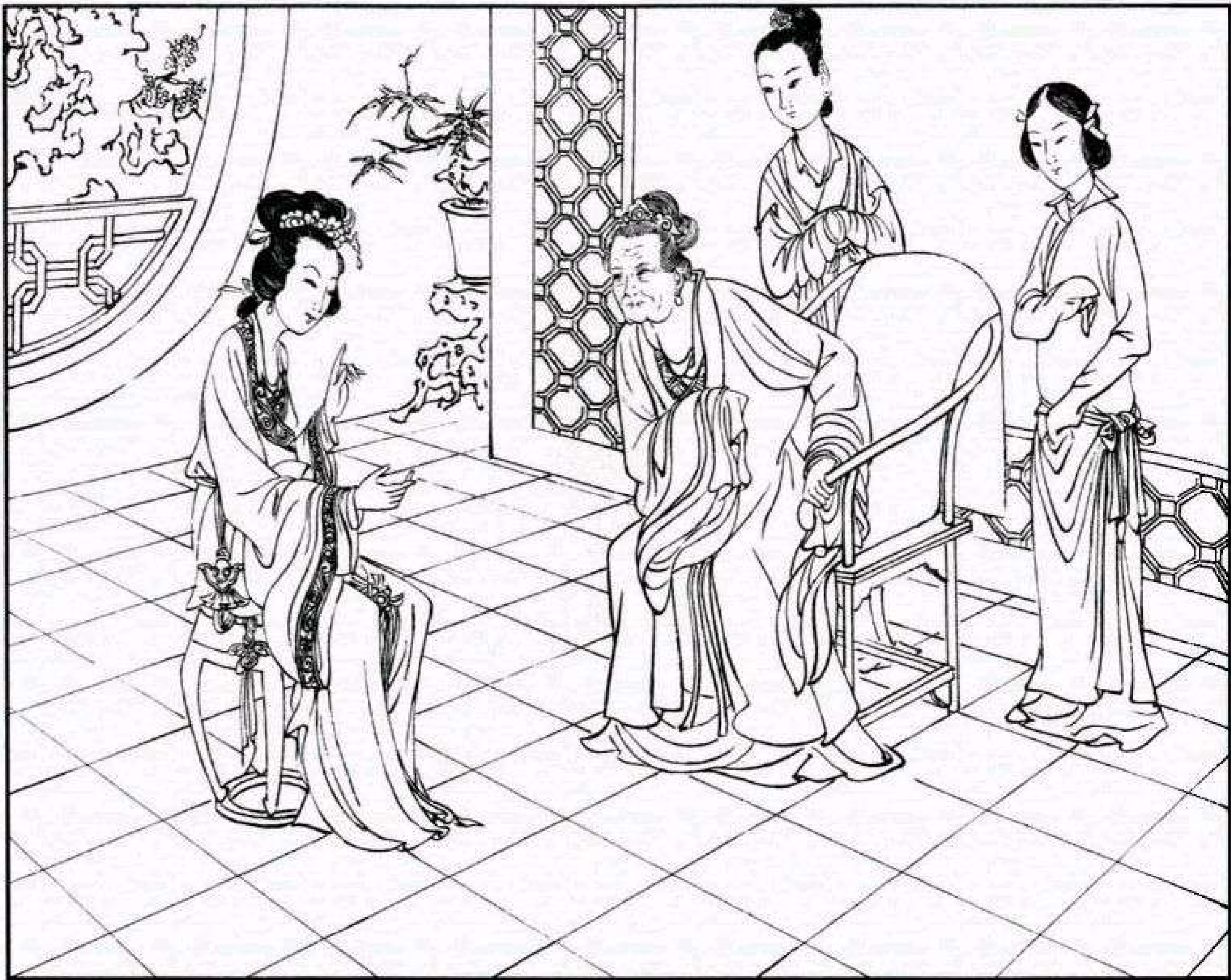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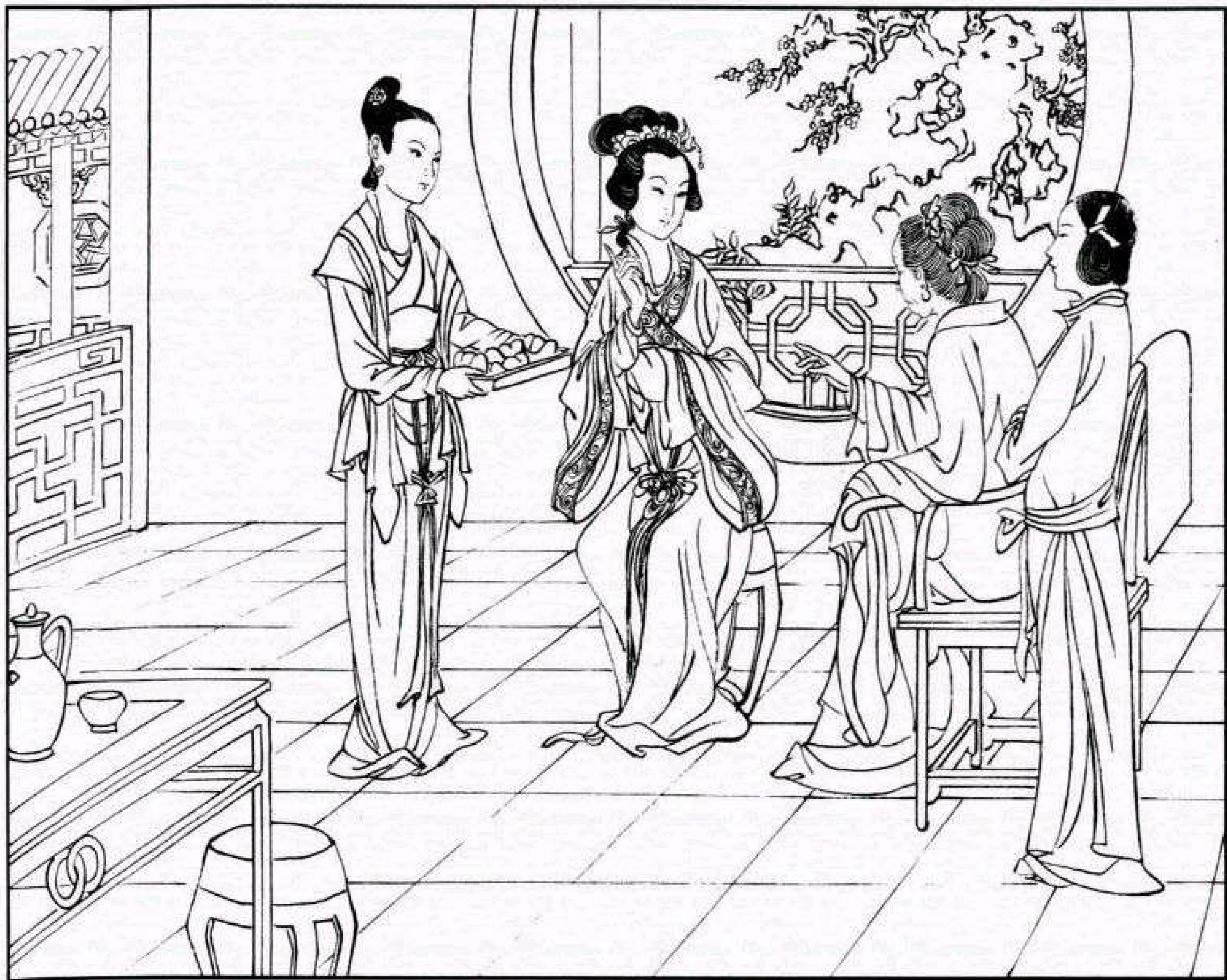
正说着，丫头出来说：『二奶奶请二爷进去。』宝玉无奈，只得到里房去，走了两步，又回来向袭人耳边说：『好歹别把我的事忘了。』袭人嘴上答应着，心里却在好笑。



隔了几天，凤姐对贾母说：『后天是宝妹妹的生日，该怎么办？』贾母道：『我真老糊涂了，你不提，我竟忘了。我拿出钱来，给她做个生日，大家热闹两天。』



贾母便吩咐鸳鸯：「拿出一百两银子来，交给厨房，从明天起，预备两天的酒席。」又叫凤姐打发人去邀薛姨妈、史湘云等，家里的人也都请到。史湘云是贾母的侄孙女，从小父母双亡，贾母非常疼爱她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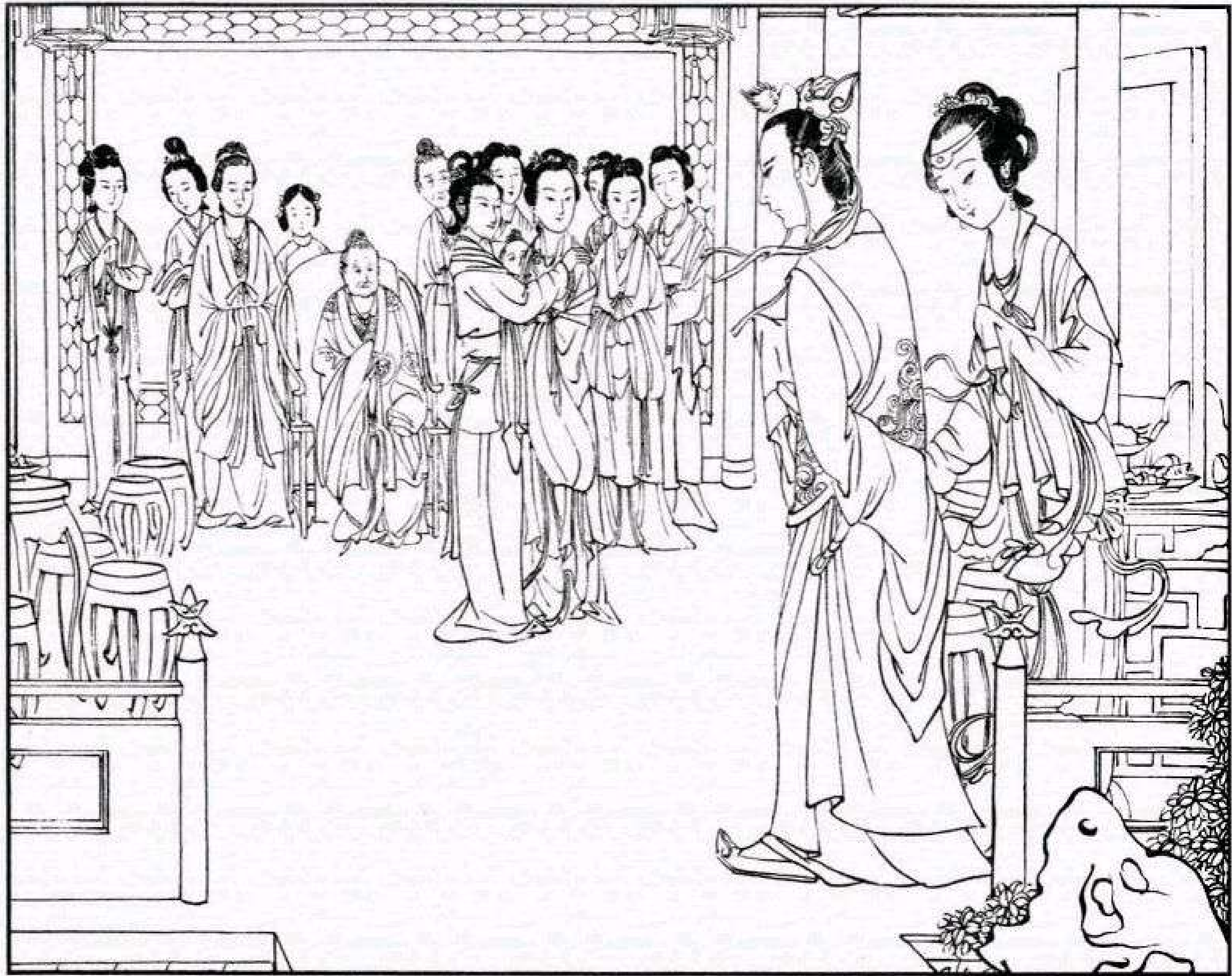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，宝钗听见老太太的丫头来请，说：『薛姨太太来了，请二奶奶过去呢。』宝钗心里高兴，要紧去见母亲，到了那里，却见黑压压的挤了一屋子的人。



宝钗见过贾母，然后和母亲说了几句话，又向湘云问好。湘云已等得不耐烦，嚷道：『太太们请都坐下，让我们平辈的给宝姐姐拜寿。』宝钗听了，不觉一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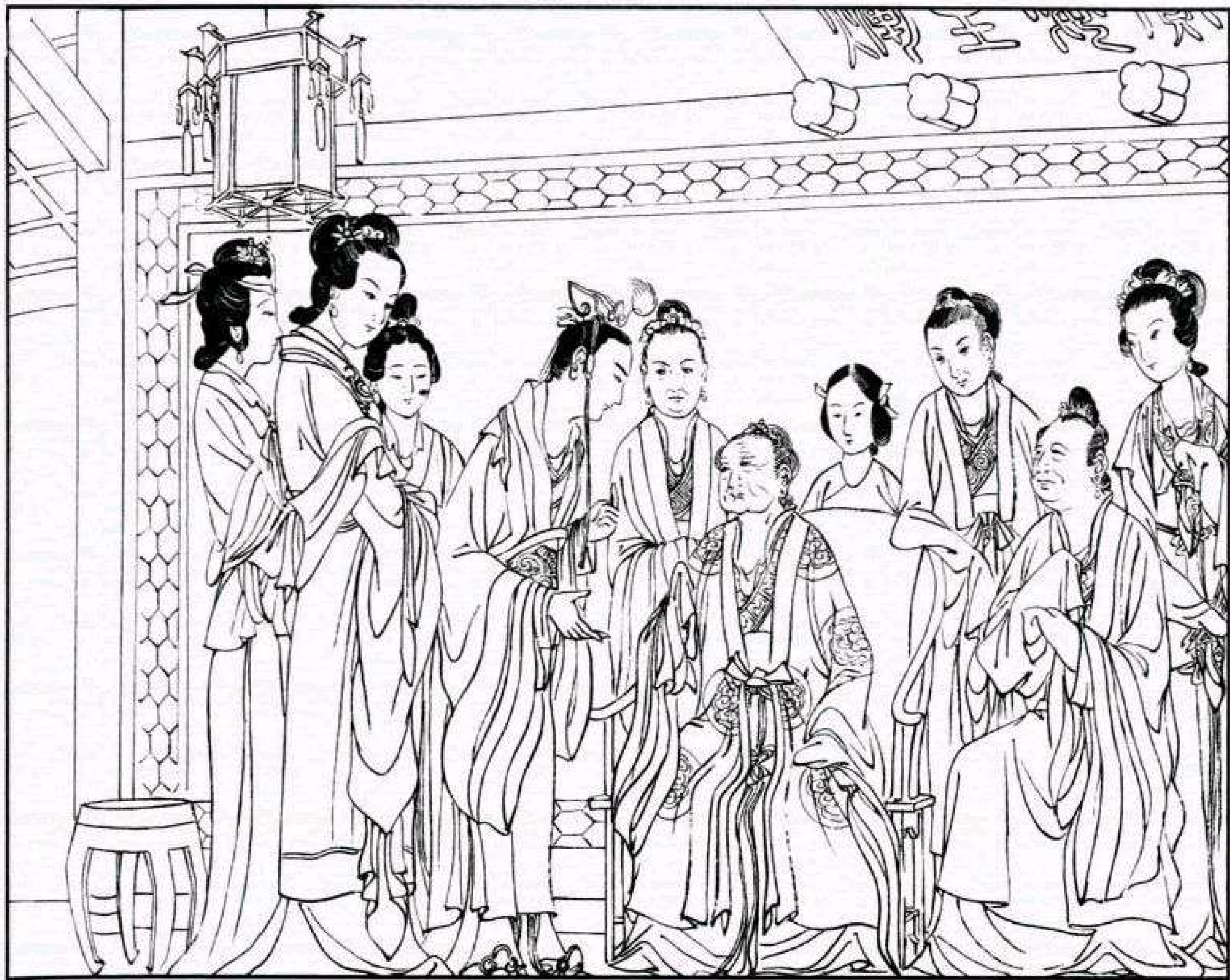


宝钗再一想，才想起自己生日就是明天，便说：『姊妹们过来瞧瞧老太太是应该的，若说为我的生日，断断不敢当。』正推让间，宝玉也向薛姨妈请安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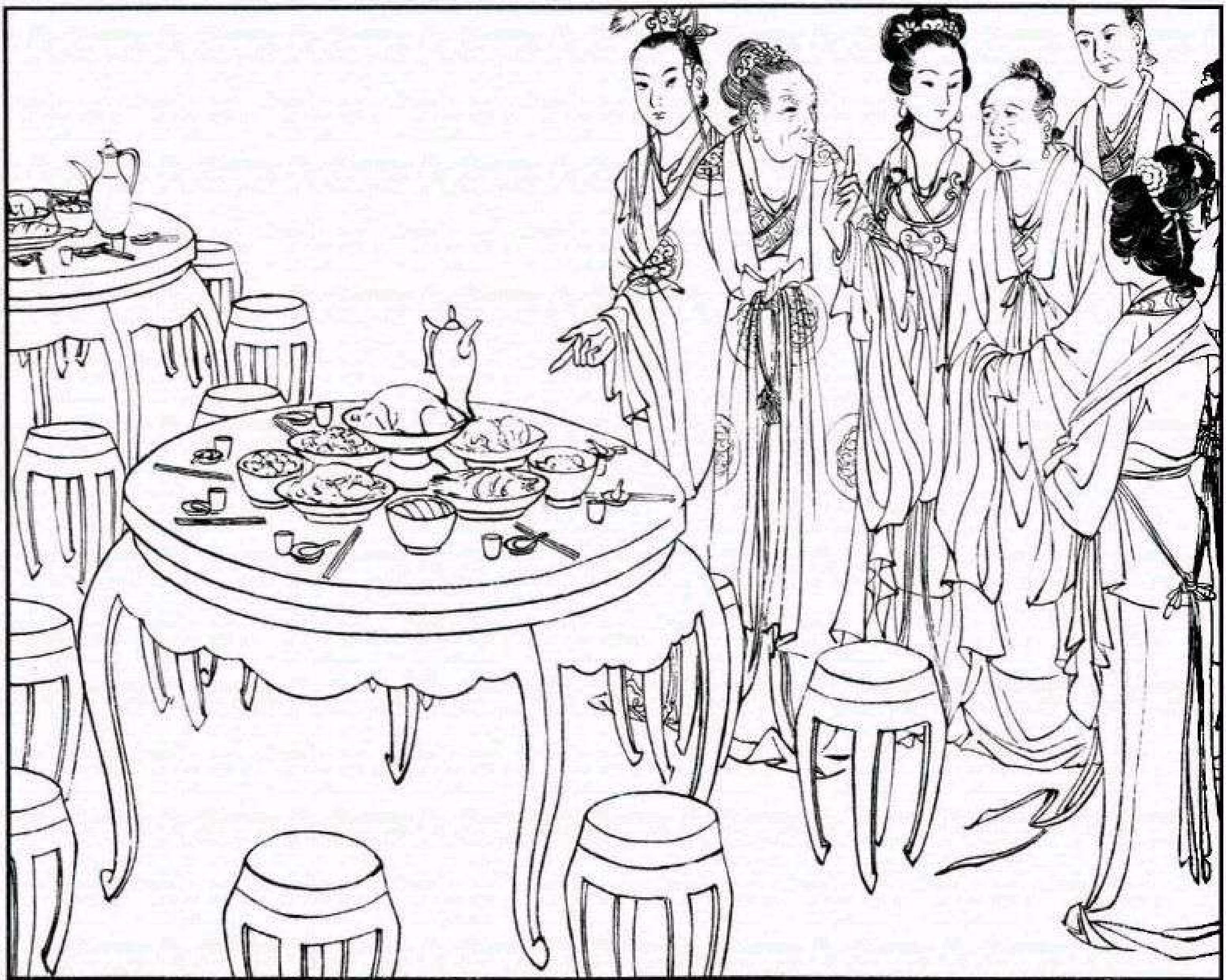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宝玉近来心绪一直不好，早把宝钗生日忘了，如今见大家要向宝钗拜寿，这才记起，便笑道：『明天才是她生日，我正要来告诉老太太呢。』



贾母道：『可怜宝玉丫头做了新媳妇，家里接二连三有事，总没有让她乐一乐。今天我给她做生日，也请姨太太、太太们来，大家说说笑笑，解解烦闷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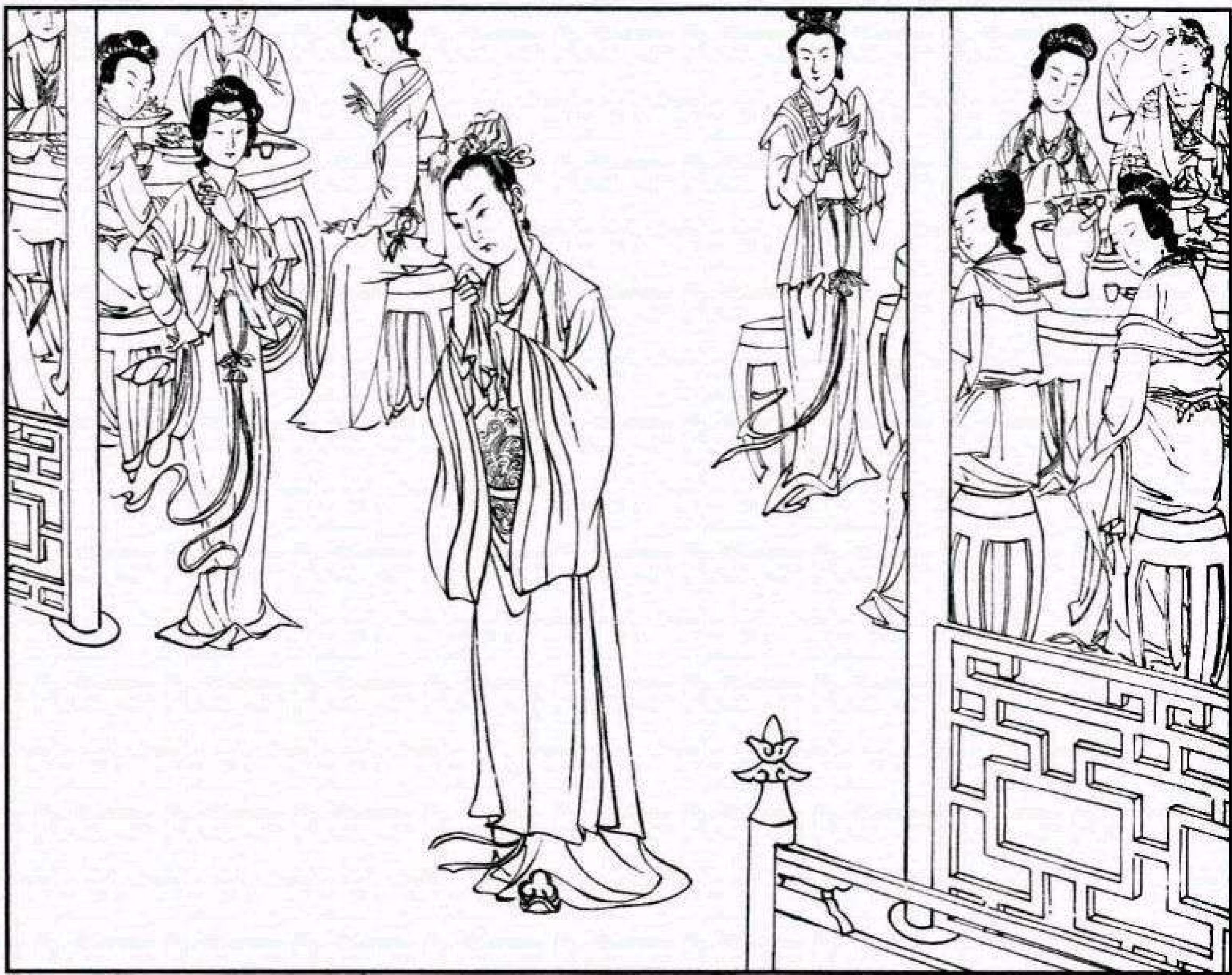


湘云笑道：「老太太最疼的就是二哥哥，宝姐姐。只是我觉得从前二哥哥爱热闹，又淘气，如今娶了宝姐姐，竟改了样子，连说笑的兴头都没有了。」





那宝玉见今天到的人这样齐全，早已想起黛玉。此刻给湘云一提，愈加按捺不住，眼泪顿时流了下来，忙推说天热，要回去换件衣裳再来。



宝玉一阵伤心，走了出来，正没主意，只见袭人赶来，问是怎么了。宝玉道：『没有什么，只是心里怪烦的。不如趁她们正在坐席，我们两个到园子里逛逛去。』



袭人拉住宝玉，说道：『不用去，园里现在不住人，荒得很，别撞着什么。』宝玉说道：『我不怕那些。』袭人见宝玉执意要去，不便拗他，只得后面跟着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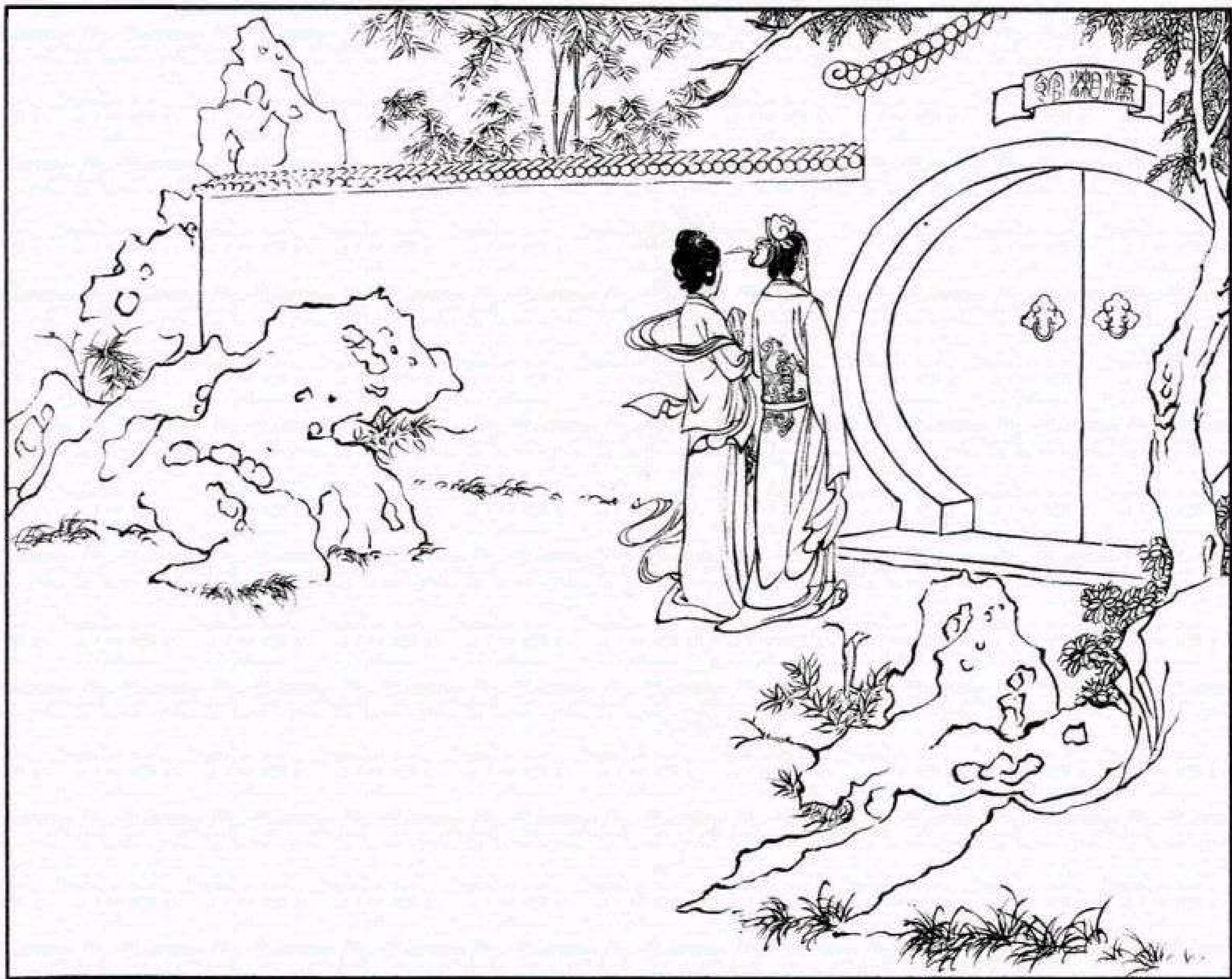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走进大观园，但见满目凄凉，那些花木固然都枯萎了，就是所有亭台楼阁，也都色彩剥落，显得破败。再向前走，却见远远一丛翠竹，倒还茂盛。



宝玉凄然道：『自从我生病搬出园子，一连好几个月不准我到这里，不想荒凉至此。』又指着那丛翠竹说道：『你看，那不是潇湘馆么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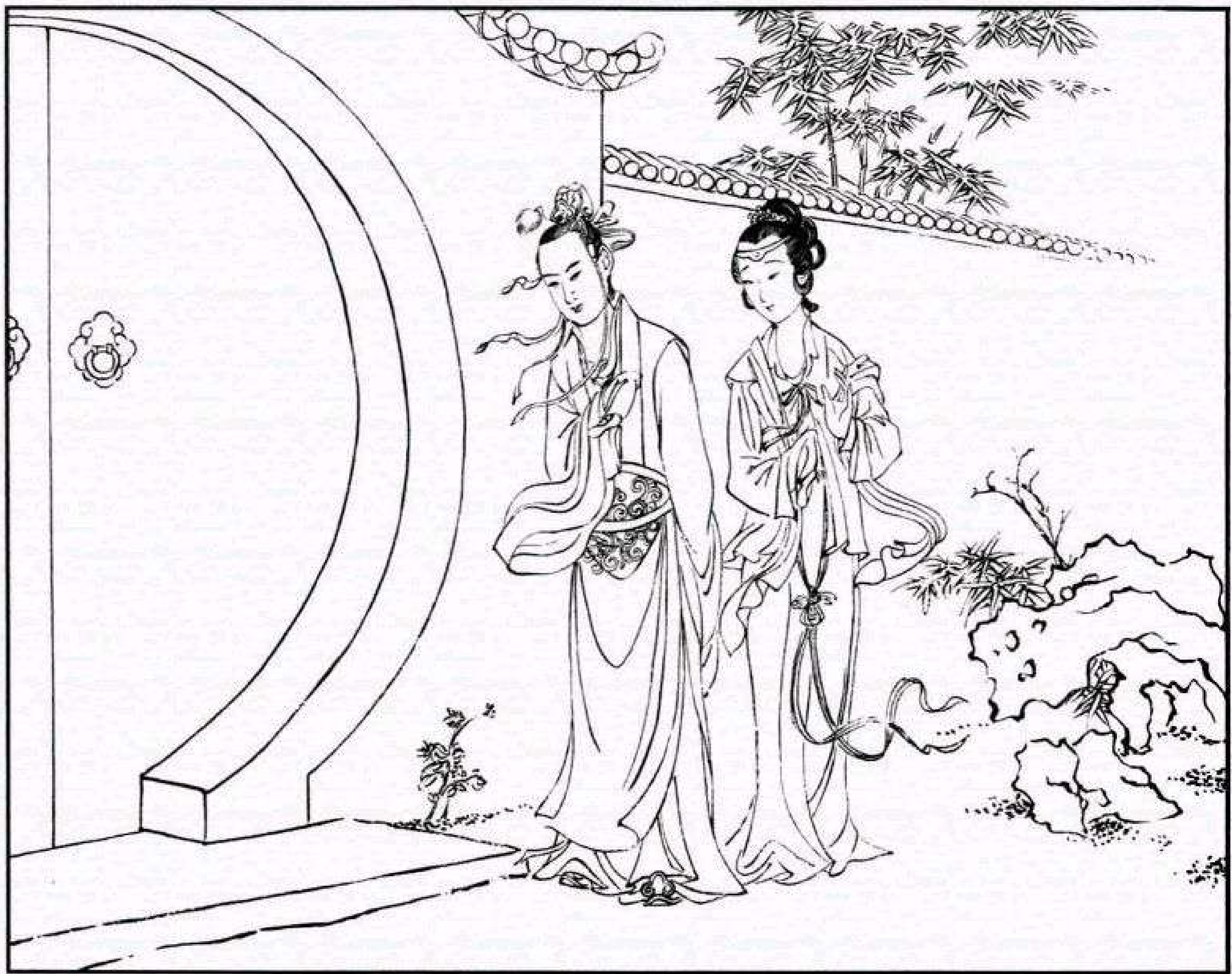


袭人心知宝玉是为凭吊潇湘馆而来，却佯装不知，只说：『天晚了，老太太等你坐席，该回去了。』宝玉不理，只管循着旧路，往前急走。袭人只得跟着他。





走近潇湘馆，宝玉忽然站住，似有所见，如有所闻。袭人见他痴呆呆的，便道：『你听什么？』宝玉道：『这里还住人么？』袭人道：『紫鹃等早搬到里头了，还有什么人！』



宝玉道：『我明明听见里面有人啼哭，怎么说没有人？』袭人道：『那是你疑心。从前你到这里，常常听到林姑娘伤心哭泣，所以如今还是那样。』宝玉不信，还要听下去。



这时一个看园老婆子赶了过来，说道：『自从林姑娘死后，这里因为隐僻，也就特别荒凉。一到天晚，连我们都不敢来这里走，二爷和姑娘快回去吧。』





黛玉听了那婆子的话，顿时滴下泪来，说：『林妹妹，林妹妹！好好儿的，是我害了你！你别怨我，这是父母作主，又瞒着我，并不是我负心！』愈说愈痛，嚎啕大哭。



袭人正在不得主意，只见贾母房里几个丫头赶来，对袭人道：『你好大胆子！老太太听说你和二爷到这里来了，急得了不得，还不快回去！』



宝玉在叫号痛哭，袭人也不顾他哭，拉着就走。到了贾母那里，贾母骂道：「袭人！我素常因你明白，才把宝玉交给你，你怎么带他到那个地方去！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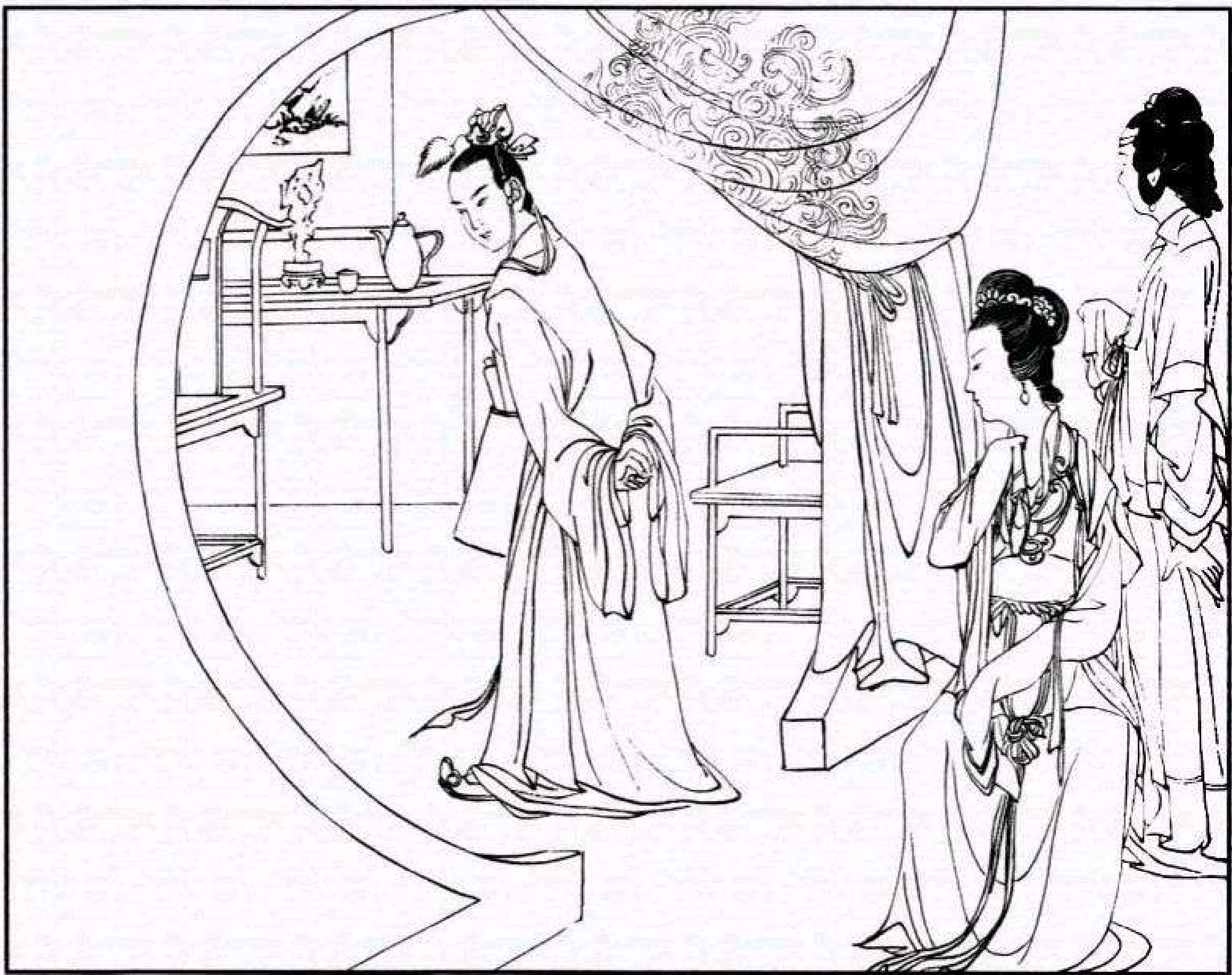
袭人也不敢分辩，只低头不语。宝钗看见宝玉脸色惨白，心里着实忧急。倒还是宝钗安慰众人：『我因好些时没到园里逛，今天趁着兴头走走，哪里就撞着什么了？』



贾母还不放心，又叮嘱宝玉：『你的病才好，倘或受了惊吓，又闹起病来，那可咋办？以后要逛园子，到底多带几个人才好。』大家又说笑一会，各自散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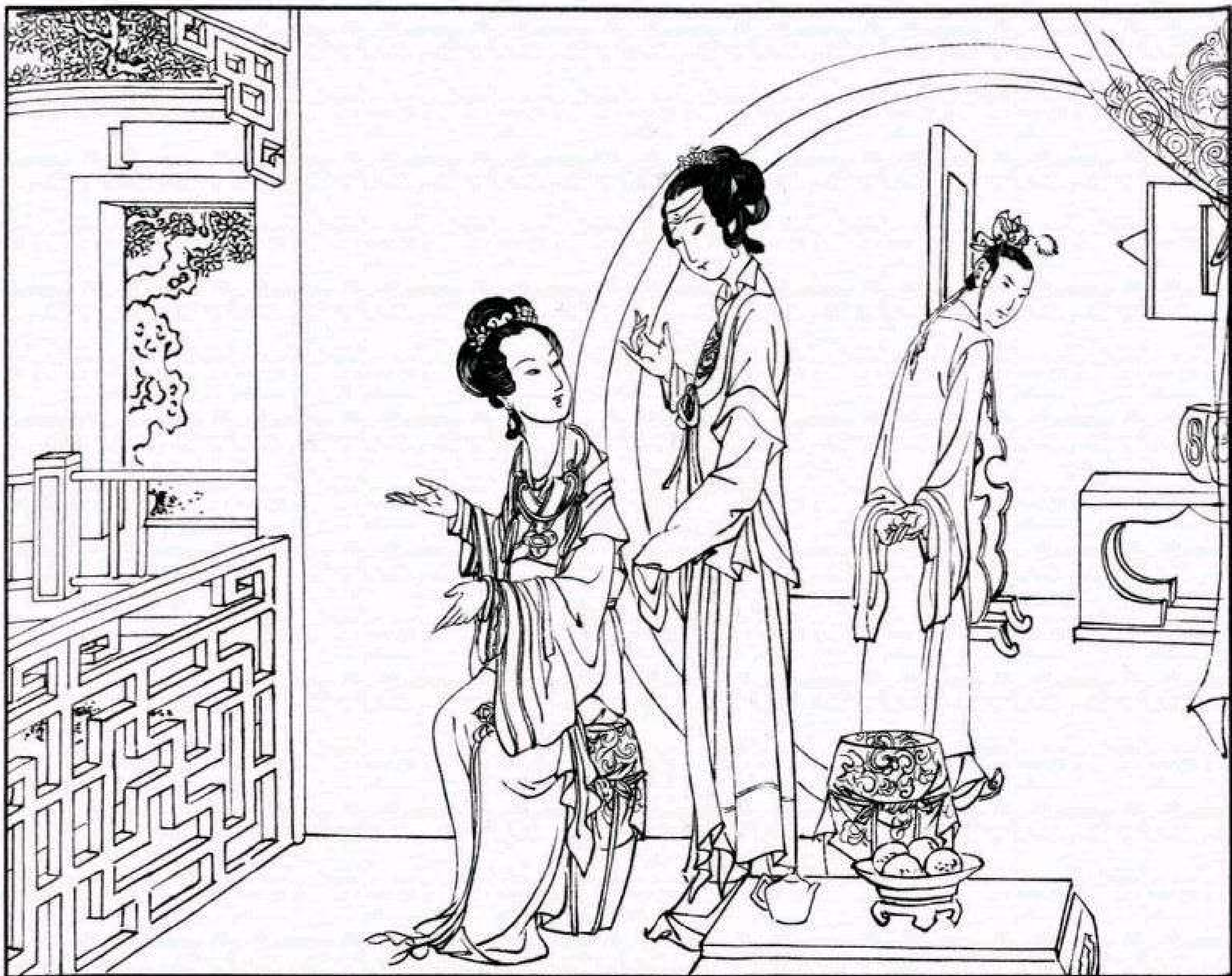


宝玉回到房中，仍是唉声叹气。宝钗明知其故，也不问他，只是怕他忧闷，又引出旧病来，便进里房，叫袭人来，细问她刚才宝玉到园里是怎样的光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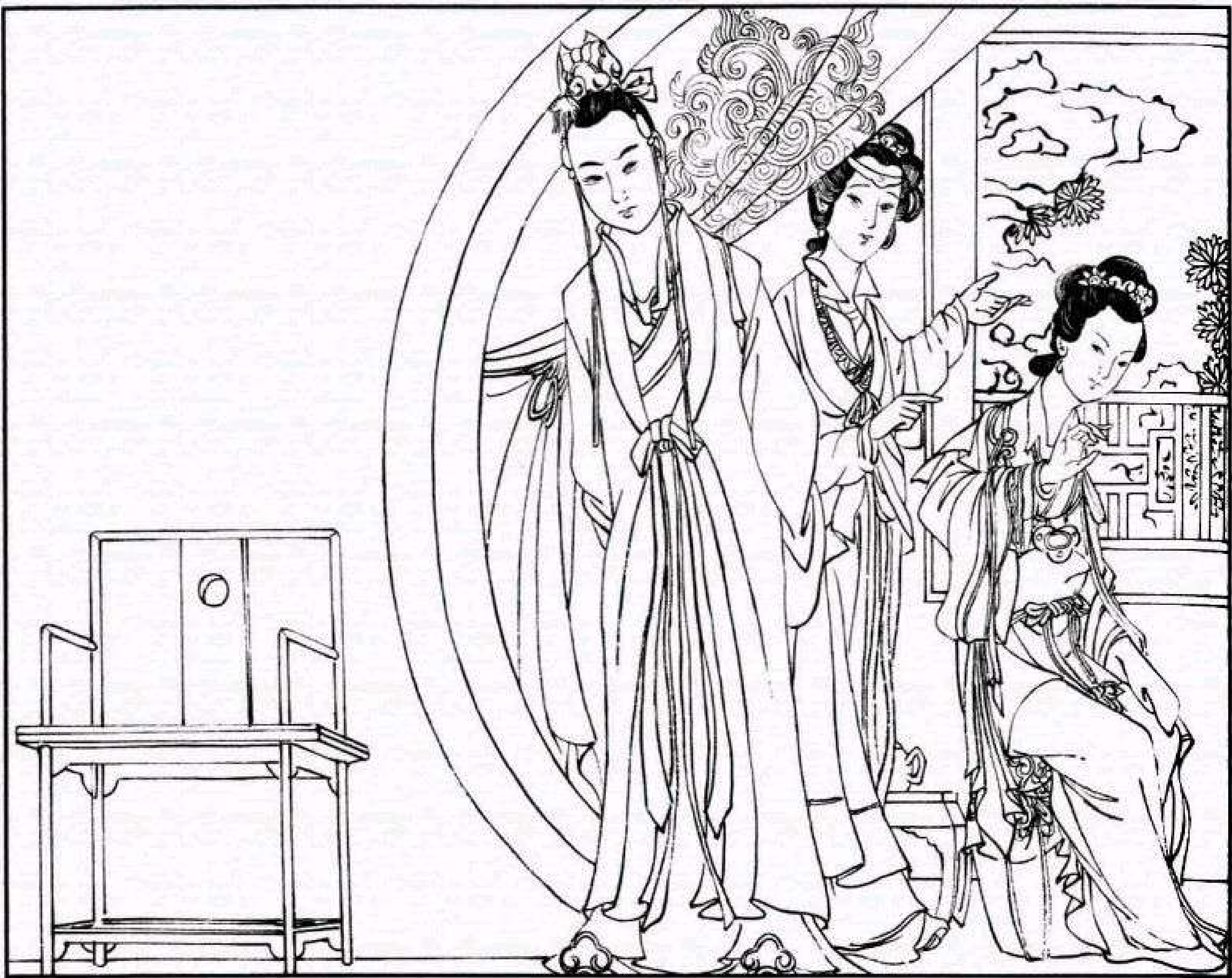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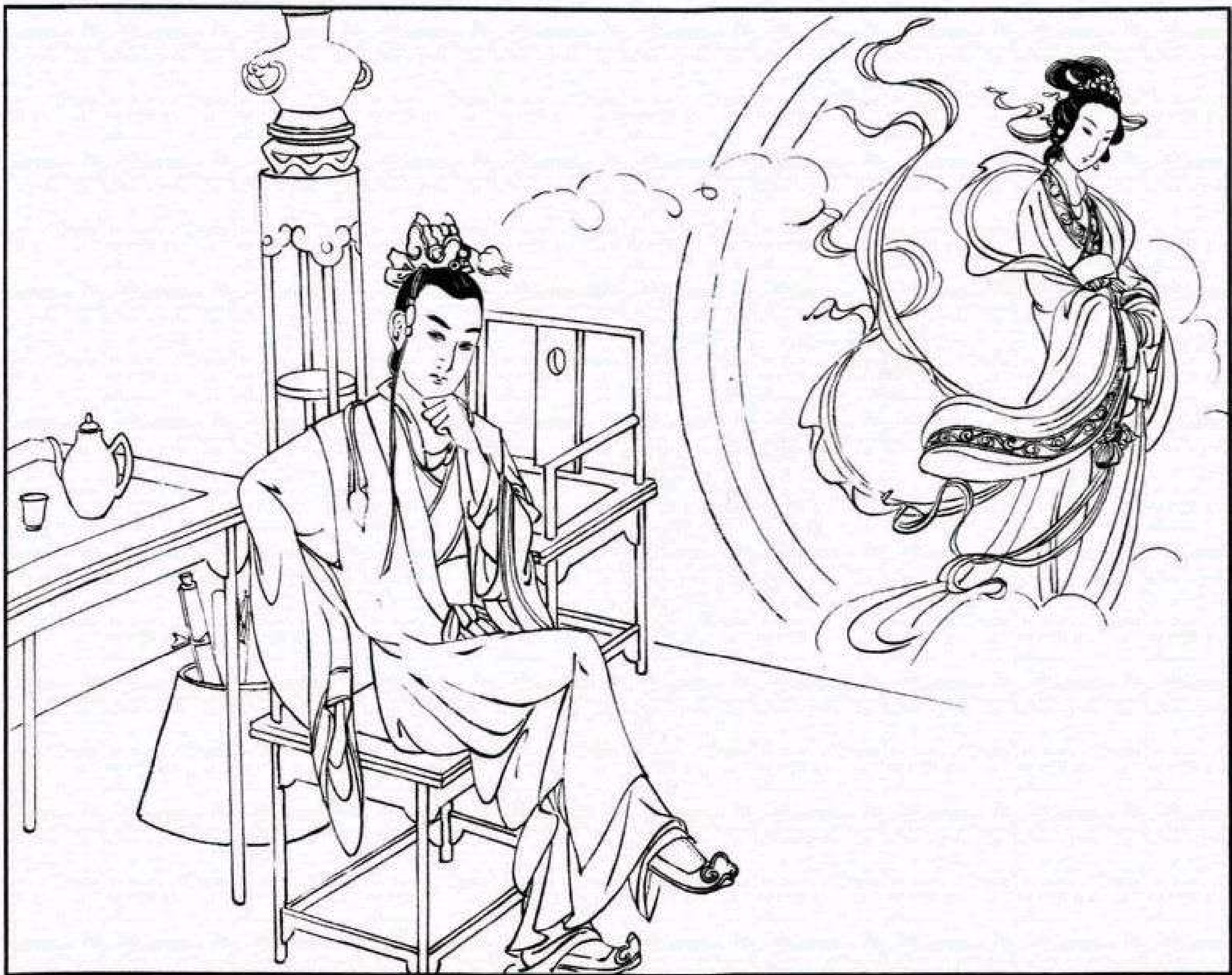
然后，宝钗佯作与袭人闲谈，故意高声说道：『人在世上，有情有意，到了死后，便一切化为乌有，各人干各人的去了。』



宝钗这话原是说给宝玉听的，袭人会意，也高声说：『二奶奶说得不错。若说林姑娘的魂灵儿还在园里，我们也算是相好，怎么从来没有梦见过一次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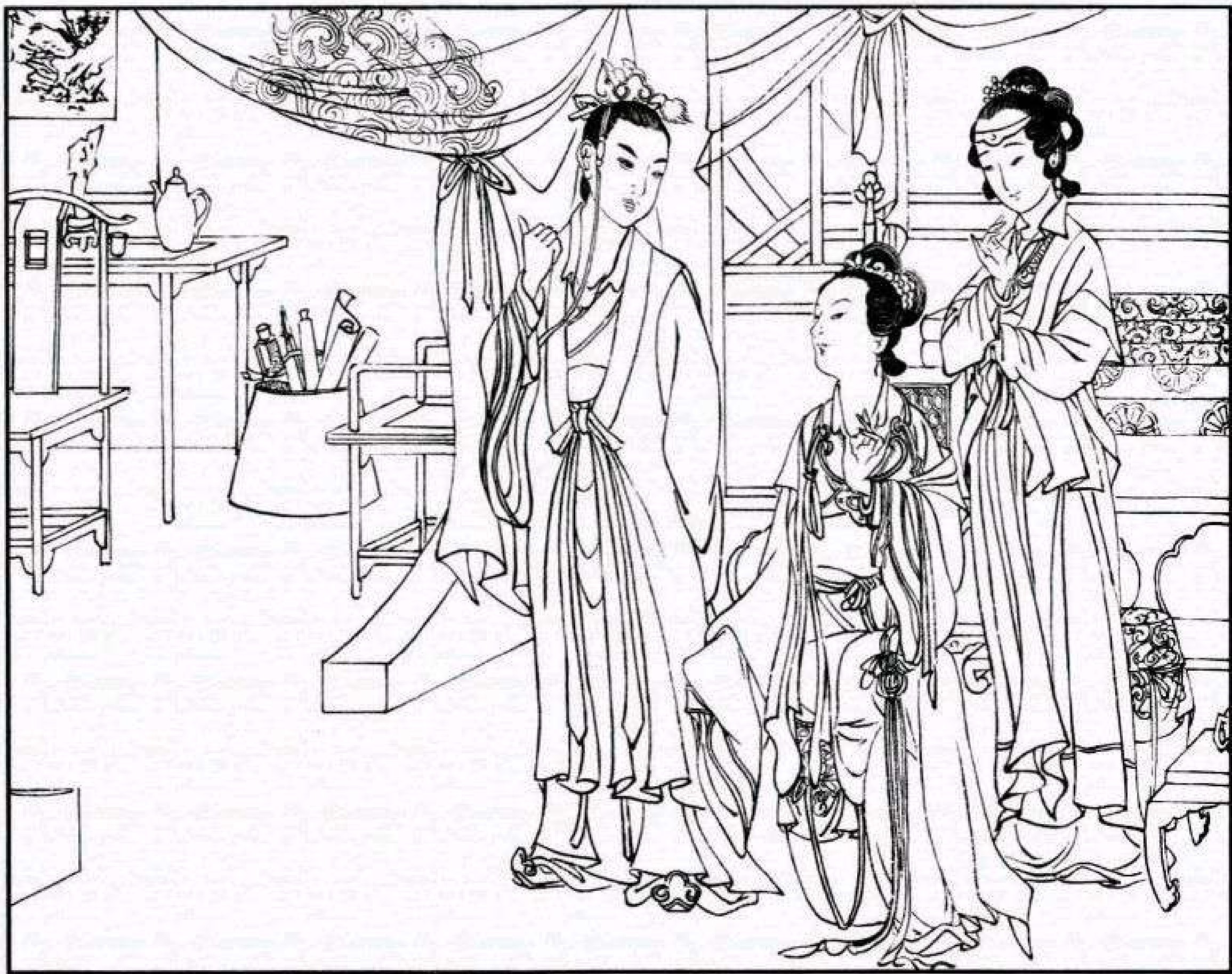


宝玉在外间听着，暗忖：果然也怪。自从林妹妹死了，哪一日不想她几遍，怎么从来没有梦见？今夜我倒要独宿试试，或者她肯来梦中一会也说不定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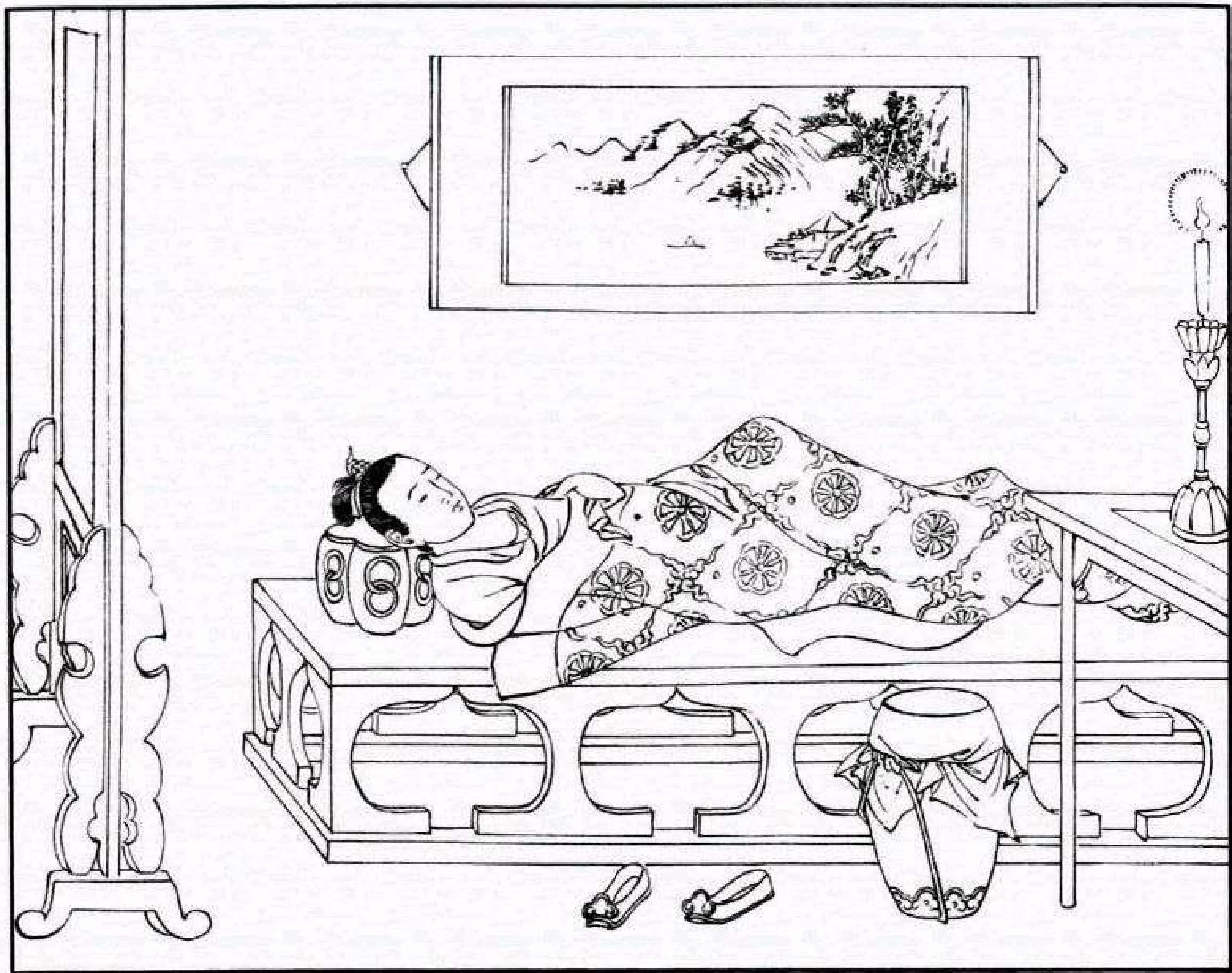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主意已定，便告诉宝钗、袭人说：『我心里闷得慌，想安静一下。今夜我就在外房睡，你们不用管我。』宝钗也不勉强他，只说：『你不用胡思乱想就是了。』



等了一会儿，宝玉只当宝钗已经睡了，便叫袭人：『你们都去睡吧，我也要睡了。』袭人服侍他睡下，走了出来，却和宝钗一样故意装睡，暗中留神。



宝玉独自睡在外房，听人声已静，便轻轻地坐起来，默默祷告了几句，方才睡下。起初再睡不着，后来把心一静，居然睡着了，却是一夜安眠，直到天亮才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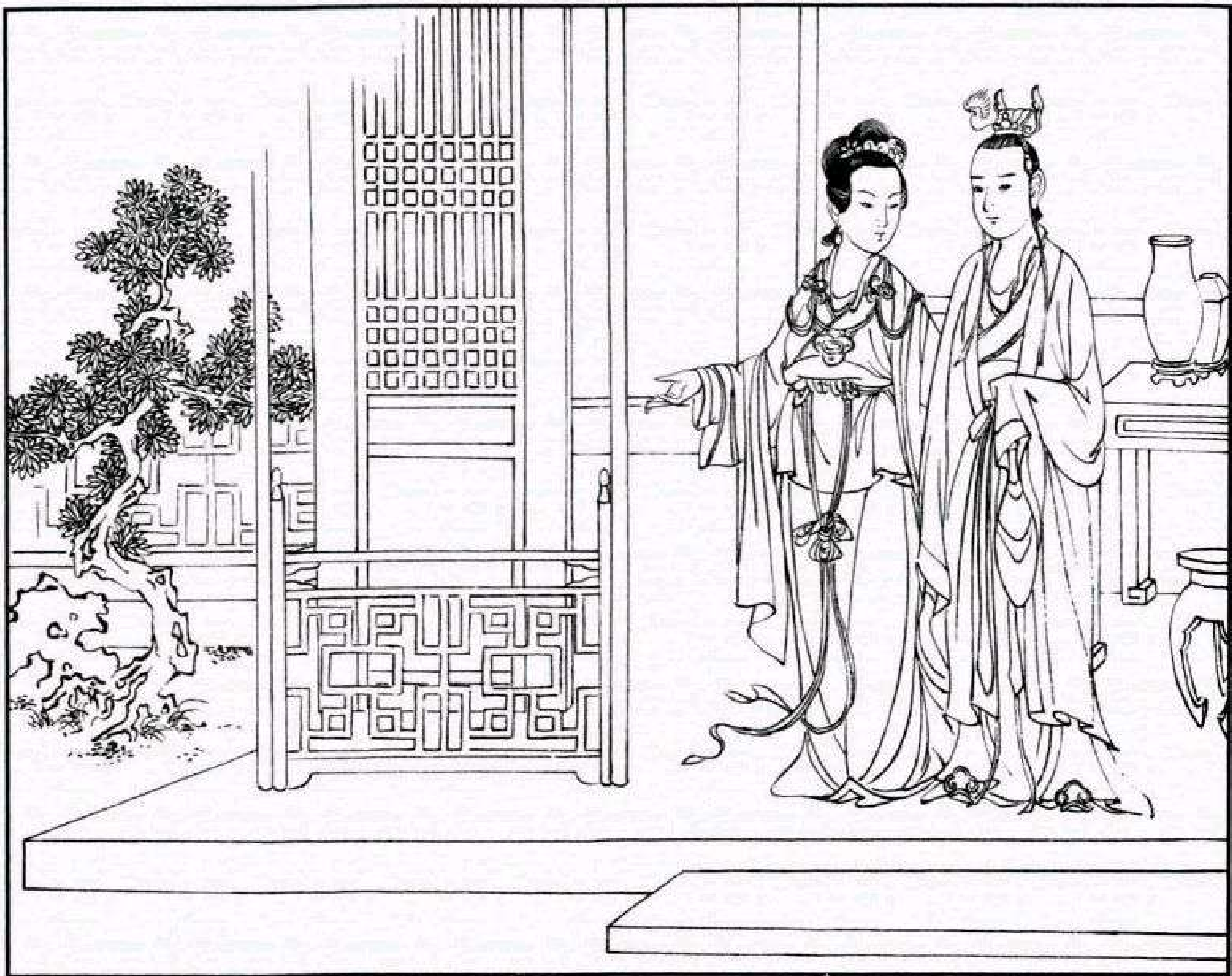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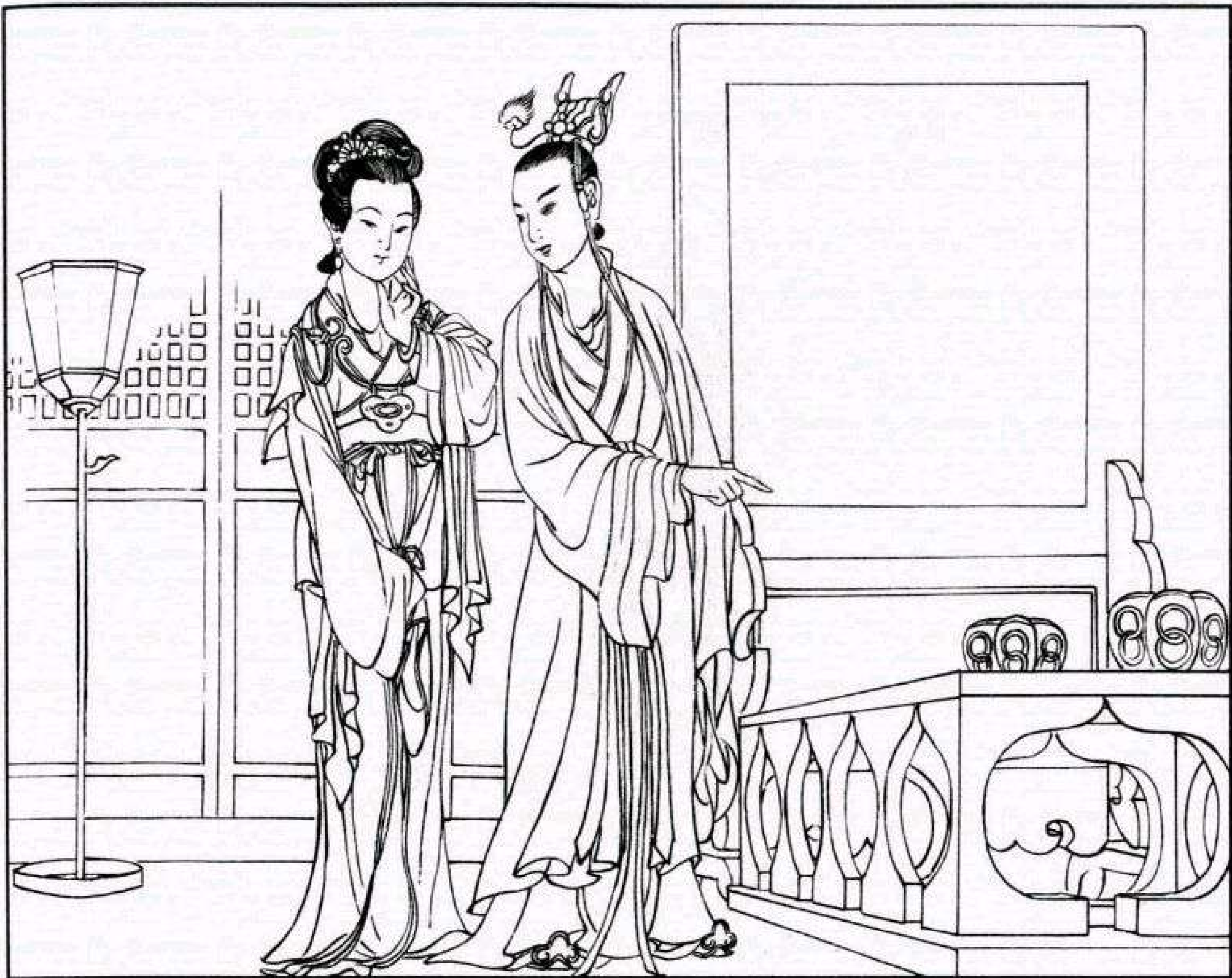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拭了拭眼，坐着想了一会，并没有梦，便叹口气道：『悠悠生死别经年，魂魄不曾来入梦！』只听得宝钗在里房接口道：『叫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怎么总是不改。』



宝玉自觉不好意思，想用话来搪塞。宝钗倒不高兴，催他快些起身，因为今天才是她的生日，贾母正同去。



晚上归来，宝玉想昨夜黛玉不曾入梦，或者她不肯见我，不然就是我心急了，少不得耐着性子等她几天。便向宝钗说道：『我在外间睡得很好，我还想独睡两夜。』





宝钗听了，心想他的呆性如此，索性由他，自己死了心也好，便冷笑说：『好没来由，你只管睡去，我拦你做什么？但只一件，人死不可复生，活的尽管痴想，死的却不会知道呀！』



一时，屋内外俱已睡静，那宝玉越要睡越睡不着。忽然想起，梦中相会的事，到底虚妄，我几次要找紫鹃，她们总是阻拦，听说她就住在附近，我正好找她去。



宝玉想定主意，便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。原来黛玉死后，紫鹃搬出潇湘馆，也不和人作伴，独个儿住在一所偏屋。宝玉趁着月色，找了好一会，才找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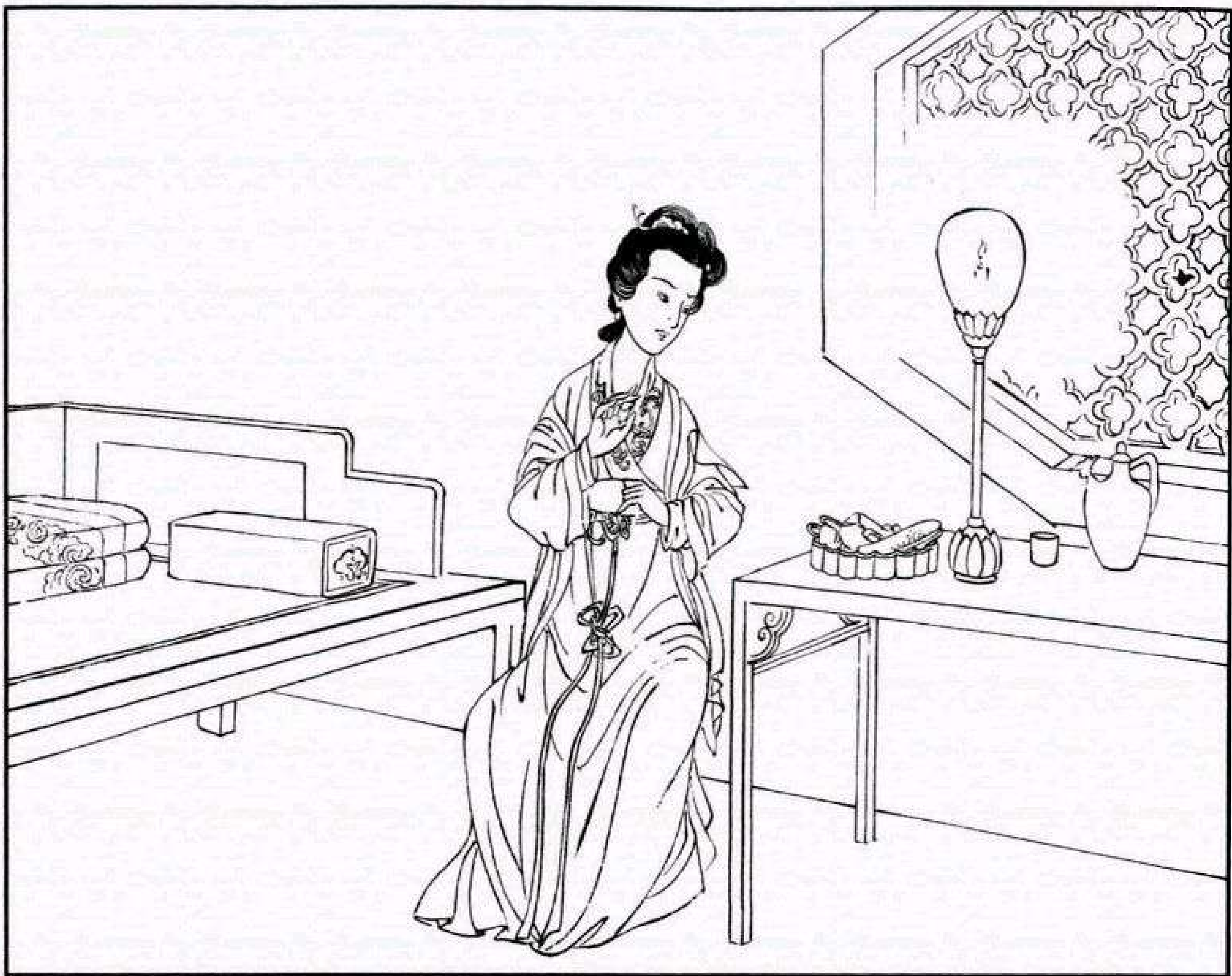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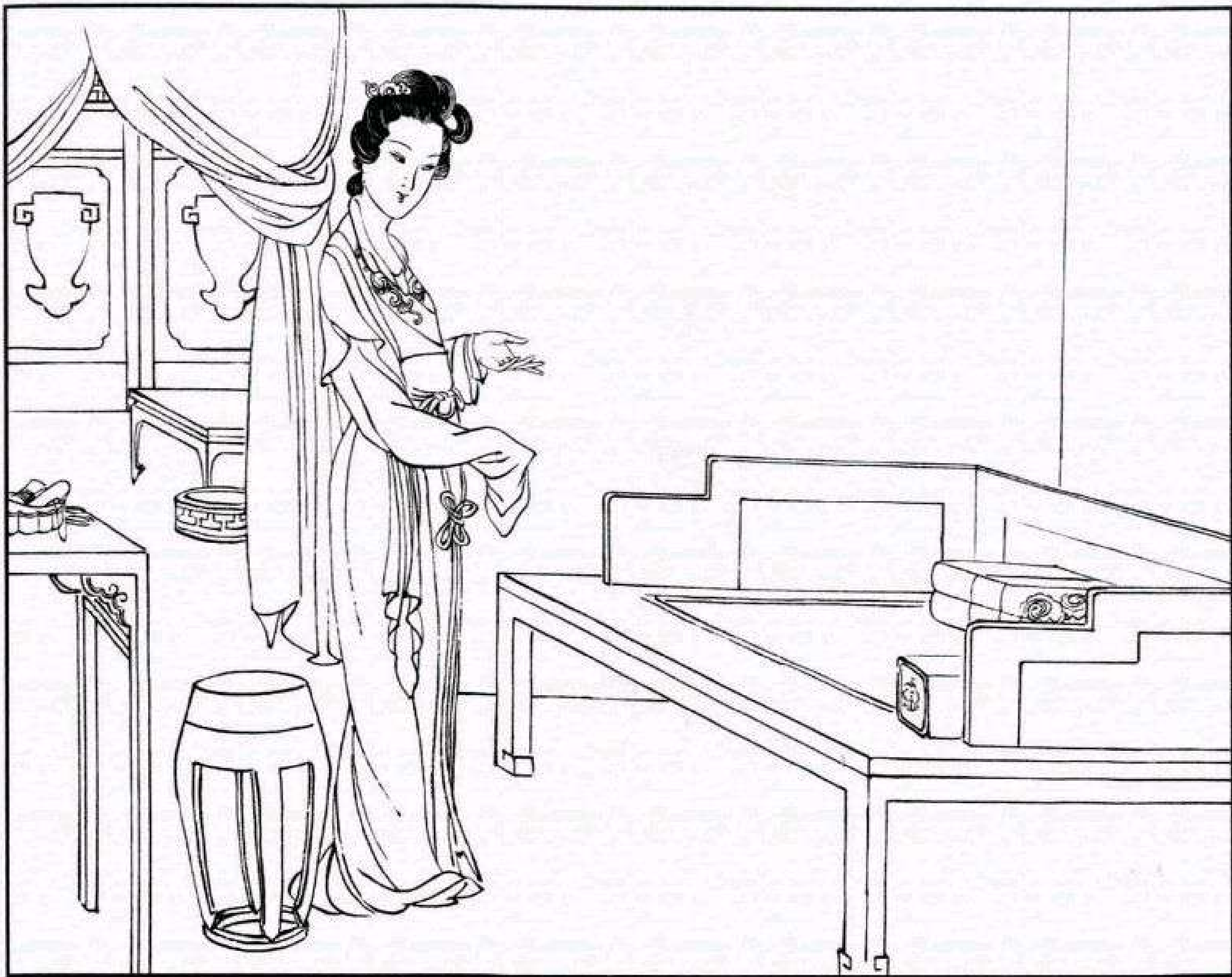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悄悄地走到窗下，看见里面有灯光，便用舌头舔破窗纸，往里一瞧，只见紫鹃独自挑灯，又不做什么，呆呆地坐着。宝玉轻声叫道：『紫鹃姐姐，还没睡么？』



紫鹃在房内吓了一跳，怔了半晌才说：『是谁？』  
宝玉道：『是我。』紫鹃听着是宝玉的声音，便问：『是宝二爷么？』宝玉在外轻轻地答应了一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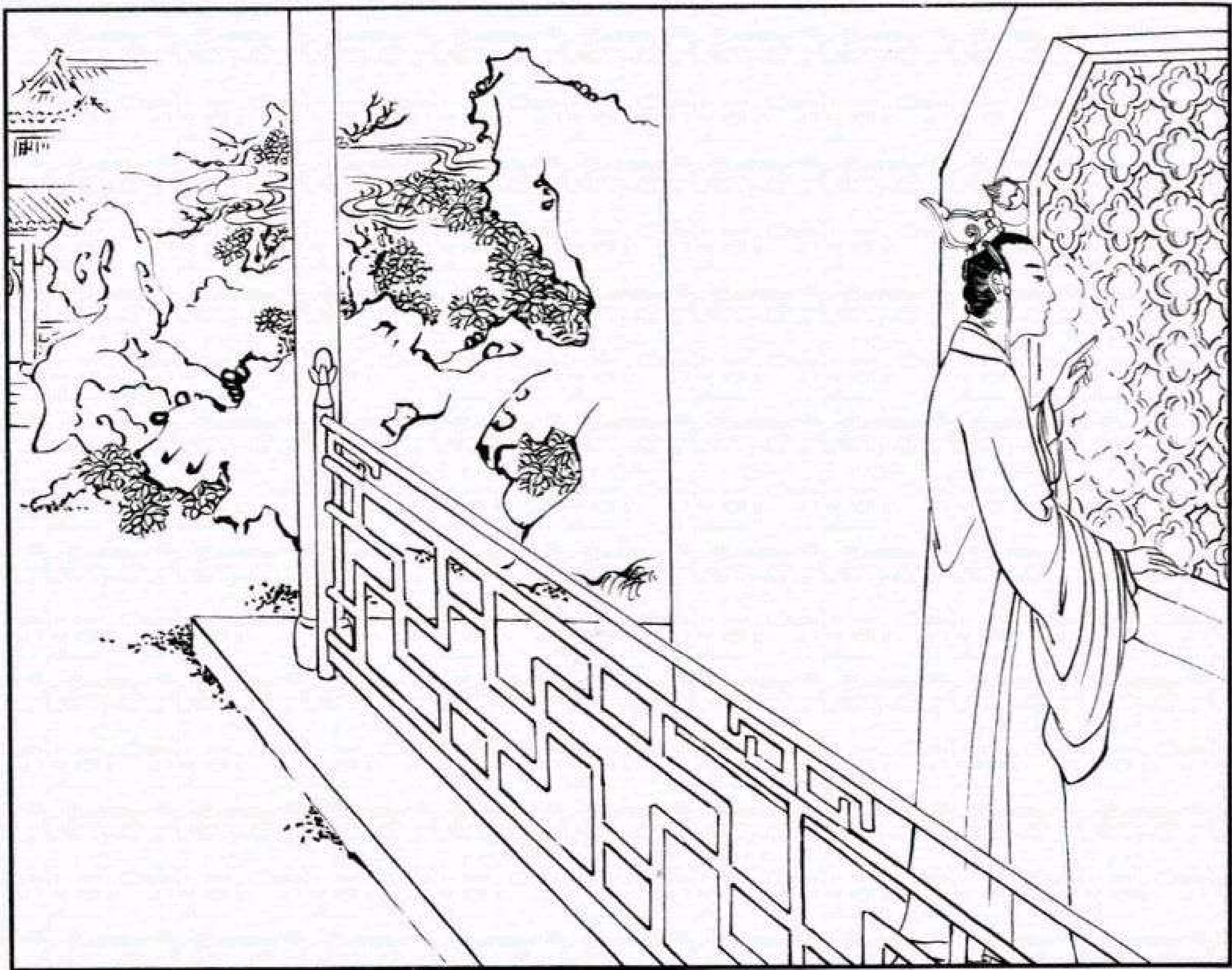


紫鹃问道：『你来做什么？』宝玉道：『我有一句心里的话要和你说。你开了门，我到你房里坐坐。』紫鹃停了一会儿，说道：『二爷有什么话，明天再说吧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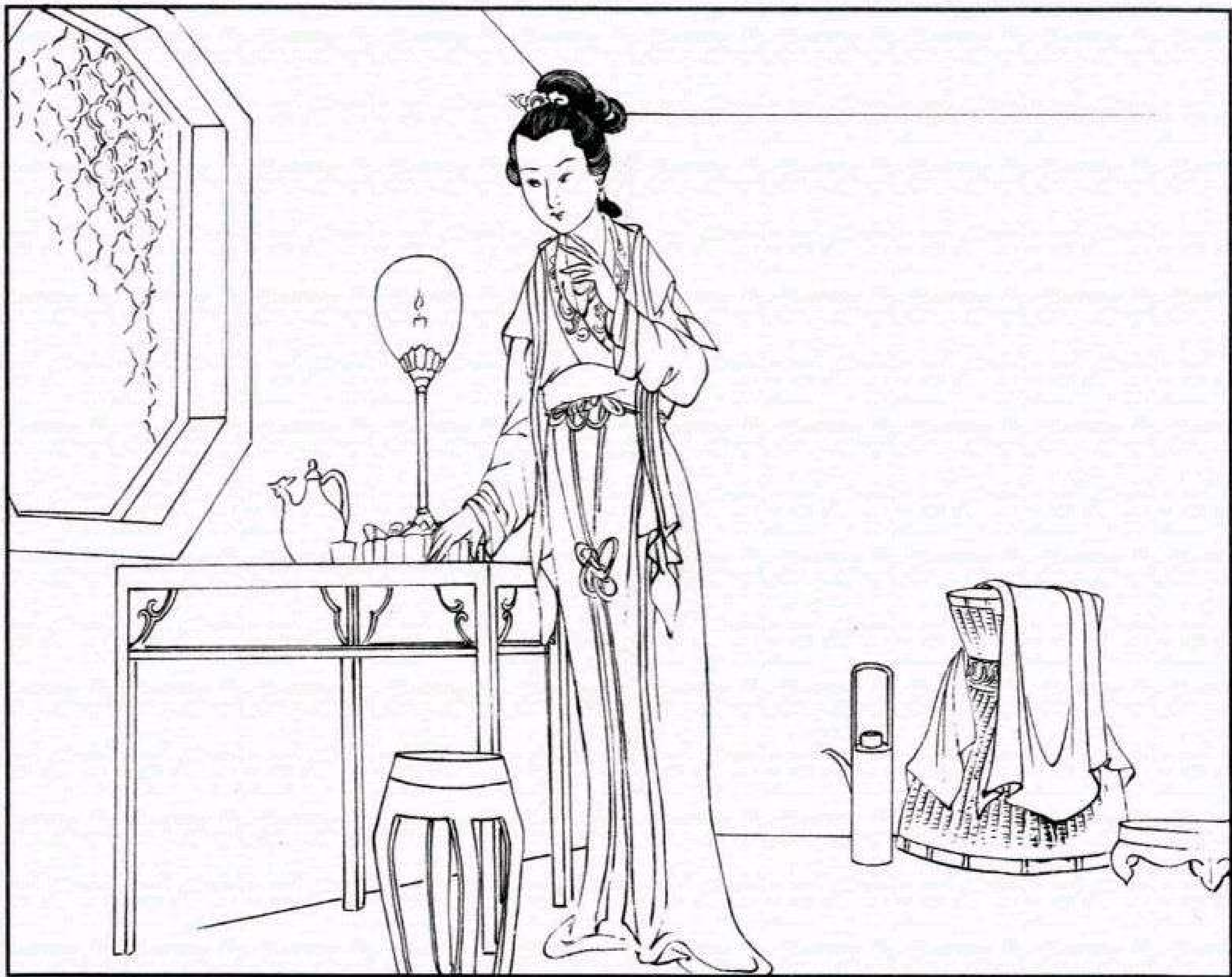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宝玉冷了半截，要进去，紫娟不开门；欲要回去，这一肚子的隐情，还不曾说得半句，因说道：『我也没有什么话，只问你一句。』紫鹃道：『既是一句，就请说。』宝玉反而半天说不出来。



紫鹃在屋里，不见宝玉说话，知道他素有痴病，恐怕一时抢白了他，弄出事情倒反不好。便问道：『是走了，还是傻站着呢？有话又不说，尽在这里恹人！已经恹死了一个，难道还要恹死一个吗？』



紫鹃听了一会，不闻回答，就从破窗洞里往外瞧，只见宝玉呆若木鸡，站在那里，也不知是否听清她的话。紫鹃不便再说，回身剪了烛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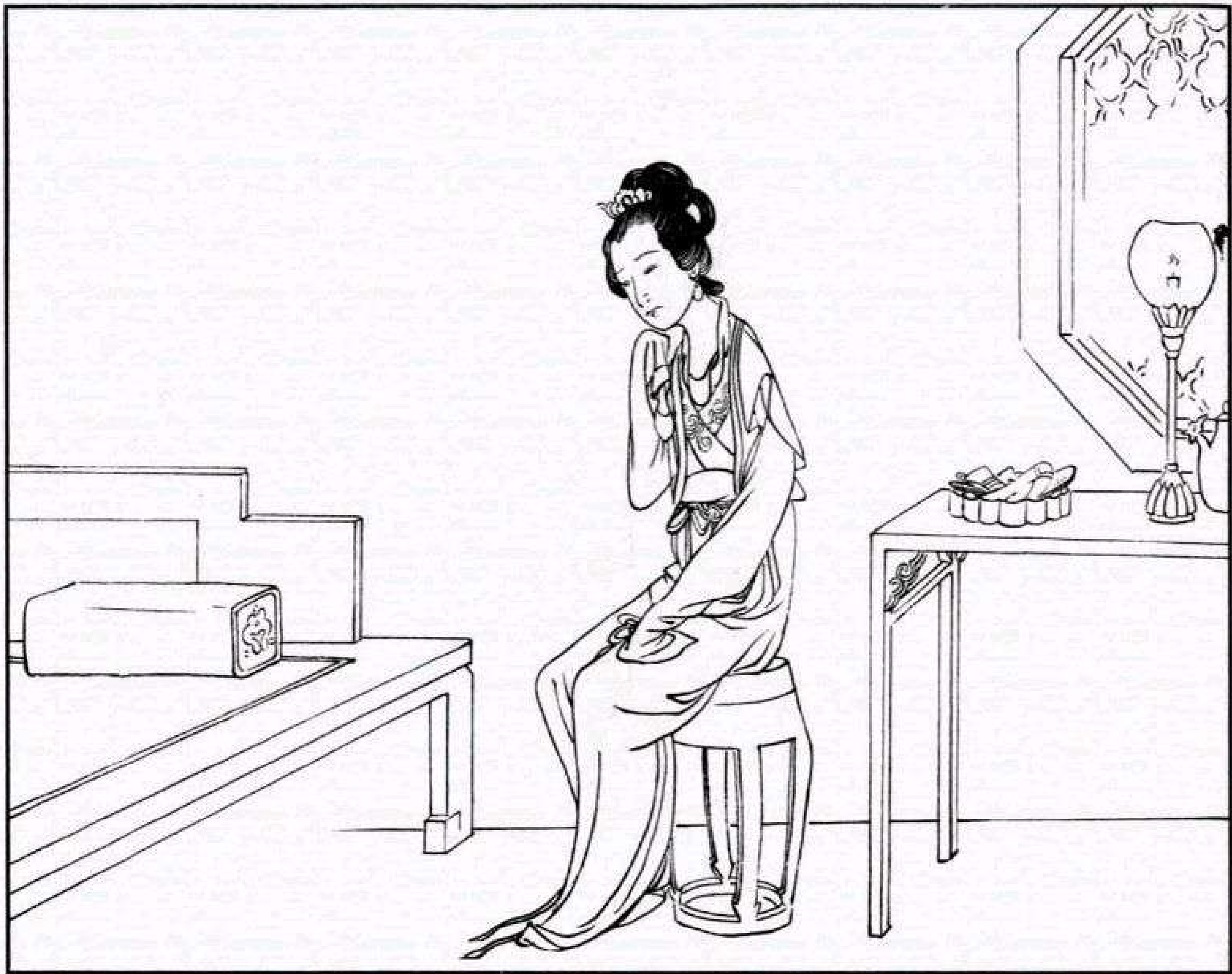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宝玉忽然长叹一声道：『紫鹃姐姐！你从来不是这样铁石心肠。我固然是个浊物，不配你理我，但我有什么不是，只望姐姐说明，我就是死了，也做个明白鬼呀！』



紫鹃一听，冷笑道：『二爷要说的就是这句话么？假如就是这句话，我们林姑娘在时，我也跟着听厌了。』说到这里，那声音便哽咽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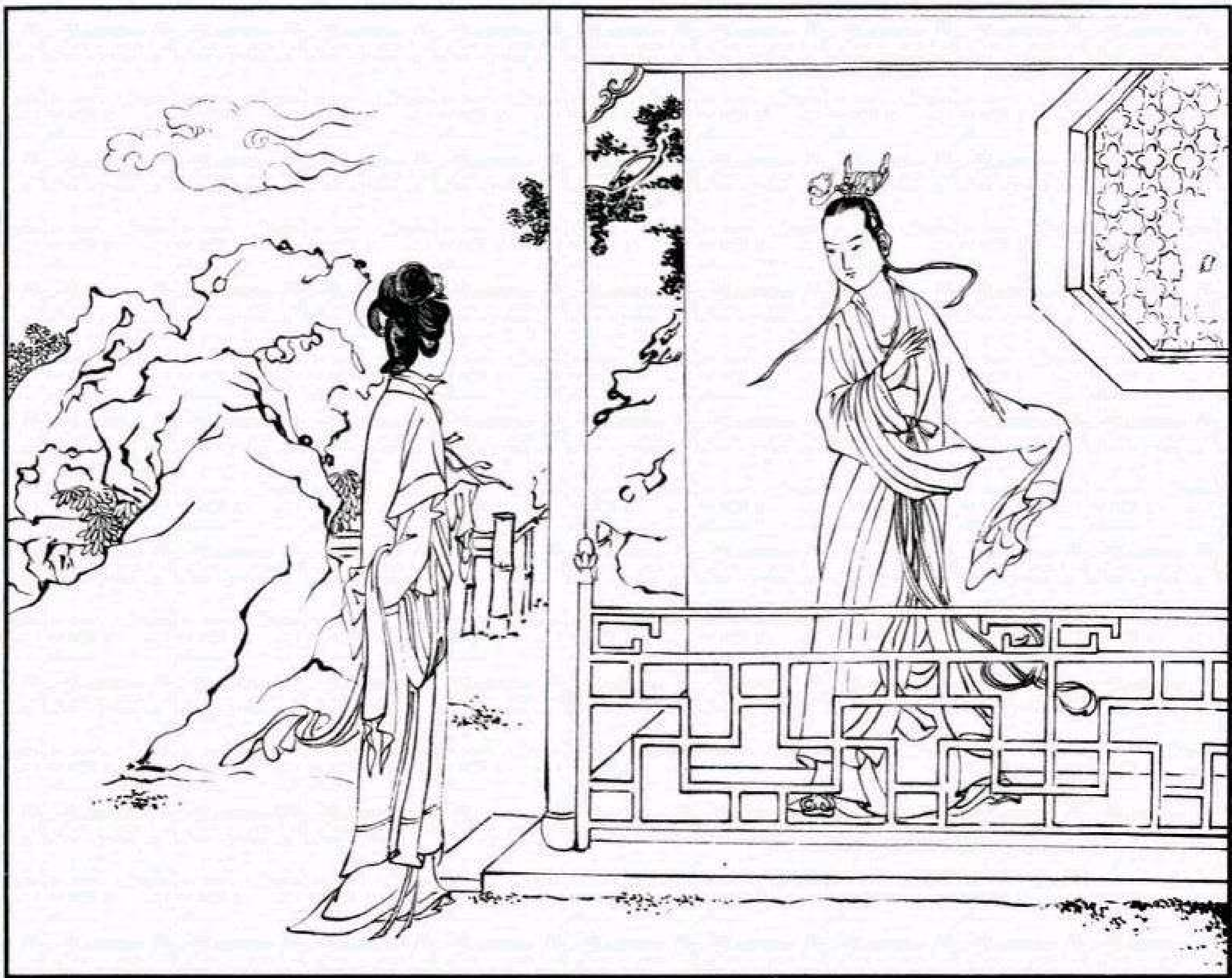


宝玉见她伤心哭了，急得跺脚道：『这是怎么说！我的事情，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就是别人不肯替我告诉你，难道你还不许我说，叫我闷死了不成？』说着，也呜咽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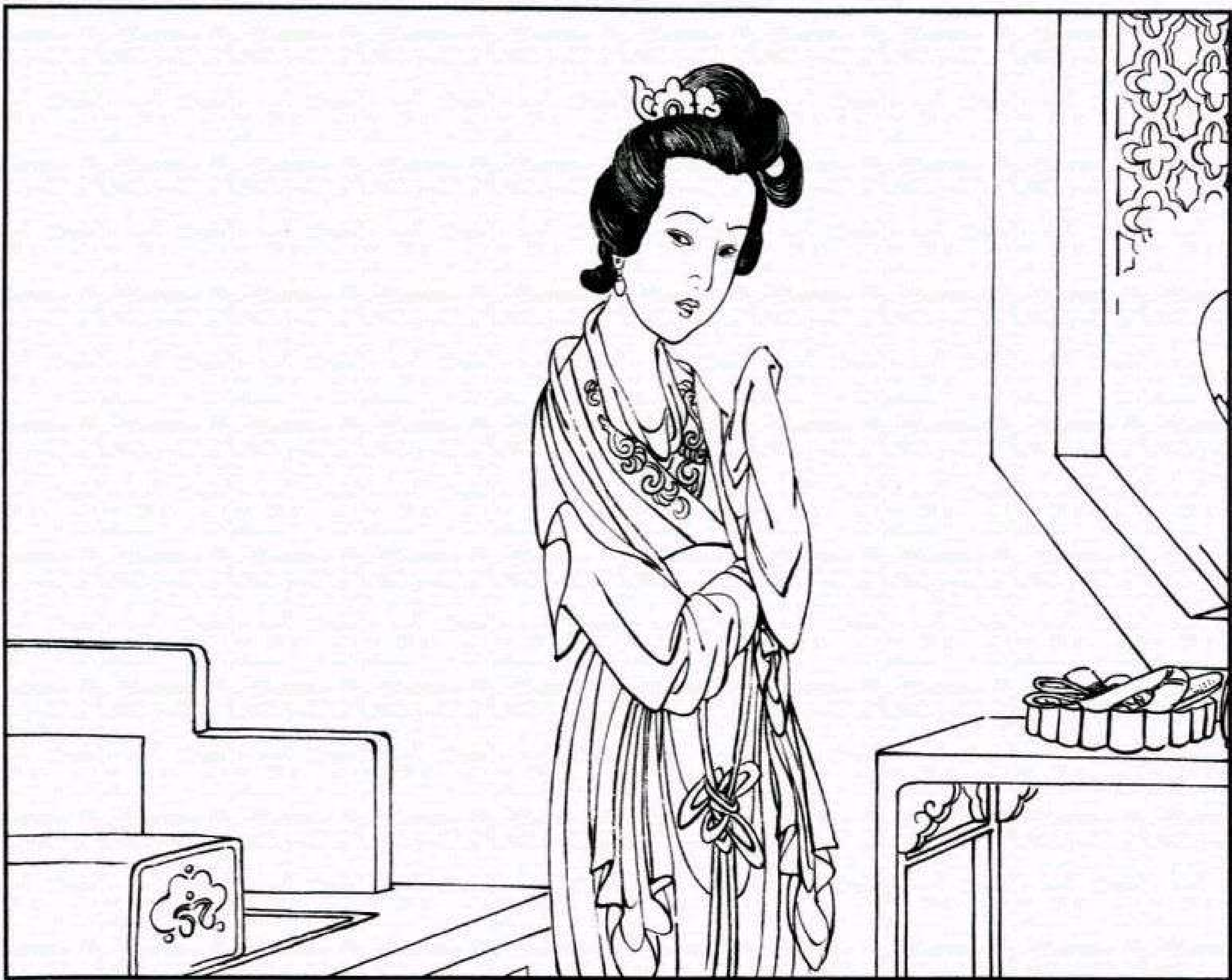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两人正在隔着窗子伤心流涕，忽然背后有人接口道：『这算什么呢！一个赔不是，一个又不理。暖呀！我们紫鹃姐姐也太狠心了。外头这么冷，尽让他冻着。』宝玉一看，却是袭人。



这时紫鹃在里面说道：『外面说话的是哪一位姐姐呀？我早就请二爷回去，有话明天说，他却赖着不走。这是何苦呢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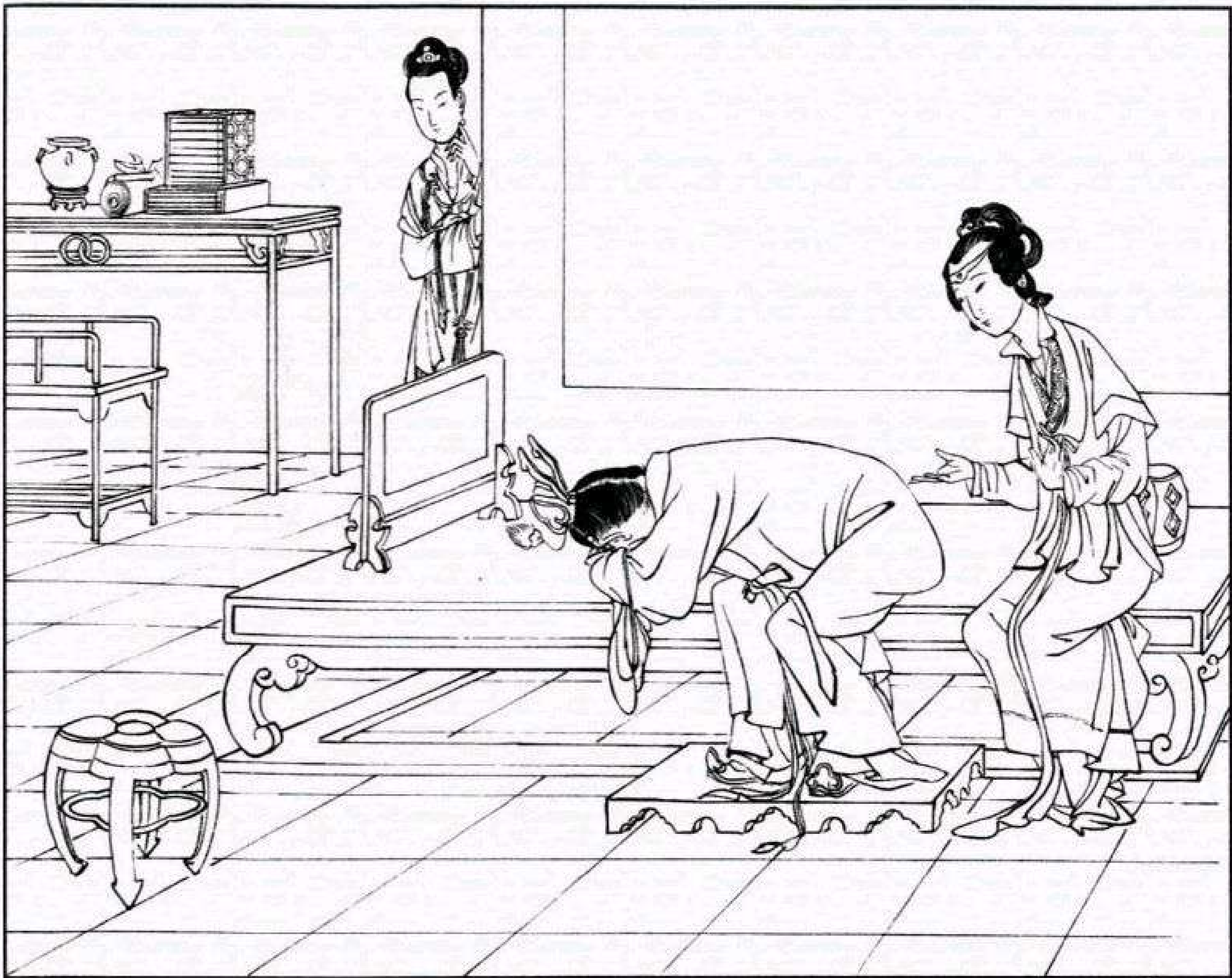


宝玉还要说话，袭人却强拉他回去。宝玉走了几步，顿脚道：『罢了，罢了！我今生今世也难剖白这个心了！』说时，那眼泪也不知从何而来，竟如泉水一般，滔滔不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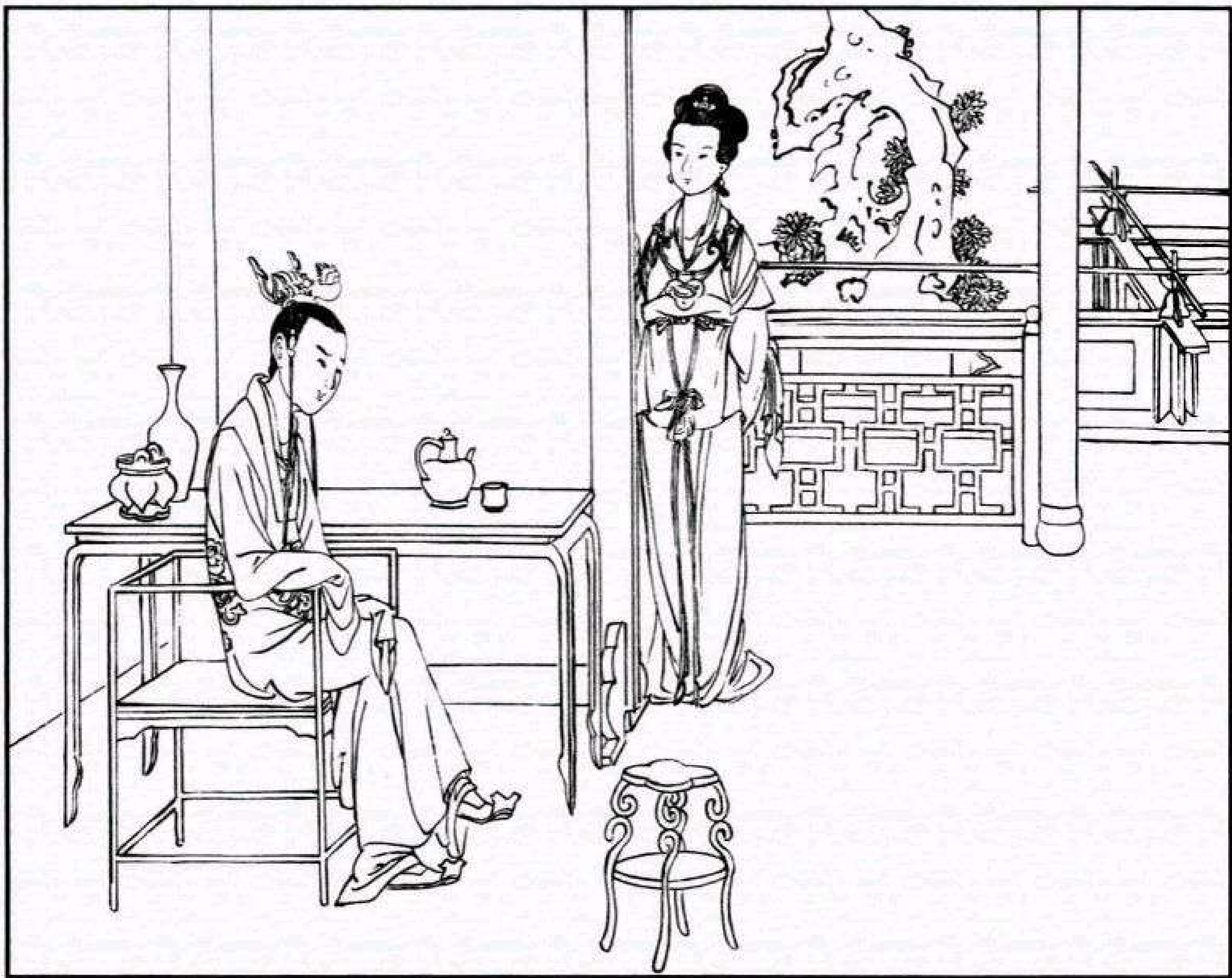




袭人道：「二爷，我劝你死了心吧！白赔眼泪，也可惜的。」宝玉一言不发，回到屋里。袭人问他：「身上不觉得怎么样？」他也不答言，只摇摇头。



宝玉因思念黛玉，连日盼得一梦，不想总未如愿，又被紫鹃抢白了一场，心里更加不乐，不觉又将旧病勾起，整天不和人说话，只是呆呆的，竟有前番的样子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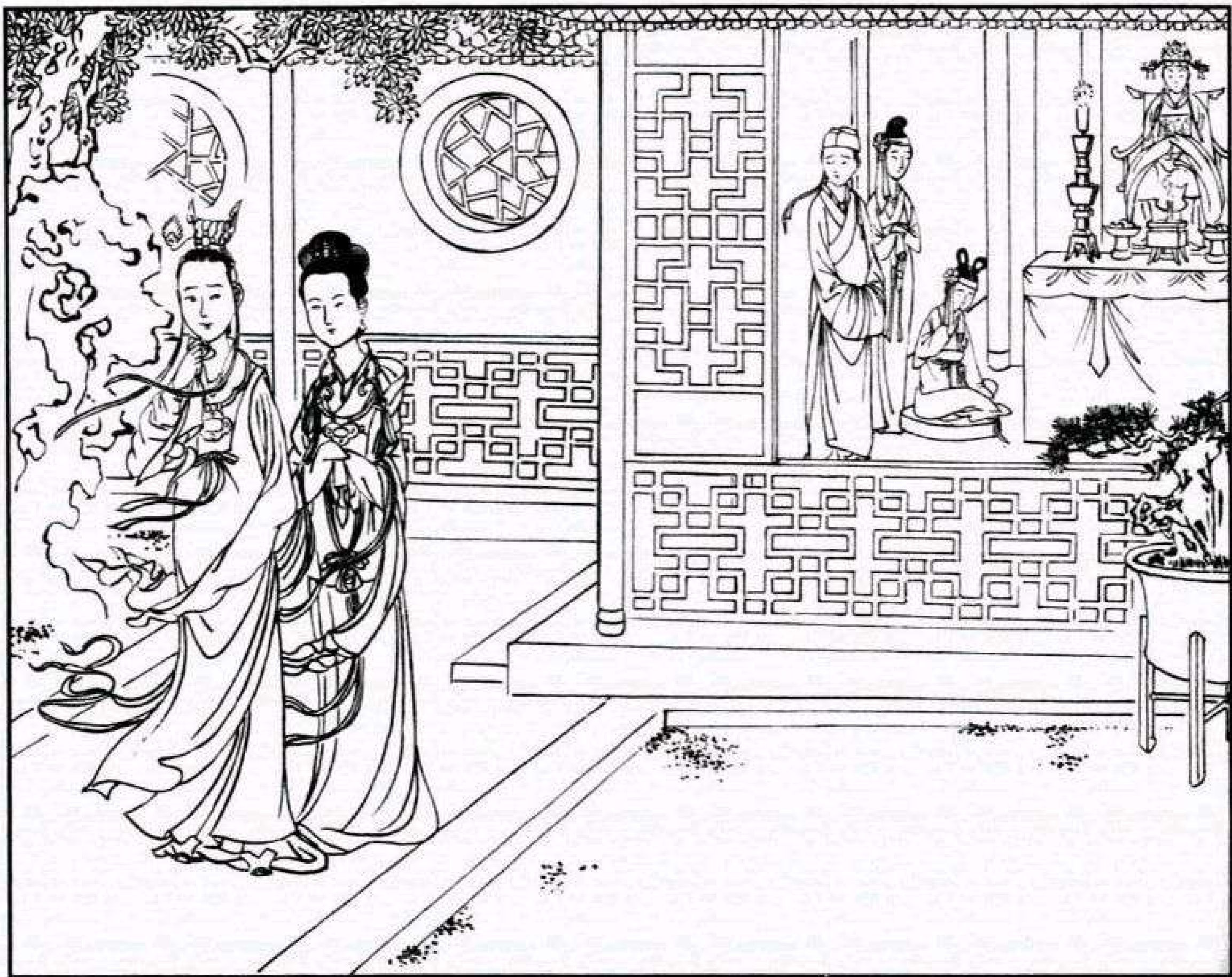


却说贾母素常身体健朗，这一时因积食受寒，生起病来。无奈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，病势竟日重一日，挨到半月光景，便去世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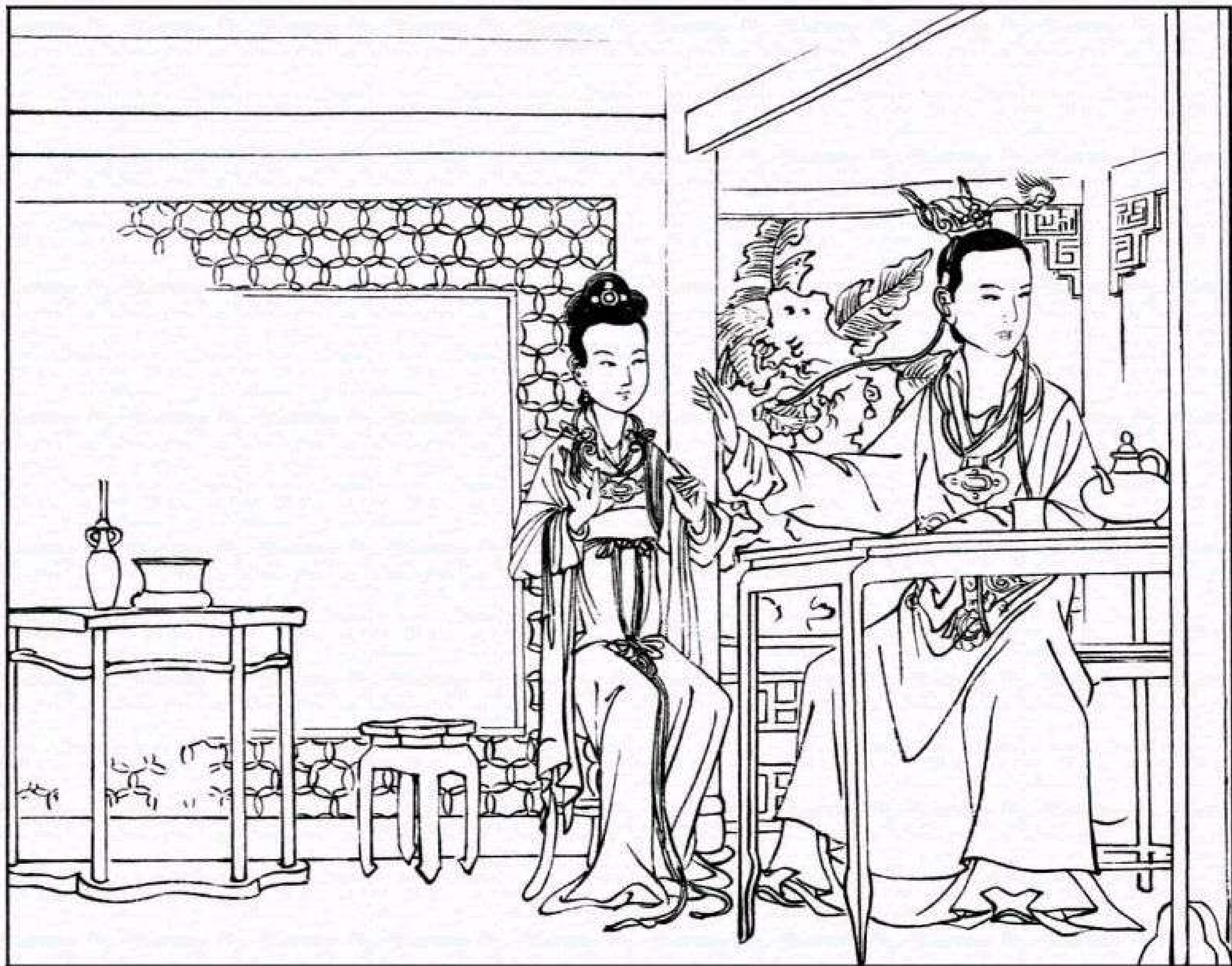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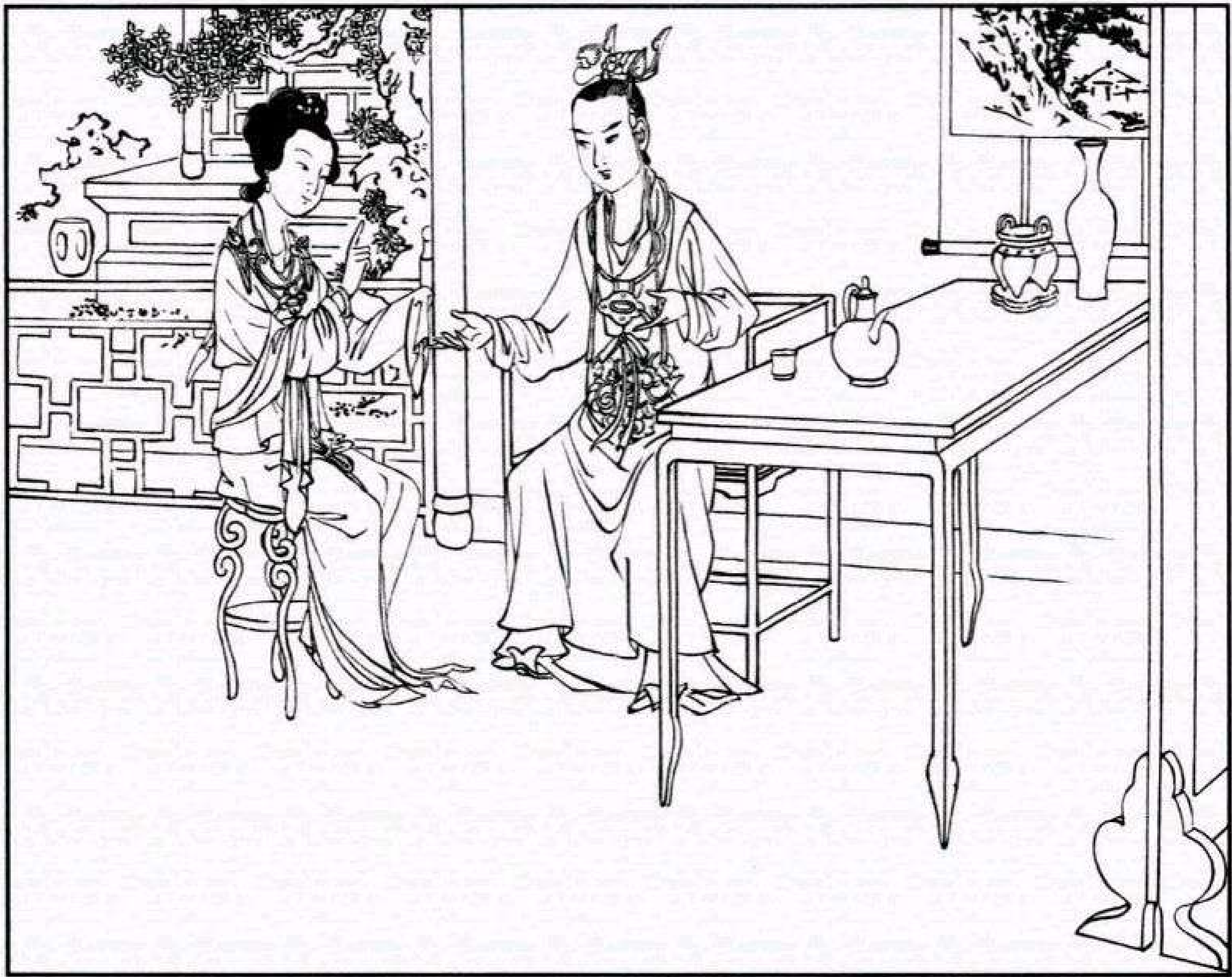
贾府上下悲伤，忙着殓殓开丧。不想这场大事忙下来，又累坏了凤姐，不久竟也病死了。那宝玉接二连三遭到变故，先还大哭几场，往后却想开了些，反而变得静起来。



这天，宝钗与宝玉谈到李纨的儿子贾兰，说：『年纪虽小，倒是十分用功，他做的八股文章，塾里老师都非常赞赏。』言外之意，自然是怪宝玉做叔叔的，反而不如侄儿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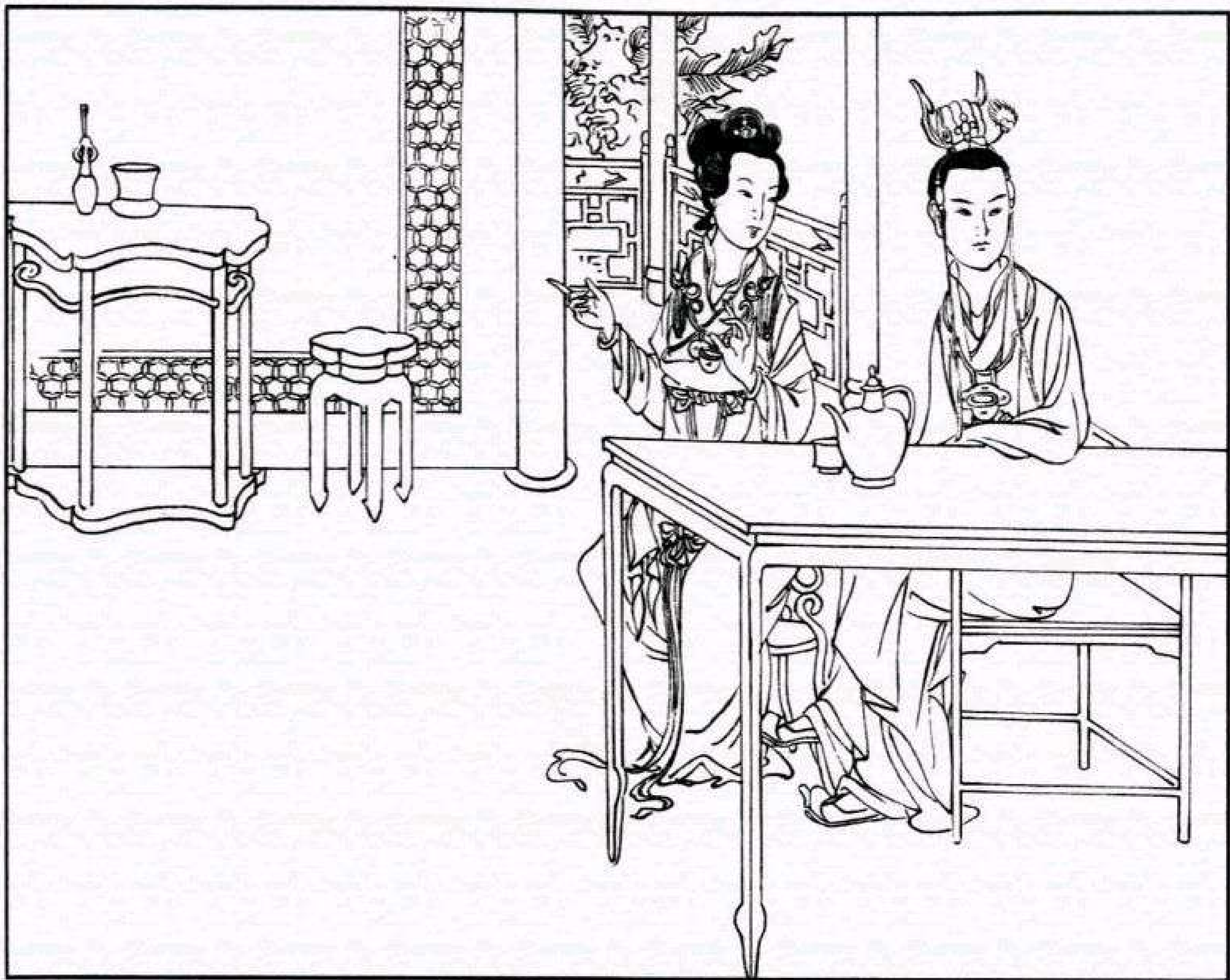


宝玉听得不耐烦，冷然道：「这有什么稀罕，大不  
了将来成个禄蠹（追逐功名利禄的人）罢了。」宝钗  
道：「你又编派人家。家里上上下下谁不赞兰儿有出  
息，怎么就见得也是个禄蠹呢？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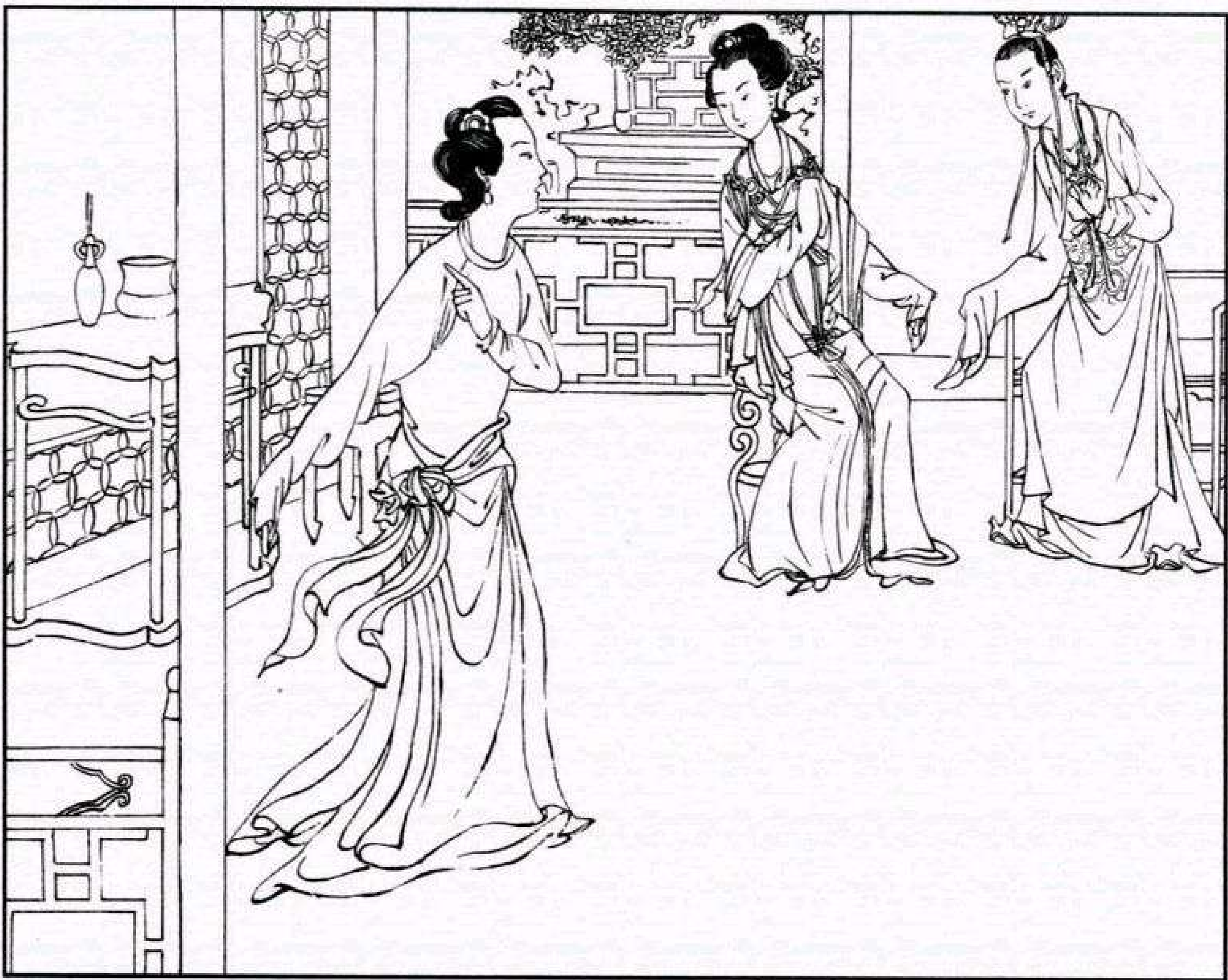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道：『这孩子年纪那么小，可是平素跟我说起来，却是满口文章，又是什么「仁义道德」，这样的人可不是禄蠹么？』



宝钗见他又说『呆话』，正色道：『你的话真叫人又好笑，又好气。论起荣华富贵，原不过是一过眼烟云』，但自古圣贤，总以为人品根底为重。谁像你，自己没有志气，倒说人家是禄蠹。』



宝玉愈听愈不耐烦，索性闭住口，让宝钗一个人说去。不多一会儿，忽见丫头来回：『老爷叫二爷快去呢。』宝玉听说，慌忙披上外氅跟着丫头过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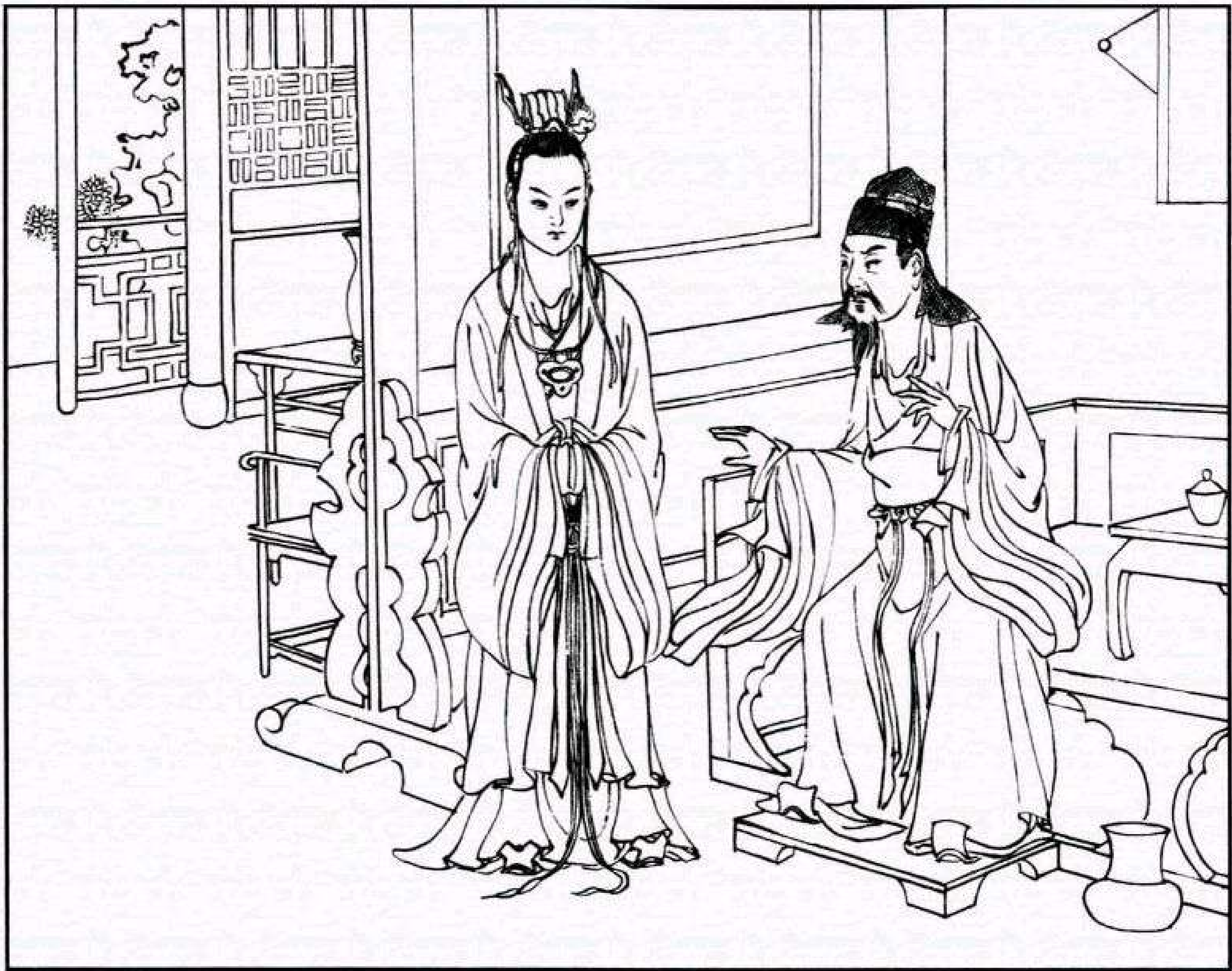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宝玉赶到贾政那里，请了安，才知道父亲要送老太太灵柩回南方安葬，就要出门；贾政见宝玉气色似乎比前时好了些，倒也安心。



贾政道：『我要离家好些日子，这会叫你来，不为别的，你成了家，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今年是乡试的年头，得赶紧把文章温习温习，能够中一个举人，也好赎一赎你过去荒嬉的罪过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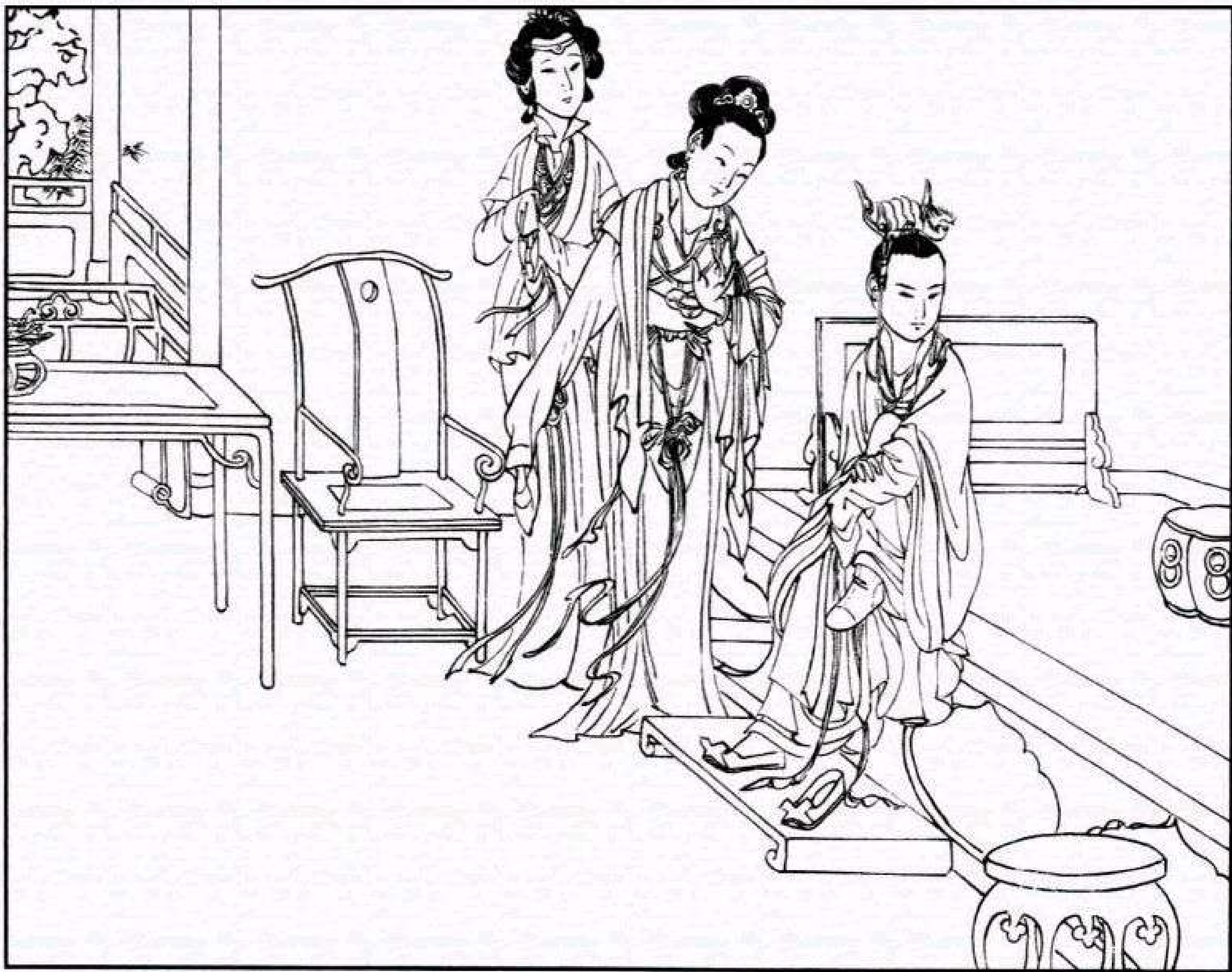


宝玉一溜烟回到自己房中。宝钗听说是耍他去应试，乘机劝道：『从老太太到老爷太太，哪个不希望你上进，能够撑住这个门户，你却全然不管的样子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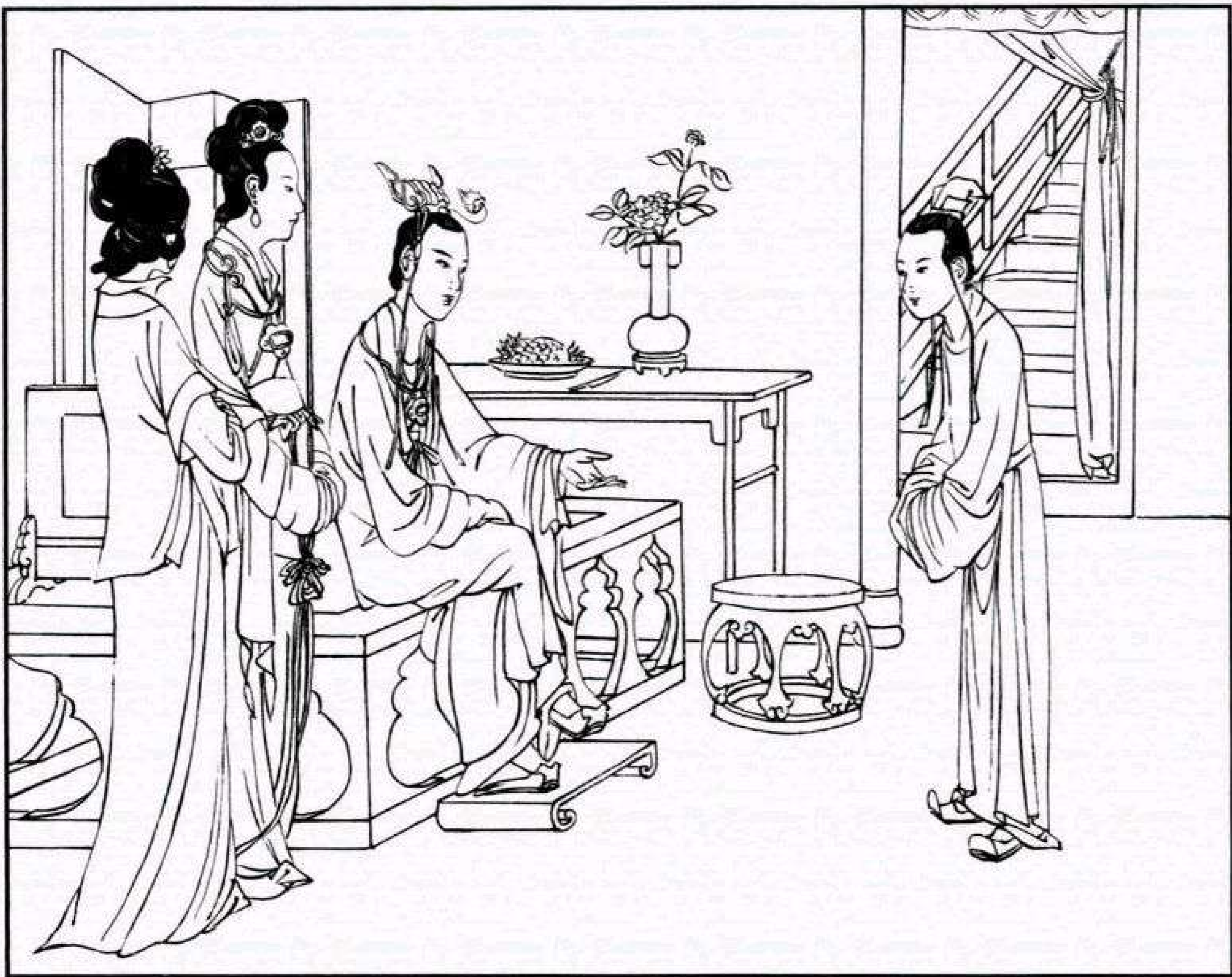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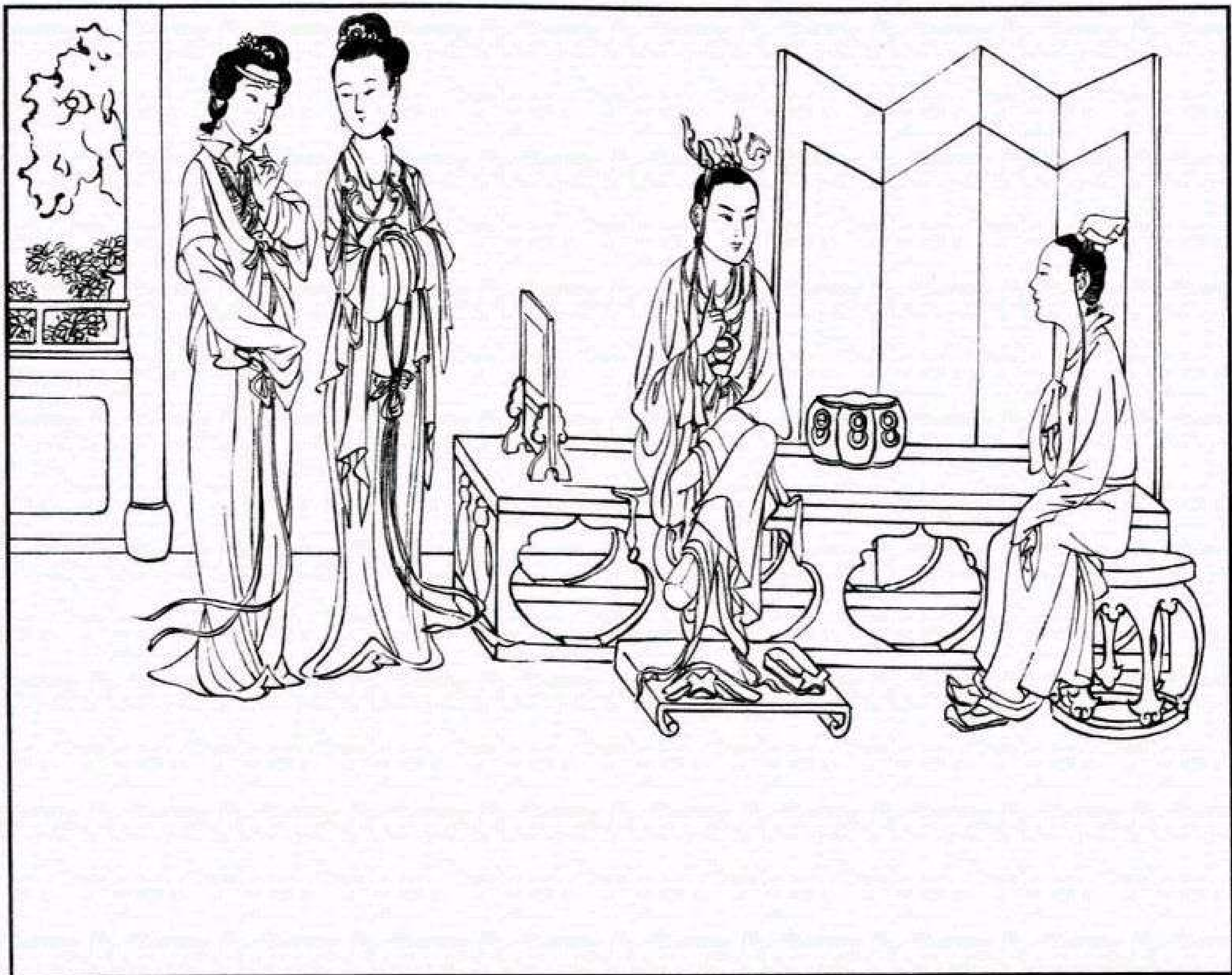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也不答言，只是仰头微笑。宝钗又劝道：『你既理屈词穷，我劝你从此把心收一收，好好用功。能博得一个功名，不说什么荣宗耀祖，也不枉我们一番苦心啊！』



宝钗还要说时，只听有人隔着窗户问道：『二叔在家里么？』宝玉听是贾兰的声音，便应道：『你进来吧。』贾兰进来，规规矩矩地给宝玉、宝钗请了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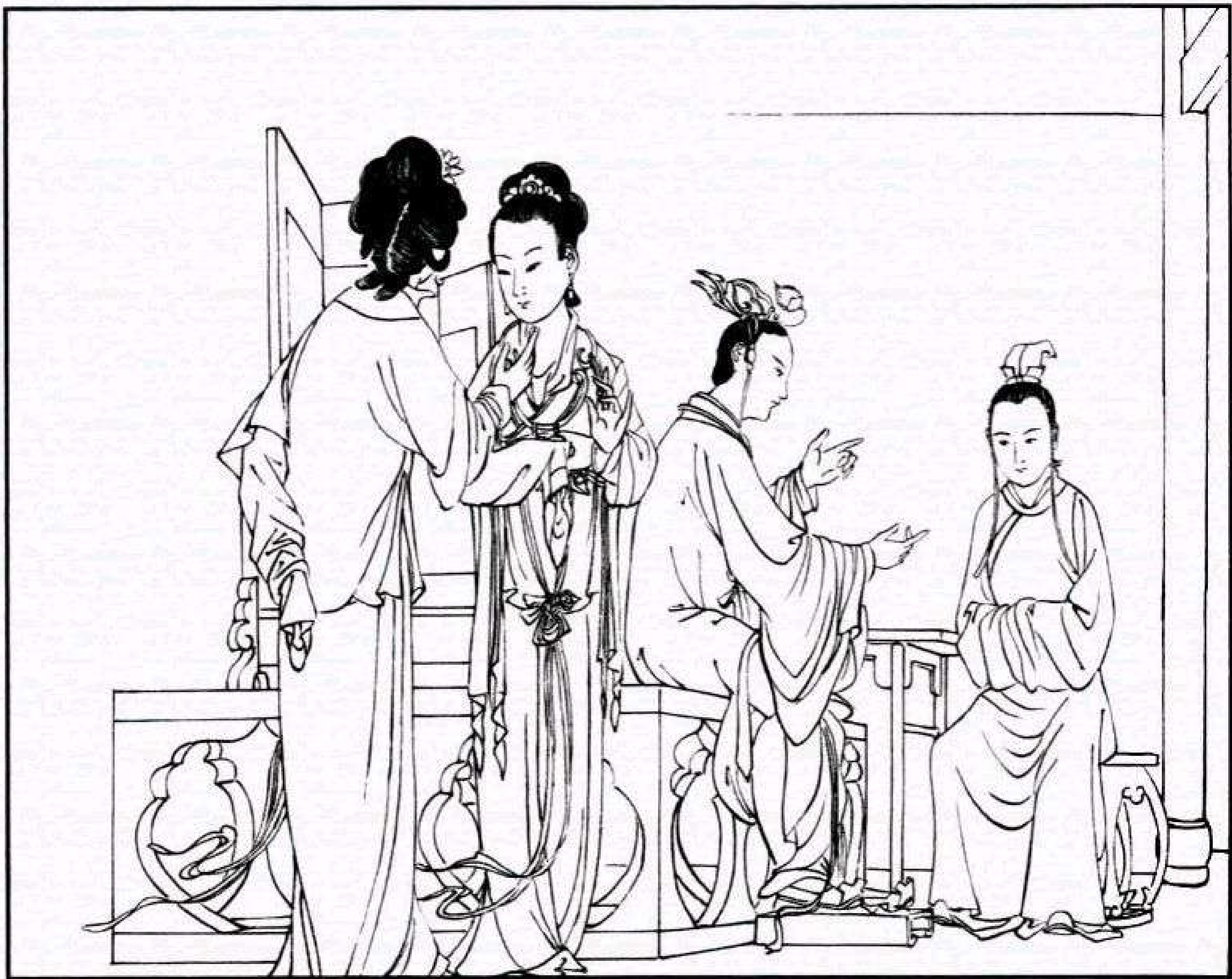


宝玉问道：『爷爷就要出门，见过了没有？』贾兰道：『见过了，爷爷还叮嘱我好生念书，过两年好去考功名哩。』宝玉道：『你的八股文章做得好，将来是有大出息的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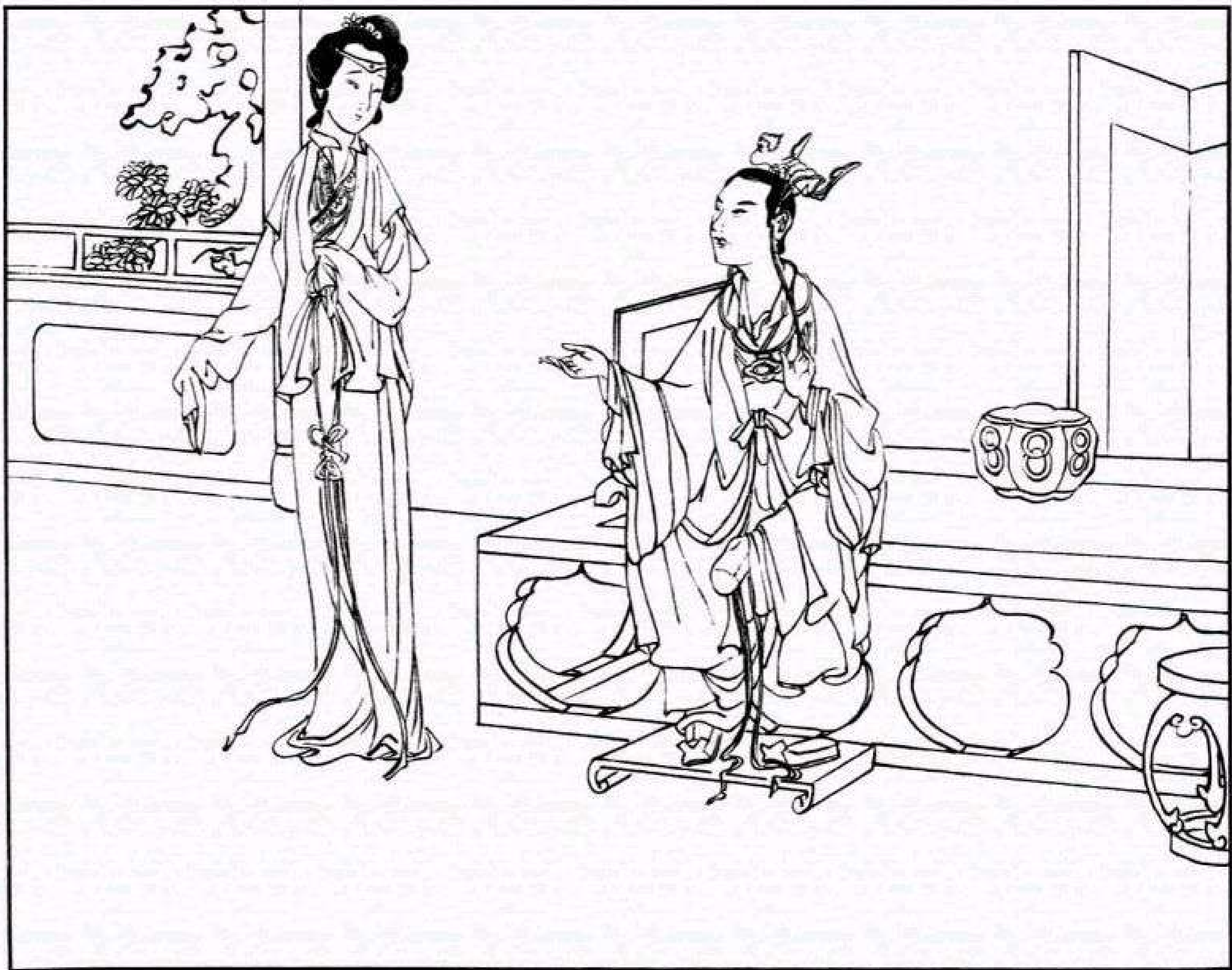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宝钗见他叔侄两个谈着八股文章，又谈到考场的规矩，心想：看宝玉的光景，或者悔悟过来了。袭人更觉欣然，悄悄对宝钗说：『阿弥陀佛，二爷肯上进，这是大家的造化。』



贾兰去后，宝玉如有所思，停了半晌，忽然叫了袭人过来说道：『我如今才明白过来，细想这功名何等重  
要，我怎好再糊涂下去。从明天起，一定要用功了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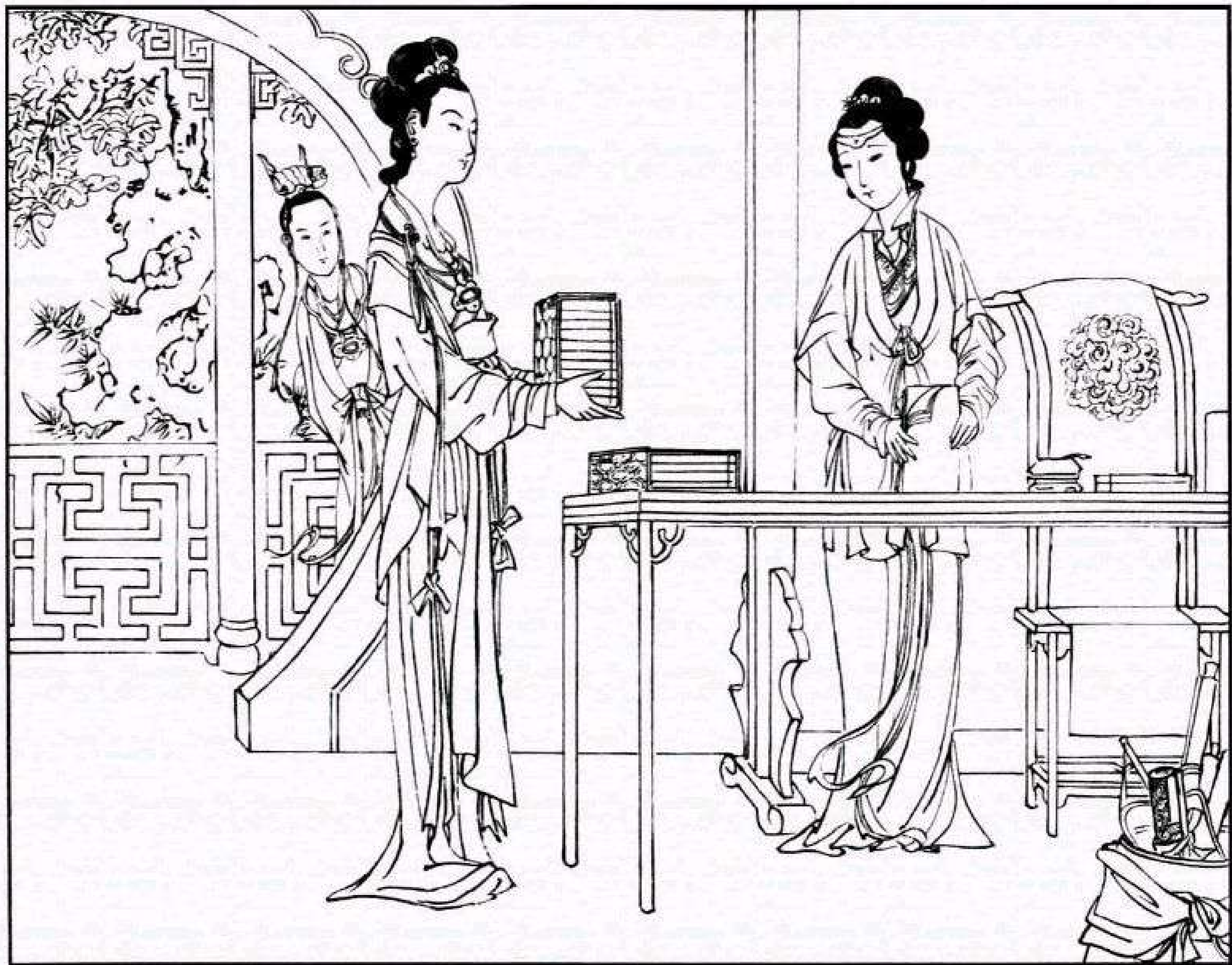


宝玉又说：『我此番进场，不但要博个功名，还要图个远大前程呢。你们快给我收拾一间书房，不要来打扰我，这会是真的下了决心了。』说罢，瞅着袭人只管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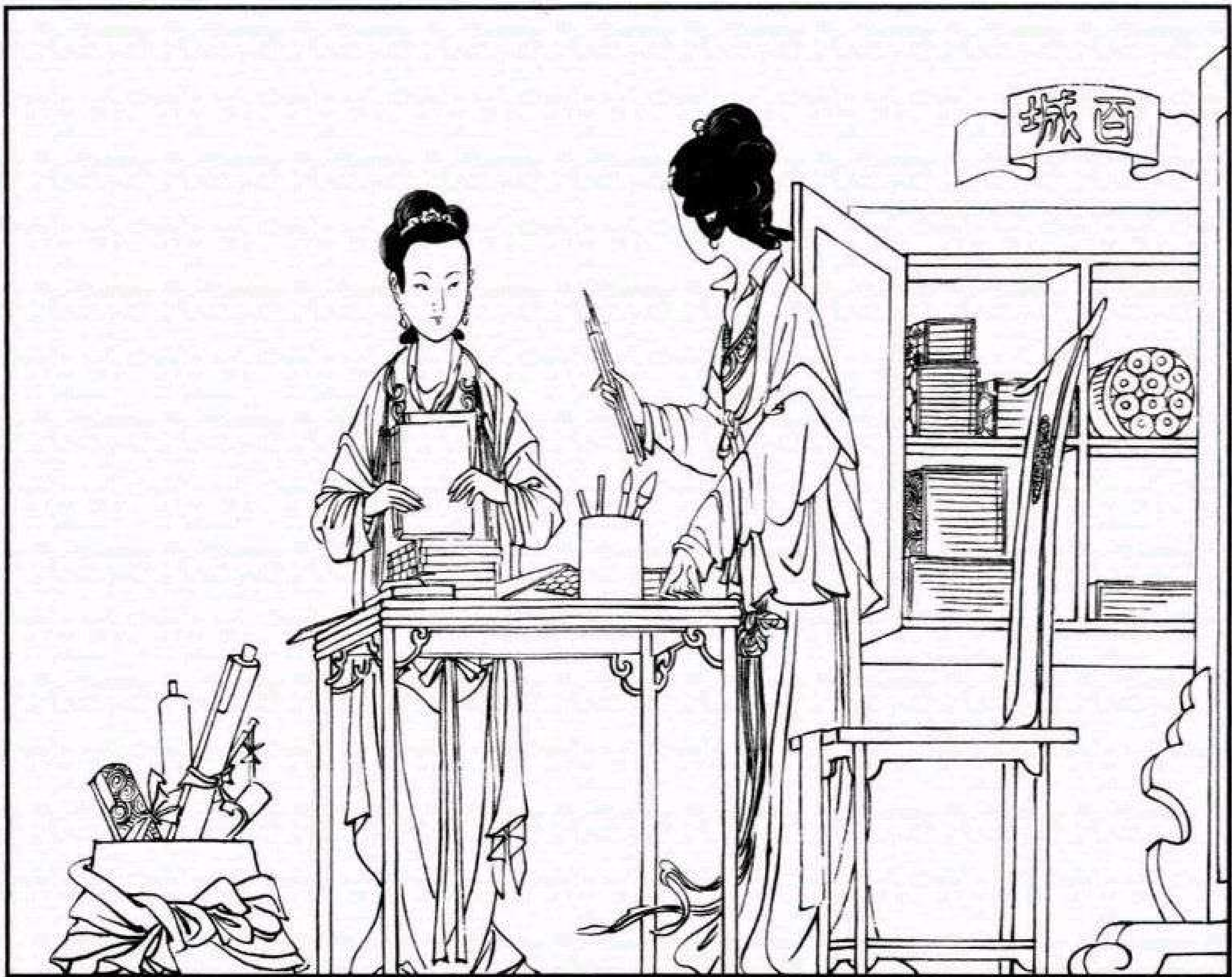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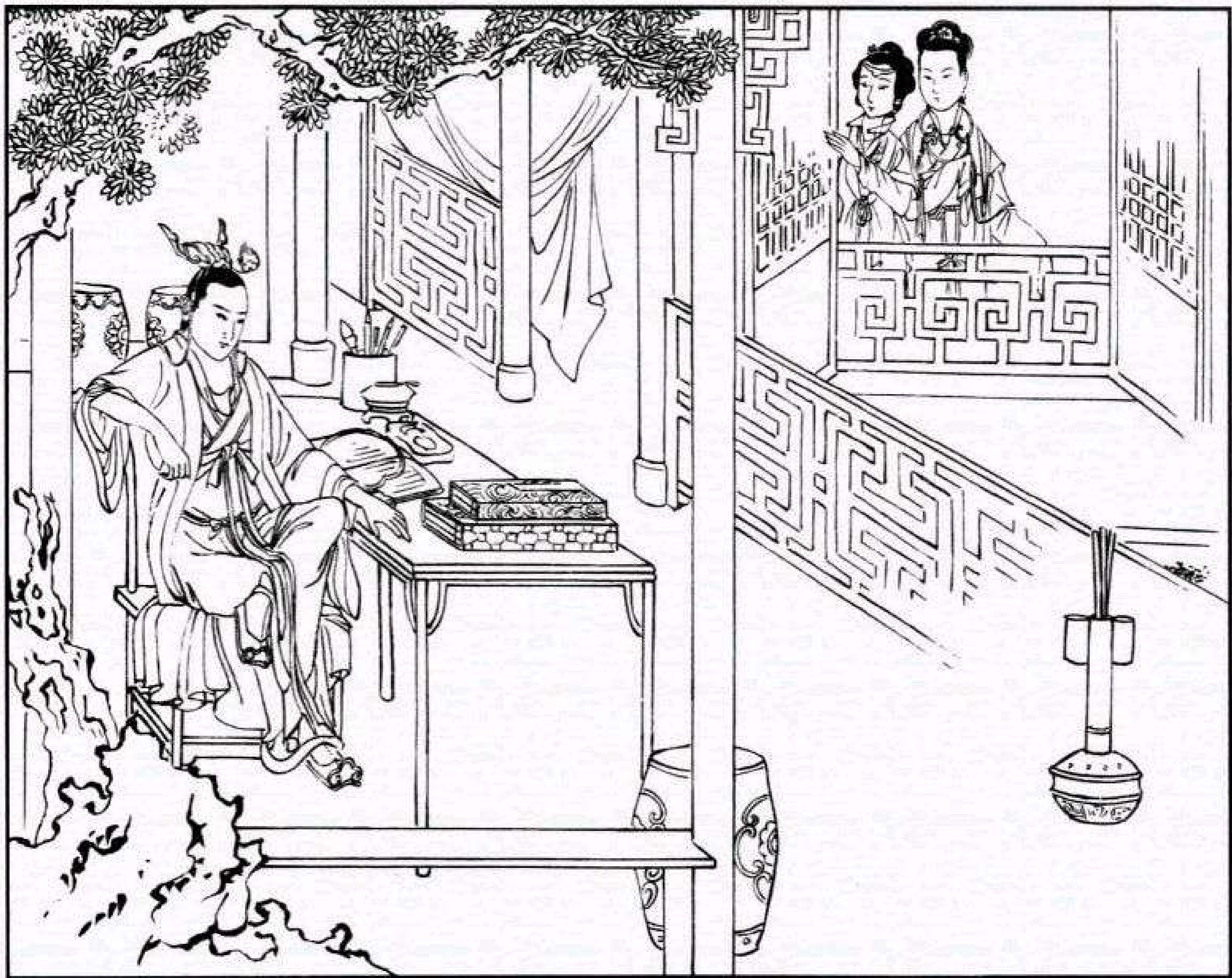
袭人见宝玉如此，自然高兴，忙给他收拾一间书房。又笑着向宝钗说：『到底奶奶会说话，一下就把二爷劝明白了，可惜迟了一点，临场太近了。』



宝钗点头微笑道：「功名自有定数，不在用功的迟早。但愿他从此一心归正，把从前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和行为统统改掉，让老爷不再生气，那就好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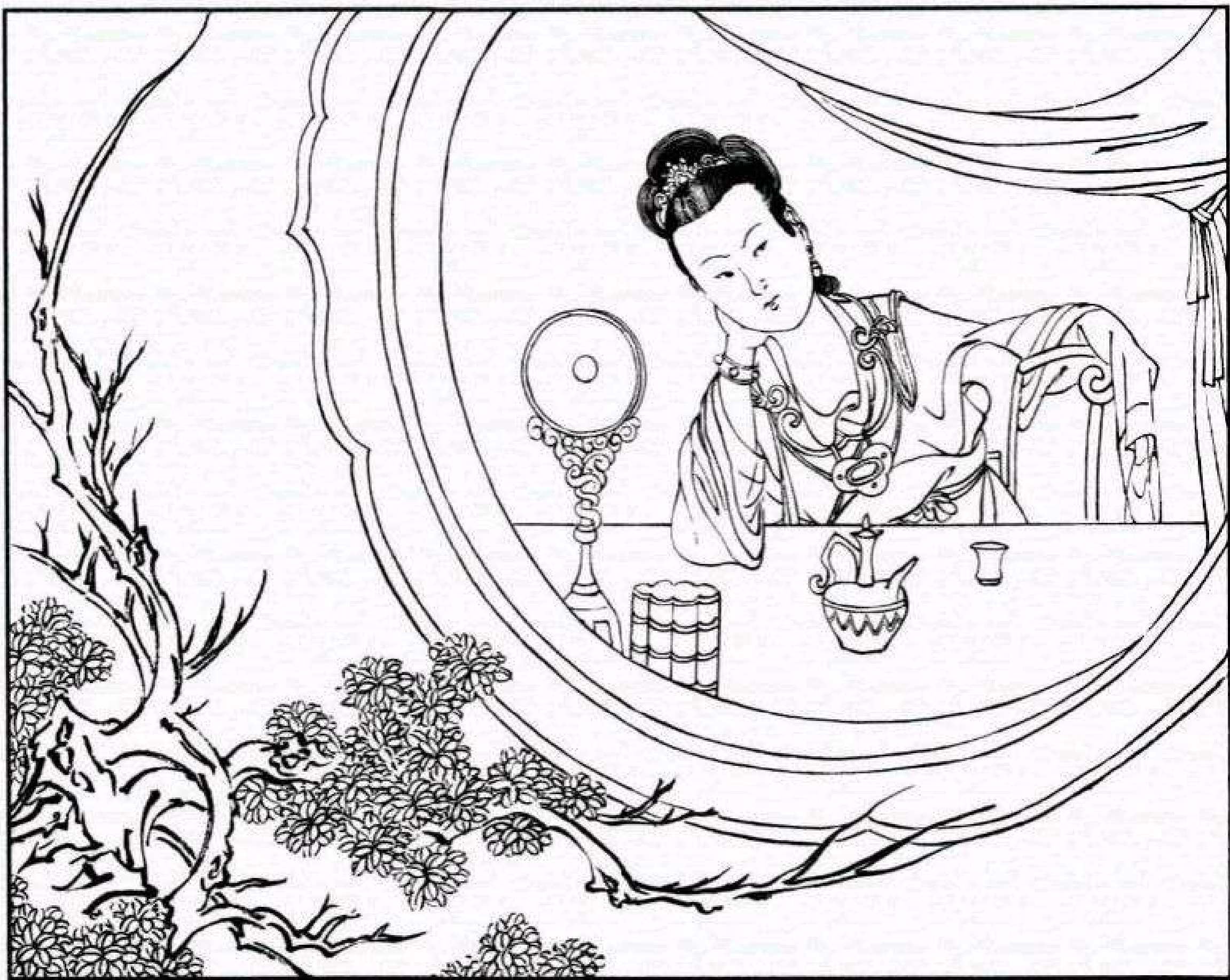


那以后，宝玉当真躲在书房里不出来，又不让宝钗、袭人等进去。大家只知道他在里面时而独坐出神，时而点头微笑，还当他在揣摩八股文章，也就不以为意。





转眼已近秋试，别人只盼宝玉此番一举成名，独有宝钗另有一桩心事。她觉得宝玉近来变了，有意无意间却有一种冷静，好是好，可是改得太快，反而叫宝钗有些疑惑了。



进场那天，宝玉绝早起身，赶着来辞众人。王夫人哪里舍得，含着眼泪叮嘱了好些话。只见宝玉一声不响，朝王夫人一跪，接连磕了三个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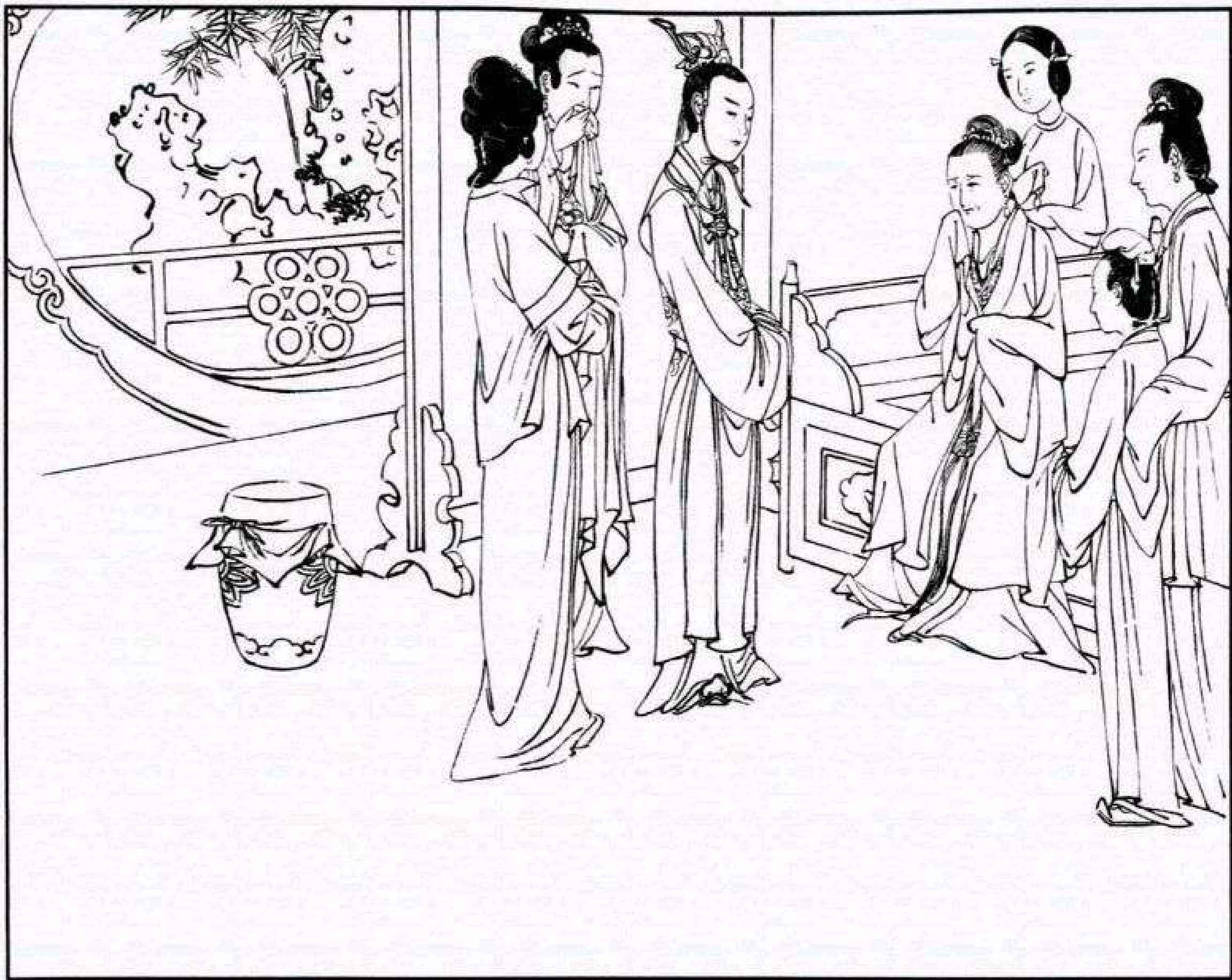


宝玉说道：『母亲疼我一世，我也无可报答，只有这次好歹中个举人回来，让大家欢喜。那时，便是儿子一辈的事也完了，一辈子的不好，也都遮过去了。』





王夫人听了，更觉伤心，说道：『可惜你父亲不在家里，要是知道你改得这么好，不知如何高兴呢。』宝玉道：『横竖老爷总会知道的，也不在乎这会子片刻的高兴。』



李纨见大家相对落泪，竟是生离死别的样子，连忙过来劝道：『太太，这是大喜的事情，为什么这样伤心？让宝兄弟早些进场，我们等着报喜就是了。』



「姐姐，我要走了。你好生跟着太太，听我的喜信儿吧。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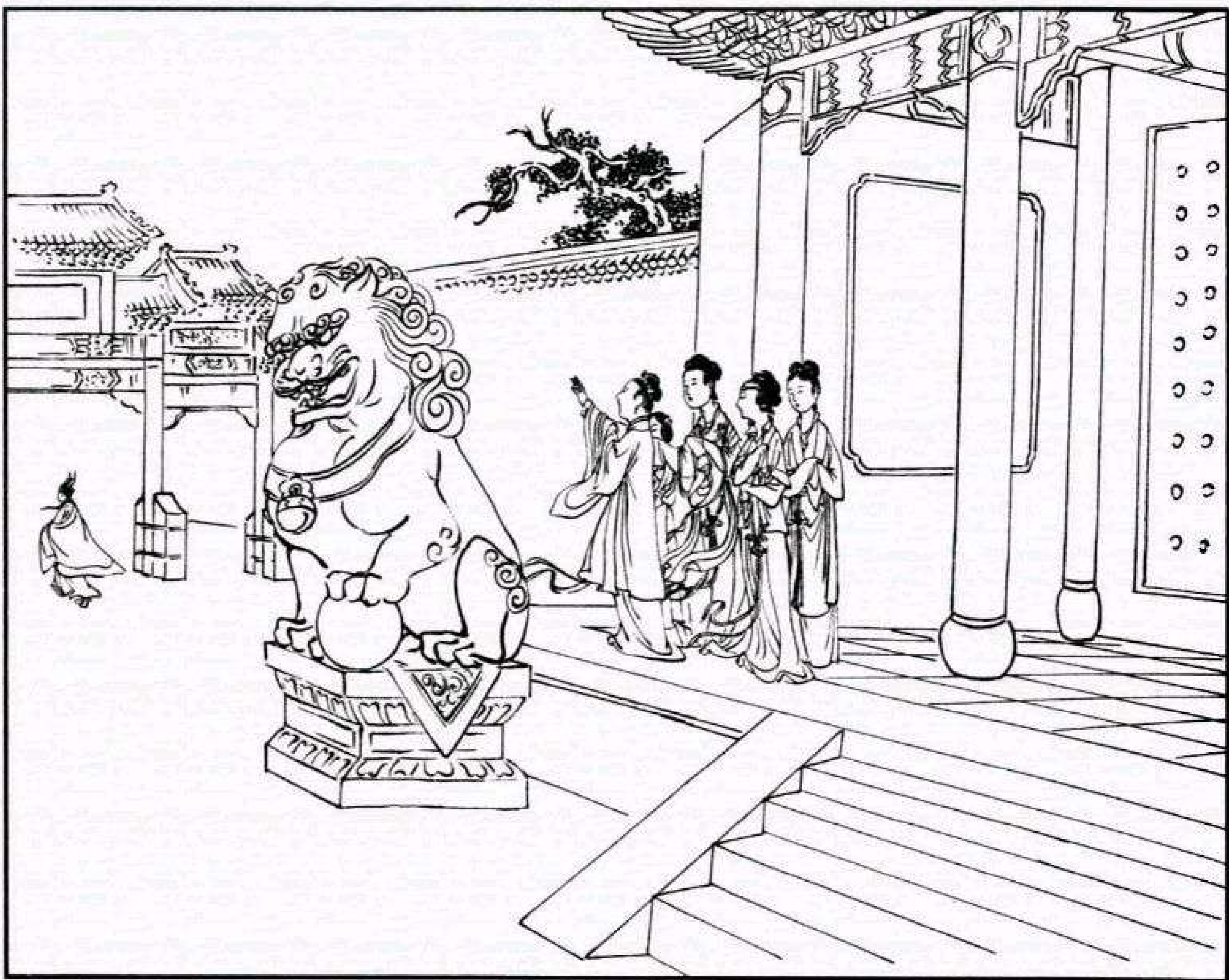
宝钗见宝玉今天说话都像是弦外有音，满腹狐疑，却又不便问他，便道：『是时候了，你不必说这些唠叨话了。』宝玉道：『你倒催得紧，我自己也知道该走了！』



众人都以为宝玉从未出门，心里难受，所以言语举止有些失常，不如催他走了完事，便也一齐说道：『去吧，你再胡闹就要耽误时辰了。』



宝玉仰面大笑道：『走了！走了！不用胡闹了！完了事了！』说着，头也不回，出门而去。宝玉并没有去考，他借此离了贾府，从此便不知去向了。





## 宝 玉 出 走

红楼梦之十八

---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潘勤孟

绘画 王靖州
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 麟

---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16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

---

ISBN 7-5322-4403-2/J · 3992

总定价:210.00元